

峴內澗而抱水。東向如珙。峴下掉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為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峴之後。石聳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激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宕。當路左。其東峴激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為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踰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村者。尚隔一筭。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廳半里。抵三家村。聞老嫗指奇樹在村後田間。

又半里至其下。其樹南臨深岫。而南幹半空。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開。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開開花。蒼山上。開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雪。洱海。月。上。開。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村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夫衛。入即舍。而晚食已熟。劉君所

倩担夫已去。乃另倩為早行計。

十一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為龍首關。蓋點蒼山北岬之第一峰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為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卧牛溪始。而北盡于天馬。南峙者為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于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首。當山南。而北。則是。及以龍尾為首。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為榆城北門鎖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仍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

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為坑者也。南二里。過茅峽之南。有村當大道之右。曰波羅村。其西山麓。有蝴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担先趨三塔寺。投何栗阿所栖僧舍。而余獨從村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激根竅而出。清冽可鑒。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激根而出。二泉匯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蛺

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于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群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陸叅戎即為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蝶。蝶即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于已落。一恨于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圍其葉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躡。其坡甚

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為險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蝴蝶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躡。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于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純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艷奪目。下瞰崖與南峰。又駢峙成峽。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

此。岷。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  
又。西。上。二。里。岷。石。愈。截。業。對。崖。亦。穿。環。駢。繞。蓋。前。  
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峰。俱。迴。合。矣。又。一。里。盤。  
岷。漸。比。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岷。飛。蹇。刺。空。下。岷。倒。  
影。無。底。導。者。言。上。岷。脰。間。有。洞。曰。大。水。下。岷。脰。間。  
有。洞。曰。古。佛。而。四。睇。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  
上。岷。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為。之。塞。遂。由。度。石。之。  
西。扳。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  
若。裂。罅。高。而。不。濶。中。分。三。層。下。層。墜。若。簪。井。俯。窺。  
宵。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燭。燈。而。入。甚。深。

今。級。廢。燈。無。不。能。下。矣。中。層。分。辨。排。榜。內。深。三。丈。  
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榭。坐。其。內。隨。峽。引。  
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岳。之。石。儼。如。龍。  
首。倒。懸。寶。絡。中。挂。上。層。在。中。洞。右。岷。之。後。盤。空。上。  
透。望。頗。齊。窳。而。中。洞。兩。岷。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  
夾。處。兩。岷。中。湊。左。岷。前。削。石。痕。如。猴。少。利。其。端。首。  
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岷。以。入。上。洞。但。右。岷。歇。  
側。與。左。岷。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  
亦。僅。點。半。趾。躍。涉。甚。難。昔。亦。有。橫。枝。之。渡。而。今。無。  
從。覓。余。宛。轉。久。之。不。得。渡。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

一僧栖此崖間。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疊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免闕塞。余謂不闕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門。捫崖直上。崖亦迸隙成門。亦南向。高而不濶。與下洞同。但無其層疊之異。峽左右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峽窮而跬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外聳石片。中刊如蓋。幻以手摸之。內員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痕。白側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視玩既久。乃復下度石。導者乃取樵後峽去。余

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歧。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為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街。則龍首關來大路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廩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峰。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而重。比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抱而出。又從洪

圭後再起為南重。自無為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  
盡。洪圭之後即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  
東出者為某村。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為鷲鼻嘴。  
即羅刹石也。不特山從此疊兩重。而海亦界為兩  
重焉。十三里過某村之西。瞻有路登山。為花甸  
道。東瞻某村。居廬甚富。又南踰東拖之峒。四里過  
二鋪。又十五里而過頭鋪。又十三里而過三塔寺。  
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小乃即相望于門。僧覓  
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復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  
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于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

思悄然。

十二。覺宗具騎挈食。候何君同為清碧溪遊。出寺即  
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即郡城  
之西門。其西山下即漢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  
泉。一方在坡岫間。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  
冽不減慧山。覺為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  
云。泉中落日。始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為一塔  
寺。前有諸葛祠。併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峰。六  
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峰東環而下。又二里。盤峰  
峒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中西望。重峰卷映。

最高。峰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岳如足。練界  
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即清碧之下流也。從溪西  
踞峒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峒之上。為阮尚賓之  
墓。從其後西二里。踞峻凌。其峒高。穹溪上。與對  
峒。駢突如門。上聳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  
嵌于上。俱逼仄深窄。路緣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  
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于溪側。願僕亦止焉。  
余與巢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  
有巨石蹲澗旁。兩崖峽石。俱推削如夾。西眺內門。  
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後峰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

疊如挂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報解。篋酌酒。凡三  
勗酬。後西半里。其水搖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  
燦然。頗饒烟雲之致。于是盤崖而上。一里餘。北峯  
稍開。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過  
循澗西向半里。直逼夾門之下。則水從門中突。崖  
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為澄潭。廣二丈餘。波光瑩  
映。不覺深而突。崖之槽。為水所汨。高崖丈餘。膩滑  
不可着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踰上。峒而何  
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踞峰  
槽。與水爭道。為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

其項。亟躍而出。踞石紋衣。扳比岨。登其上。下瞰。余  
失足之檣。雖高丈餘。其上檣道曲折如削。膩滑尤  
甚。即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借也。再踰西岨。  
下觀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  
黛。炤耀岨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  
有。潭三面石壁環高。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恭  
天。後而即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穎突。下  
與兩旁。聯為一石。若剖半盞。並無纖隙。透水潭中。  
而突穎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漉。拋岨下墜。而  
水自潭中輒束面而溢。轟倒檣道。如龍破峽。余從

岨端俯而見之。亟投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  
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莹徹。並解溼衣。曝石上。  
就沆瀣。且就日曝背。冷堪滌煩。暖若挾纊。何君父  
子亦石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岨日西映。衣亦  
漸乾。乃披衣復登岨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即潭  
左環岨之上。其北有覆岨度空。可當亭榭之憩。前  
有地如掌。平甃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陰逼不能全  
見。既前。余欲從典內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  
峰。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于  
休馬處。余遂轉北岨中。岳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



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  
餘。踰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岨石壁。  
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  
岨。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岨架空。度為  
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之下。正門  
內之第一潭所匯。為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  
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復北斷。乃趨其級南墜澗  
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  
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岨  
又駢對如門。下有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

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瀦其中。亦澄碧淵淨。  
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壁之上。水從上澗垂  
下。其聲潺湲。不絕。而前則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  
余急于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于是無  
纖流。然塊石銜滌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  
者踐之。巨者拔之。更巨者則轉夾而梯之。上躡兩  
岨。危轟直夾。稱極雄厲。漸上二里。礧石高穹。滑不  
能上。乃從北岨轉陟箬中。岨根有小路。為箬箬所  
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  
枯于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踰。余

不信。更從叢篁中披跡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  
漸密。路斷無痕。余莽披之。去中解衣。投竹為絙。復  
踰里餘。其下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與垂雪後峯。  
又界為兩重。無從竟升。聞清碧澗有路。可逾後嶺。  
通漾澳。豈尚當從澗中歷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  
乃亟下。則負芻之樵。猶匍匐箬中。遂從舊道五里。  
過第一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隨水而前。觀第二  
潭。其潭當夫門逼束之內。左崖即陽橋高橫于上。  
乃從潭左扳磴隙。上陽橋。踰東嶺而下。四里至高  
穿之岬。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

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飯于此。遂  
啜之束出。三里半。過阮墓。從墓下渡澗。由澗南東  
向上嶺。路當南踰高嶺。乃為感通問道。余東踰其  
餘支。三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  
踰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望岵而登。竟無路  
可循也。二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西行。三里。乃稍下。  
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為宕山。而  
感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  
房。而三塔列于兩旁。搃以寺前山門為出入。感通  
隨岵逐林。各為一院。無山門搃揖。而正殿所在。與

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于何所。方遯房探問。中一房曰。斑山乃揚升庵寫韻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建醮設法于前。知必不在。乃不問而去。後有一人追至。留還其房。余告以欲覓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後行。余視其貌似魯半面。而忘從何處。諦審之。知為王廣虞。乃衛侯之子。為大理庫生。向曾于大覺寺會于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與其父千侯同修荐于此。見余過。故父子相諭。而挽留余飯焉。飯間。何君

亦令僧來招。既飯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興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鶻花盛開。各院無不燦然。中庭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某歸雲南詩十二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

開僧遂蒙厚眷。後從大江還故土。帝親洒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臣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溪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為淪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登嶺。覓波羅岩。寺後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即後山所謂筆架山之東峰矣。一分歧向西南。溯寺

南第十七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岩。波羅岩者。昔有趙波羅柶。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于方石上。故後人即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為拜臺。時余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即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歧向西南而登。四里。踰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夾澗為閘。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猶比山西入。又一里。比山有石。橫疊成岩。南臨深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揲天而尖。峯崿。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此之西有僧

構室三楹。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岩石下。亦饒幽  
人之致。僧為淪茗炙麪為餌以啖。久之乃別。從  
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于斑山。乃復入  
而觀。馮韻接。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  
存跡。周升庵遺墨。尚有二扁。寺僧恐損。剝藏而不  
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盃而別。其前有龍女樹。  
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潤  
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大于玉蘭。亦木蓮之類。而  
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  
折。予僅折其空枝以行。于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

道。有二小塔峙而夾道。以出大道。即龍尾關達郡  
城者也。其南有小村曰上睦。去郡尚十里。乃遵道  
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郡城南門。經大街而  
北。過鼓樓。過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即已  
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過吊橋而北。折而西北  
二里。暮入大空山而宿。  
十四。觀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  
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峯峦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  
明辨而已。因與何君遍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  
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

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為三塔。四旁皆高松  
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  
壯。而四壁已頽。簷瓦半脫。已岌岌矣。樓中有鐘極  
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為蒙氏所鑄。其聲聞百八  
十里。樓後為正殿。後羅列諸碑。而中溪所勒黃  
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為兩珠觀音殿。乃立  
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為範。肩以下  
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與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  
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迴廊諸像亦甚整。而  
廊傾而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為淨土庵。即方丈

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間。各方  
七尺。厚寸許。比一方為遠。山澗水之勢。其波沆滌  
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度尾汀烟閣。南一方為高  
峰疊嶂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  
真寺碑趺枯梅為蒼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門  
內。二門有碑屏  
一座。其比趺有梅一林。倒披垂趺。開石  
色點淡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  
莫如張順寧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  
妙。更逾于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  
一家皆為俗筆。而画苑可廢矣。張石大徑二尺。約  
五寸。塊硯。皆赤  
俱絕妙。着色山水危峰。斷壁飛瀑。隨雲雪。映水  
層臺。遠志筆。靈異雲。皆能活。水如有聲。不特五

色燦然。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青真寺則新製。以為欄壁之用焉。其菴前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鞞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為閣。而竟無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圮。令人悵然。

十五。是日為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于城西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祇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夷物亦無不至。聞

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食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村。止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十家。今惟南戶尚存。取石之處。由無為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脉自峰頂連乃得佳者。又西上三塔為業。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銘墓。乃下馬拜之。中銘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為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為滄桑耶。由西石戶村入寺。飯。同策阿趨街。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兩霰大作。街子人

俱奔還。余輩亦從之還寺。

十六。巢阿同乃即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能乃  
即。訊其寓。得于閔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  
已同劉陶石同往街相馬矣。余乃仍入西門西向  
一里半。入漢武場。俱結棚為市。環錯紛紜。其北為  
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而馳于中。吏隊以覘高下  
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  
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遇覺宗。為飲于市。且覓麪為  
飯。觀場中諸物。多棄多毡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  
足觀者。書乃吾鄉所為。學堂諸編。及時文教種。無

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  
勝。目下迤漸熱。先為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即南  
入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即已先趨馬  
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即而辭呂。觀永  
昌賈人賣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乃覓  
麪為飯。後覓頽僕不得。乃返寺。而頽僕已先在  
矣。

十八。由東門入城。定中買竹廂修舊篋。再過呂寓。叩  
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為覓担夫。余乃返。



十九早過呂寓。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廣虞父  
子。蓋王亦劉戚也。五家在西南城角內。其前即清  
真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  
即所謂回堂也。殿前檻陛窓櫺之下。俱以蒼石  
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  
石。還寺所定夫來索余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  
行。余索其定錢。仍指不即還。令頽僕往追。抵暮返。  
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晨起。候夫不至。余以其谿壑無厭。另覓寺僧為負。及  
飯。夫至。辭之。索所昇。彼展轉不還。余乃以重物寄

覺宗。令頽僕與寺先行。余乃入西門。自索不得。乃  
往索于呂揮使。乃即呂乃應。還余仍入清真寺。觀  
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無花。白紋黑質。尚未能如  
張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  
西山而南。過五里。七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  
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夾道。曰上睦。又南則西山。巍  
峩之勢少降。東海灣環之形漸合。十里。過陽和舖。  
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亘而西。海南盡于其麓。穿  
西峽而去。西峽者。南即橫亘之山。至此愈峻。北即  
蒼山。至此南盡。中穿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

乃就所穿之溪。城其兩崖。而跨石梁于中以通往  
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之南則大道東自趙  
州西向漾漢焉。既渡橋出關南。遂從溪南西向行。  
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搖。其中如線。遙睇其內。  
崇峰北繞蒼山之背。壁立灣環。掩映殊異。破峽而  
入。又二里。南峰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峰一支如  
渴咒下赴。兩崖相粘。中止通一線。剖石倒崖。始行  
峽中。縫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  
長丈五尺。而峽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  
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

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風雨大至。北三  
里餘。有數家倚西山。下是為潭子舖。其地為趙州  
屬。北五里。轉而西。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峽未入。是  
為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四三家倚西山下。  
是為茅草房。溪兩旁至此始畧斷崖之態。然猶枯  
槁之綴于箐底也。是日喻道自漾漢下者。趙州大  
理蒙化諸迎者。踉蹌兩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尚五  
里。計時總下午。恐橋邊旅肆。為諸迎者所踞。遂問  
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廿一日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

教也。北向仍行溪中。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上。亭  
已半圯。水湍橋下甚急。是為四十里橋。東有數  
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為蒙化屬。蓋橋  
西為趙州。其山之西為蒙化。其山之東為太和。犬  
牙之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點蒼後麓行七里  
餘。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為合江鋪。  
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為隙。其南者  
余所從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濞峽也。其  
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形  
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尚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

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  
突。路北踰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尽  
之下。即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嶺  
者。四里。始有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既而盤曲西  
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  
圯。是為享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為最大。亦西  
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寔三流不止。漾  
水溪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踰一小嶺。共一里。  
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濞來。經此。即南與天生橋  
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泮山而下。瀾滄江

路溯其東岍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均南下之脉。至此而迤邐西南。盡于順寧之泮山。北行五里。有村居矣。而成巷。為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詩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矯首東望。忽雲氣迸岍。露出青芙蓉兩片。揀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岳叠映。雲影出沒。令人神往。亟呼願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之。即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

欣然願為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集余五里。抵山下。過一村。即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蚕豆為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踞峯而上。十餘里。且有二洞之勝。湏明晨為竟日游。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匙鑰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甚。飡飯。即扁其關。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蹙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壁湊。駢削萬仞。相距不踰二

丈其頂萬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難為陸陟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隨路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其喜過望益東過門下叢篁覆道：分為二一東踞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挹流分為二道擊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擦隙為懸窗形而勢甚束皆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通削無能上也

乃復上就<sup>東</sup>岐踞磴已又分為二一北上踞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汎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濤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即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岐踞磴始猶籐箬蒙茸既乃石崖聳突半里路窮循崖南轉飛崖倒影上逼濶闕下臨絕壑即石門之根也雖猿拔鳥翥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旧路返藥師寺窮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姑憇而草紀留為明日遊

十二晨起候飯。性嚴。束火負鐻。摘豆裹米。令僧僕分携。乃從寺后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踰嶺一里。路分二岐。一東上者為花椒庵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踰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之神徃。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嵌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即踞其上。尚不能遙望得之。蓋其內木石葺密。不

此外峯可以一覽盡耳。于是緣峒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峒間有顏垣遺構。為玉峰寺廢址。玉峰者萬曆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即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庵。從其後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過。乃緣支峽東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度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紉于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廢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為二道靜修

處。時二僧及僕俱燃火覓泉將為炊。余不及覓洞。先從閣後石獨工。蓋遙望峽後大山上聳三峰者。衆皆指為筆架峰。謂即東面清碧溪後主峰。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澗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竄勇直前。二里山石既窮。而土峰峻甚。乃拔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累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岫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從嶺脊燒痕處行。虎跡齒。即沙土間。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然外峯。

也。始知蒼山前後共峰兩重。東峙者為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峰分支西。夫臂合而前。奏為石門。但其中俱崩崖墜。派不復周。津俱下。盤夫箬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峰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壑澗底。其聲沸騰。其形夭矯。而上下俱為叢木。遙卷不能得其全。此即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嶺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即漾漢駟北之嶺。西盡于漾潭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亘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亘其西。

南為橋后水口者也。劍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則  
潭子鋪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為合江鋪者。  
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攬。則橫嶺鋪之脊。捫排闥  
西界。北接斜亘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  
之西向。惟東面內峰巖業。榆城即在東麓。而間隔  
莫逾。一以峰高。崖陡。拔躋既難。一以山剝。兩重中  
箐深。陷降。涉不易。聞此山北。岫中有大堡。白雲寺。  
可躋內峰絕頂。又南踰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  
之路。當即從分支。西下之嶺。猶度脊而上。無此中  
整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

即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乃循舊跡下。三里。忽悞  
而墜西北支。路絕。崖歎。無從懸墜。且空山杳隔。莫  
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  
尚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岐。且峻崖絕坂。橫度更  
難。有棘則蒙翳。無棘則流圯。方徘徊間。兩復乘之。  
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知玉皇閣在其下。余亦漫  
呼之。已遙相應。而尚隔一箐。樹叢不可見。路絕不  
可行。盤箐之上。脰二里。始得石崖。于是拔隙墜空。  
始無流墜之恐。而兩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  
之右。炊飯已寒。重滌湯而食之。闕左少下。懸崖之



間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西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濶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礪。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岬。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烟攬翠。俯掬轟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感。時兩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舊址。由歧下北。壑轉峽度塢。一里餘而得花椒庵石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簷而窒。

之。祇留門西向。而置佛于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後以窒洞者。窒樓則洞與樓兩全其勝矣。其北又有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間。若為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竊真之地。龕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闌。余規行脚。不能留此。為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即石洞所栖之人。每日登山。籠桶。晚負下山。鷲以為食。亦不能夜宿洞間也。

廿三晨起。為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履待之。近午雨稍殺。余挽草履。性嚴披毡送之。出藥師殿門。即北行二里。涉一枯澗。其澗自東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蒼山之後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行之坡。一里踰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溪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為漾溪。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而稍南。挹水直逼南山下。為硯頭村。亦存數十家。當硯之脰。路南向盤之。遂踞硯嘴而

而西半里。兩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于是倚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漾溪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鉄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長橋。即當街西跨下流。皆渡漾溪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為漾。洱海水為溪。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駟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涉漫水無涉。何以兼而名之。耶。豈漫水非洱海。即點蒼後出之別耶。然余按水出麓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共發源于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發源于

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為漾條。此又與勝條同名。亦非孛字之一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未即由此渡。不及北向。鐵橋渡。其中始覺湯。倍于泔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為永平道。望大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為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浙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綉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為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于是迴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

近。然所臨之峽。則在南。更西。踰坡。逶迤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為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村。當嶺脊。是為橫嶺鋪。之西。遂西。踰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嶺之脊。其岫夾隘如門。透其西。即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隨路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由北流。而東入漾。漾上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脈。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踰。夾隘。乃既度。而北。突之峰。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

北自羅均山分。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峰。由其北而東下者為橫嶺。而東盡于白木鋪。由其南逶迤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條水。而盡于兩水交會處。是其脉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流南轉。始循水東。峽下既渡其西。復涉其東。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崖直散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峽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二三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西崖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

東有數家倚東。峽下是為太平鋪。乃宿其敞樓。按志是水為九渡河。沿山繞流。上跨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于黃連堡。東南入勝條江。廿四雞鳴。其飯味真。即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乃逼。五里。導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峰西行。轉路于上。溪轉于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峽間廬舍最盛。是為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導北坡。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北而南。激橫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

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夾。是為勝條村。此北來之水。即勝條江也。盤村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岨江流差大。于泮水。而不及漾。漢。其源發于羅武山。下流達于蒙化。入溪。碧玉。江。由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岨峭甚。半里。又隔江與勝條村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南。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岨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條合而

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越峽。而度其南。峽之東。岳。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岨。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岳。東岳。即勝條所破峽之西。岨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岳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岳南崖。西向入。之一里餘。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為黃連堡。始知此小流。即復橋河也。飯于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尚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塢中。從橋西。即踞西坡而上。二里。稍

平西向塢倚南峰。復上坡二里。西踰崗脊。是為親  
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峰當脊而起。其嶺頗聳。有  
閣昇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間碑讀之。言昔武侯  
過此。方覓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  
呼為娘。呼狗山。按郡志。即地竇藏山也。從脊西  
遙望。其南堅雜嶺而下。高山無與為匹者。當遙通  
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堅亦襍嶺而來。其外  
遠山。自北亘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  
屬。南抱為堅。頗寬豁。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  
亘脊之半。有寺中懸縹緲雲嵐間。即所謂萬松仙

景也。於是從嶺頭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峽。  
由其北。乃涉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  
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  
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道而廬。是為白土舖。又西  
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脊東垂。南北墜。堅甚  
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哨房在坡間。曰松坡民  
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淤山蔽谷。更無他木。  
聞其地茯苓甚。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嶺分  
支。東度親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  
西上踞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共五里。有寺踞東懸

之脊。東向憑臨于松雲翠濤間。是為萬松仙景寺。後有閣曰松栝。朱按君泰楨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曲折上躋。二里餘。登嶺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為絕頂矣。頂脊之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踞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為屋。木枝為壁。是為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為天井。余以為在深壑中而不意。及在萬山絕頂也。問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嶺頭之廬。以非常站所歇。強之後可既。

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麪為已而啖之。臥。

廿五昧爽。啖所存已。平明即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里。山峰簇立成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墜。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于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即隨北澗。西下共四里餘。過梅花哨。于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

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又三里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扶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拒八里。北即其迴環之甍。南為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五中冬。近晚有白氣橫江。恍若銀龍。故名。下流經打坪諸寨。入當縣治東。有橋其跨上。其處即為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城界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

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浴溫泉。當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蔬米。即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澮。即隨之南行塢中。與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閣。西廂為官房。東廂則二池在焉。二方池各為一舍。南畧比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煮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卧而浴。乃一畚戎所構。



而成者。然求所謂石洞。則無有也。既浴而飯。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即花橋大道。由其南向踰嶺為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者。在爐塘之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爐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即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即花橋之水也。渡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為石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踰橋上坡。東南躋一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悞折而南。二里踰

山南下。路絕。二里。仍過嶺上悞處。乃竟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為銅礦廠道。東南踰峒者。為門檻爐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踰峒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搖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岍南行。豁崖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閤。一奇境也。雷兩大作。行兩中十里而兩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為門檻村。下跨江之橋。為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搖空。若門闕之當其前也。宿于村家。買米甚

艱。祇得半升。以存米為粥。留所買者為明日飯。  
廿六。雞再鳴。其飯平明。隨江西峽行。四里餘。南至岔  
路。有溪自西峽來。東與銀江合。數十家下。縮溪口。  
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北。于是江東折于下。路東  
折于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突之坡而東。于是  
江南折于下。路亦南折而上。南折處。又有峽自東  
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為永平之界。今僅止  
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寧矣。循江西嶺南向漸下。  
四里。稍折西南。下緣江岸。已復南折。二里餘。出峽。  
乃稍開。始見田廬。有兩三家倚西坡。是為稻場。

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為名。其江之東南坡間。  
亦有居廬。其下亦環畦。亦稻場之屬。江流其間。  
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由西坡村右。即西南緣坡。  
上一里至嶺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對。于是緣峽  
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脊東下。猶北崖平坡入。  
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崖懸躋而上。乃西南盤折。  
二里餘。踰北突之峒。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  
橫涉之。又西二里。乃凌其東南度脊。此脊之東。水  
下稻場南峽中。西南水下壚塘。而南從脊上。即西望  
崇山高岑。上聳員嶺者。為寶臺山。其北嵯復突而

平墜者。為登山間道。其南垂紆繞而抱峽者。為爐塘所依。余初擬從間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間道稍捷而多歧。中無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爐塘道。稍迂而路闊。以炭道相接。不乏行人也。其歧即從脊間分。脊西近峽南下。其中居廬甚殷。是為舊爐塘。由其北渡峽上。即間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爐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半里。渡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道一縷。兩旁時環畦如杯棬。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南涉之。又沿西崖漸上。五里盤

西崖而踰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烟板屋。搜于內。東南嵌于峽口者。下廠西北綴于峽岫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余從嶺上西轉。見左崖有竅。卑口豎喉。其墜深黑。即挖礦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間之分。兩歧。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所出皆紅銅。容肆多賣漿。商未販者。四集。市肉者。余以將登寶臺。仍齋食于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反而止。通一水。得無他迷。然山兩傾。注如納大麓。不免淋漓。三

里漸上。又二里。上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盞者。以杖貫其中。執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餉猪。峻上二里。果見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處也。其處樹菁深窅。山高路闊。幸有炭駝。赴候從此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東北徑脊而來者。乃隨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遂分為兩岐。而所望寶臺員頂。似在西南隔峰。乃悞下從峽西南。一里餘。度峽中支澗。緣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復西南入峽中。溯澗二里。路漸湮。見澗北有燒山者。遙呼而

問之。始知為悞。然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從。惟聞隨水一語。即奉為指南。復東北還盤嘴處。澗乃北轉。遂緣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東南來。合即前分歧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在西南所悞之峽。其南即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隅之來脉也。而其路未開。皆深崖峭壑。為燒炭之窟。以供爐塘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繞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竹瀝岩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竟達也。循東崖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見前

峽稍開。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渡澗橋。緣其南崖西上。又一里餘而抵其村。是為阿牯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後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于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尚當從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大寺。為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此山。余至省。即聞此山之感。北自元謀至姚安。途中聞其燼于火。既又聞其再建再燼。余以為其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于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

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之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栖托慧光。余至日。猶下干。僧固止。遂留寺中。廿七日。飯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峽。此峽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峽西餘支。即北轉而環于慧光之前。踰峽南。見南山前。與峽東橫亘之頂。排闥西重。復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峽于中。而下不見底。距瀾滄于外。而南為之壑。蓋南山自煙塘西南轉而西。向瀾滄北。而西行之。為寶臺南郭。于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度江坡頂而北。盡于沙

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寶臺自爐塘西南亦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為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為慧光。此寶臺中踞之勢也。其內水兩重。皆西轉而北出。其外大水逆甃。獨南流而東繞。此諸流包絡之分也。至于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山脉自羅均為鉤之根。抱嶧南丁當闕為鉤。幹之中。正外與鉤端相對。而江坡頂即鉤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鉤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為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岳盡處而後

去。沙木河源從南山東峽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外麓。內塢抵山西岳盡處而後出。兩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逆。環于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而南。自東而西。復自南而北。為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濛之槩也。從岫南。于是東轉。下臨南峽。上倚北岬。東向行山脊之南。而降雨上。三里。東至萬佛堂。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殿俱南闕。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花。樹極高大。花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

則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湧出。乃石笋也。其南峭間。又有一陝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與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涉深峽。上躋層岨。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級于崇禎初元。其先亦叢蔽之區。立禪師尋山見之。為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層甍。高十餘丈。址盤數畝。其脉自東北員穹之頂。層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既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

伏。右之護砂。水復從泄。覺地雖幽閑。而實鮮閑鑰。此其所未盡善者。或謂病在前山。崇逼。余謂不然。山外大江。雖來繞。而無此障之則曠。山內深峽。雖近環。而無此夾之則池。雖前壓如面牆。而宇內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靈岩之面。岱宗皆峽岨當前。而開拓彌遠。此吾所謂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踈也。余初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峰謂余曰。僧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北至萬佛堂。翠峰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葦。自京師叅方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允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禪行。

後住靜東峽為此山名宿。故同翠峰來訪之。時了  
凡因殿燬募閔太史約庵先鑄銅佛于舊基。以為  
興復之倡。暫從靜室中。移栖萬佛前樓。余遂與一  
葦同謁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  
胎。遂循基左。循北崖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  
峭。而過小靜室。而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藤交  
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  
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夫如故。而右  
砂層疊。不比大基之深曠矣。其脈自直北員穹之  
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凹。前復小起員阜。下臨深

峽之北。而室則正臨其凹處。橫結三楹。幽敞而脩。  
此寶臺無境也。一葦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  
中。了凡與之為禪語。余旁叅之。覺了公禪學宏貫。  
而心境未融。葦公恭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  
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麩餅。  
繼設蔬飯。後兩大至。半晌止。下午乃行。仍過寺  
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

廿八。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古寨。由其西下。又  
二里。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餘。盤  
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古北西。二澗合而北流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峽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東坡西北行。六里。墜懸坡而下。一里及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亘于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為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即此舊壚塘西來之道。阿古寨之澗南來。北與之合。是為三岔溪。舊壚塘指峽者。謂間道捷而難詢。故指此也。于是其峽轉為東西。夫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夫。蓋南自寶臺南峽來。從南山北轉。而界澗滄于外者。為此塢西山。從西岫北轉。而挾慧光寺于內者。為此塢東山。為三岔溪西出而界斷。寶臺中脈止至其北。又舊壚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陂陀雜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岔溪水合流北去。是為沙木河上流。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路挾東山北轉。行東村之上而北。三里。塢中水直嚙東山之麓。路緣崖踞其上。又北二里。路馬鞍嶺。此嶺乃東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環其麓。路直而北。踰其岫。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里。始為平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水與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村倚東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村。東山乃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福駟之西坡。自丁當關西突于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橋跨溪東來者。是為沙木福駟大道。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余南來路。經橋西不踰橋也。飯于橋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盤西山北突之嘴。于是北塢稍闊。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貫直北去。透北

峽入瀾滄路盤嘴西行。又一里為灣子村。數家倚南山北麓。當北突之脰。故曰灣子。由其西循峽南入一里。峽窮。復遵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三里。陟嶺脊。此即寶臺南山北轉至此者。踞嶺東望。東界即博南山。其所從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中伏。即沙木河北注瀾滄。而此支北盡于此者。其外有崇臺另起。橫峙于五十里外者。曰瓦窑山。為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王磐踞而為亂處。按騰永國。來王磐據險為疑。燒斷瀾滄橋。又按馬元康曾領兵追搗王磐。何某巢穴于曹灣。橋亦言是王何。構殺來襲。攻永昌。幸從瀾滄。燒橋而來。故得為備。按曹灣在雲龍州西界。瓦窑山在雲龍州南界。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澗當永昌北鄙。王何二賊不直南下而東。由澗滄橋。同欲襲其東。援大路亦以由瓦室相近也。蓋瓦室曹澗皆二。西望則重崖層峽。其下逼巖。不知澗賊之窟矣。滄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橋橫跨山中。題曰普濟庵。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謂江坡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濁流一線。繞東南而去。嵌甚深。隔流危崖。萃律上截雲嵐。而下嚙江流者。即羅岷山也。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徑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徑順寧龍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為過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白崖臉社江。至楚雄定遠縣。合澗滄入

元州府為元江。余按此水至定遠縣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漫陽江二水。非禮社也。禮社至定遠縣東所合者。乃楚雄馬龍祿豐二水。非澗滄也。然則澗滄禮社。雖同經定遠。已有東西之分。同下至景東。東西鄙分流愈遠。李中谿著大理志。定澗滄為黑水。另具圖說于順寧以下。即不能詳。今按鉄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著。止云自順蒙車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由嶺南行一里。即曲折下。其勢甚陡。迴望鉄橋。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岫。即換東崖下溯。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鉄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關。華石為門。內倚東崖。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關亦如之。內倚西崖。建樓臺并祀。鞏橋者。鞏關俱在橋南。其北皆崖石。峻削無路可援。蓋東西兩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于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濶于北盤。江上鉄鎖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濁。但北盤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逝。淵然寂。其深莫測。不可以其狹束。而與北盤共擬也。北盤橫絃之鍊。

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綳兩崖中。架兩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綳之交絡如机之織。綜之提焉。此橋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時猶架木以渡。而後有用竹索。用鉄柱維舟者。柱猶尚存。或以為胡敬德。或以為固初。鎮橋華岳。而胡未之至。華為是。然蘭津之歌。漢明帝時已著聞。而不始于武侯也。萬曆丙午。順寧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燒燬。崇禎戊辰。雲龍叛。賊王磐又燒燬。四十年間。二次被燬。今已復建。委千戶一員守衛。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載不能改也。余時過橋急。不及入叩橋東武侯祠。猶登橋西臺。

間之閣。以西岨尤峻。為羅岷之麓也。于是出華閩。  
循羅岷之崖南向。隨江而上。按志羅岷山高千餘  
里。末名羅岷。嘗作戲舞。石亦隨而舞。後沒于此。  
人立祠。若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名曰催行石。按  
石木崖下。野狀拋踏而下。昔有人于將晚時。過此  
見霧影中。石自江飛上。甚多。此又一異也。  
五里。至平坡鋪。數十家。夾羅岷東麓而居。下臨瀾  
滄。其處所上猶平。故以平坡名。從此則踞峻矣。時  
日色尚可行。而負僧苦于前。遂止。按永昌重時。魚  
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時謂之時者。惟三月盡  
四月。初一時。耳。然是時江漲。后已不能得。  
廿九。雞再鳴。具食。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餘。轉而  
西。其山復土盡而石。于是滄江東南。從大峽去。路

隨小峽西向。入西一里。石岨轟夫。有水自夾中墜。  
先從左岨。棧木橫空渡。即北向。疊磴夾縫間。或西  
或北。曲折上躋。甚峻。而岨夾石如劈。中隨一畱水。  
搖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捫天。水若爭道  
躍。顛而不相遜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聲  
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跋涉之苦。亦不知為驅  
馳之道也。上二里有庵。夾道有通者居之。即所謂  
山達閩也。由其後又西上。路分為二。一渡水循南  
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餘。而合。遂凌石峽上。余  
以為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涼。由峽中來。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墜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甚平。登其峻處。回望東山之上。露出層峰。蓋東而近者。乃狗銜子沙木河驛後諸脊。所謂博南丁當也。東南而遠者。亦寶臺員亭之頂也。內平處。亦有西三家當峽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涉澗而南。盤南峰之脰而西。一里透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員。下墜如城。而四山迴合于其上。底員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村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磴之上。芙蓉蒂裡。又現此世界也。是為水寨。先是聞其名。余以為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

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一線。墜空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為入滇第一勝。以在路傍。人及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有廬天道。是為水寨鋪。按志有阿章寨。豈即此耶。又南隨峽坡東行。二里踰一東坡之脊。西旁有三三家。脊南水猶東南下瀾滄。仍非大脊也。過脊南。東南二面山皆下伏。于是東望寶臺。知瀾滄挾其南去。南瞻瀾滄。西岸群峰襍沓。已下缺。○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時當在永昌府。入叩閔人望。諱仲儼。乙丑庶吉士。與并晤其弟知石城同年為年家。

四月初十

閔知憲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來。余飯已久矣。乃以衣四件。書四本。併襪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依然。頗似余鄉櫻株。而不見火齊映樹。一、二家結棚樹下。油碧與五六間。肩乃婦人之遊于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為何

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繞來。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十家倚西山。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為卧獅高。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為卧獅。在西南山。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峰。石崖盤突。儼然一狡獬之首。其下峯頗長。則卧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之間。但遙見其崕突。屹

山陰縣志卷之六

急諱仲侗丙子解元即此時

月四初十。閔知急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閔覓一夫來。余飯已久矣。乃以衣四件。書四本。併襪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依然。頗似余鄉櫻株。而不見火齊映樹。一、二家結棚樹下。油碧與五六間。乃婦人之遊于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為何

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繞來。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十家倚西山。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為卧獅高。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為卧獅。在西南山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峰。石崖盤突。儼然一狡獬之首。其下峯頗長。則卧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之間。但遙見其崕突。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與前峰湊峽甚促。心異之。候土人而問。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過。石花即其後來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担俱在後。坐待久之。俟其至。從村南過小橋。有碑稱卧佛橋。過橋即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餘。從坡峒間渡小水。即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當其卧膝之間。涉澗。又西上探洞。門東向高穹二丈。正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丈餘。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惟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聞東

炬入。深里餘。始俟歸途。携炬以窮也。出洞循峽西上。一里過突崖下峽。透脊而西。半里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束挨突崖脊下。搖其崖麓。無穴以洩。水沫淤濁。然前所度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峽瀝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嶺南轉。一里踰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無水。南坡大道。則右窪中西南上。而余所從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嶺間。共五里。連踰二坡脊。共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為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也。南坡涉窪之水。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瀦

水鳥。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窪鋪。五六家在坑峽間。其峽雖縱橫而實中窪。中無滴水。隨窪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墜之脊。南塢稍開。于是小員峰矗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員峰。矗立。取道峰隙而南。一里。轉峰臚。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共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東繞。中夾成峽。甚深。路踰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箐墜其下。雖甚深而不開水鳥。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當箐底。是為冷水箐。

乃飯于鬻腐者家。于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其脊乃從西而東度之脉也。脊南始見群山俱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踰峒。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為油華閣舊址。乃舊之設閣而權處。今已無之。其西即墜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結樓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轉。共一里。踰嘴而西。乃西北盤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跨兩峽間。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澗無滴。橋西踰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即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

開。塢西大山。一橫于西。一橫于南。而蒲縹之村。當  
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東自油華関南  
下之支。橫度為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  
北。抵羅明而西入。懸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  
之勝。其中俱已挿秧。過綠。又西北行二里餘。過蒲  
縹之東村。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  
梁。又西半里。宿于蒲縹之西村。其地米價頗賤。二  
十文可飽。三四人蒲縹東西村。俱東道成街。而西  
村更長。有驛在焉。  
十一。雞鳴起具飯。昧爽行。從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

行。隨溪而北。漸高而陟崖。共八里。為石子峭。有數  
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  
自西而東。合于枯瓢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  
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  
今花已可採矣。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  
亦無几。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為落馬廠。度峽北。  
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踰脊。其脊自南而  
北。度起為峽北之山。而北盡于羅明者也。踰脊西  
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  
北三里。有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是為大

坂鋪。從其西下涉一里。有亭橋跨澗。于是涉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當南之峽。是為灣子橋。有賣漿者。連指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釀也。山至是環聳。襟宿一澗。自東來者。即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墜峽倒崖。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橫架其上。度橋即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從其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何破峽去。東西兩崖。夾成一線。俱摩雲夫日溪。嵌于下。蒙箬泝石。路緣于上。鑿壁撫崖。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峻。愈合。西二里。峽

曲而南。澗亦隨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北轉。路皆鑿拔木。半里。復西。向綠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岨。題曰。此古盤蛇谷。乃諸葛武侯燒藤甲兵處。後信此險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衆深盤衆望之下。滇南二絕于此。乃見碑南。漸下。峽亦漸開。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坂。復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橫澗而北。乃渡。循北崖。西行一里。踰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開。水盤南。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隨坡南轉。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有崇山夾立。知怒江尚在其下。而不能見。南行二里餘。則

江流已從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兩三家倚江岬而栖。其前有公館焉。乃就淪水以飯。時渡在江南岬。待久之。乃至。登舟後。舟子還崖岬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頗濶。似倍于瀾滄。然瀾滄淵深不測。而此當肆流之衝。雖急而深不及之。則二江正在佑仲間也。其江從北峽來。按一統志云其源是阿夷地名。據土人言出狗頭注南峽去。或言東國言水漲時每有狗頭浮下也。故蒙氏封為四瀆之一。以余度之。亦以為獨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

厲甚毒。必飲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當夏孟。亦但飲而不酒。坐舟中。擢流甚久。亦烏覩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來。見岬西有樹甚巨。而鬱蔥如盤。急趨其下。其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甃其間。高與幹等。幹跨而絡之。西北則幹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幹跨而石出。幹與石已連絡為一。不可解矣。亦窮崖一奇也。已大風揚厲。兩散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峯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崖有居廬當峯而踞。即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兩陣復來。已虹見東山。盤蛇谷上。

兩遂止。從來言暴雨多瘴，亦未見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勢不可袖。當上山乃涼。從村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涉而踰一崖，約一里。遂從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崖八里而上，凌峯頭。則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峯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為大田，禾菴。焉。其壑倚峯而袖，月色當空。此即高黎工山之東峯。憶諸葛武侯王威亭驥之前後開種，方威遠政之獨戰身死，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岩，慨然者久之。

十二。雖再鳴，昧爽出門。其處雖當峻峰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村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成大川，已掉秧盈綠。怒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由磨盤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踰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東向，出安撫司下，峽底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湲，在深箐間。峽深山亦甚峻，藤木叢蔽，猿鼯晝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崖，深濶丈餘，土人鑿石置山神碑于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登臨峽之

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峯南。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為蒲滿哨。蓋山脊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即安撫司後峽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峰當西復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為南渡大脊。所謂高黎工山。土人說為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為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為崑崙崗。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崑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未必為無謂也。由蒲滿哨西下一

里。西底所望峯尖。即躡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峰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葺密。覆陰排幙。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咏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為分水關。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為潞江安撫司後峽發源處矣。南轉西踰嶺脊。磚砌鞏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頽。此即關之分水者。關東水下龍江。西水下龍江。于是西下峽。稍轉而南。即西上穿峽踰脊。共五里。度南

橫之脊。有數家。是為新安哨。由哨南復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嶺峽。屢上屢下。十里為太平哨。于是屢下屢平。始無上涉之脊。五里為小歇廠。五里為竹芭鋪。自過分水關。兩陣時至。竹芭鋪始晴。數家夾路成衝。有賣鹿肉者。余買而炙脯。于是直下三里。為茶庵。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始盤膝為田。其下即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怒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崖削壁。掉江東則平坡環膝。行膝間半里。抵龍江東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鐵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鍊。中穿板如織。法一如瀾滄。

之鐵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即躡級南上。半里為龍閣。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權負數者。又西向平上。四里餘。而宿于撒攬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層突。百家當坡而居。夾路成街。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十文。宿一宵。飯而食。又有包夾。

龍川江發源于群山北。峽峨昌蛭七藏甸。經此為東。高黎工山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為赤土山。十三里。平明而飯。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踰北峽。西上二里。從嶺上平行。望西北有層峰排簇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上。初以為將由其南垂行。一里忽從嶺頭轉北。三  
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峽而居。竹籬  
茅舍。頗覺清幽。是為赤土舖。其村當西面排簇層  
峯之麓。東與檄欖坡夾而為岫。村西有亭橋架小  
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搗北峽去。橋名建安。按志大  
盈江之水。一出自東北赤土山。而此舖名赤土。而  
水猶似東北下龍川者。豈其西排簇層峯為赤土  
山。而此猶其東麓之水。以其在麓。即以名舖耶。由  
橋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即自排簇峯東  
南分支下者。又轉而西一里餘。有菴施茶。當脊北

向而踞。是為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岨  
路越之。西向下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與坡上  
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半里  
乃從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西兩岨。俱從排簇層  
峰分支南下者。西岨即其本支。東崖乃分支。東南  
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峽水南出東轉。不知其  
北合于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北行峽底  
一里餘。水分二道來。皆細甚。遂從西坡踞峻上一  
里。北穿嶺夾。半里透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  
北即墜峽西下。路從峽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北

山之上。是為亂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嶺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東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則前之赤土。鋪猶東岬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飯于嶺哨。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當即此矣。從北而西。出馬邑河。遼州城北而西。合龍從羅生。二水同為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餘。有一二家當山坡之南。環堵圍南峽之岫甚遙。襟植果樹于中。是為板廠。由其西二里。西下半里。峽岫有十餘家。當岫而居。是為芥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

大盈之源合。村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艷奪目。若以為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為山土所宜。何他尚別隴畝。杳然無遺也。由村西復西上坡。一里餘。轉峽而平行頂上。三里餘。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疇遠村。交映其間。其塢大而員。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夷。又二里。有村當東山之麓。是為坡脚村。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為菜。與同行崔姓者。連吸二壺。乃

行。于是西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即志所云羅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滕中者也。又西北二里餘。有村曰雷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與前過小流共為大盈之一源云。是溪東田窪間。土皆黑墳。土人芟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堅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滕間曰土鍋村。皆燒土為鍋者。于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為東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為衝者也。騰越州城之南門。即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

甚盛。城中所無。而此城又迤西所無。乃稅駕于大

街東。縣府官舍。時通過于也。時縣府安官王仰泉者已遷省。阮玉清導

書姑與店中

十四。早兩。命頌僕覓潘秀才家。授吳方生書。上午兩

止。潘耒頌。下午。余往頌而潘出。乃返作紀寓中。薄

暮。同行崔君。扶過酌于市。以竹實為供。竹實大如

如蓮肉。土人既乃提壺命酌。月上乃返。水輪皎然。煮熟以賣。

十五。晨往晤潘。勸無出關。上午。潘餽酒餚。下午。店

中老人亦來勸余無行。先是余以阮玉清書畀楊

主人。托其覓同行者。主人唯。至暮。以潘酒招之。

共酌。兄弟俱勸余毋即行。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  
資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內。同之入  
閨。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憑眺  
竟鬱。卧。

十六晨起。候主人飯。欲為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  
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靈異。慙患余行。故謀先及  
之。乃以竹箱衫毡寄楊王家。挈輕囊與碩僕行。從  
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橋下水  
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過此南流去。即所謂大  
盈江矣。余既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

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為球玕山。亂箭哨之來道。  
踰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為插鼓山。南龍  
光臺。為緬菁道。為水口。西夾。直北者。為上干峩山。  
亂箭哨之脈。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  
者。為來鳳山。州治之脈。從之北度。又西突保祿閣。  
為水口。東夾。城西南為水口。來峽極緊。墜空而下。  
為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乃來鳳山自北  
環度之脈。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竒其外。即龍川江  
東。高良二山。北來之脈也。城西北一峰獨聳。高出  
衆峰。為龍嶺山。乃北來分脈之統會。從此直南。為



猶屬閩內。而六慰遂分華夷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上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為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為南牙江。西南入千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至千崖北。為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為揆柳江。至北。獲蠻界。注金沙江。入于緬。此一曰合于太公城。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稱其濶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千崖。則其江在千崖閭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衝流

經青石山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石之南耶。其言出源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輒。若發輒。豈能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北過緬地。合大盈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實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千崖。西。同入緬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即龍川。即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麓川又名隴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即其一無疑。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為

龍川江。至芒市西。為麓川江。以與麓川為界也。其在司境。寔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為金沙江。遂指為金沙之源。而非源于山下可知。又至千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甚濶。于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為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千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既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即共為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會而貫之。

脈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于是益知高黎工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于海。潞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車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瓊浪中一點青。今惟城北。上千峨龍嶺。山下有二海子。城南並無瀕水。豈洪流盡揚塵耶。過新橋。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為烏沙尖山道。有岐南下者。為跌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有大石梁。駕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崖

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濶丈五。左  
駢隨齊湧者。濶四尺。右嵌崖分趨者。濶尺五。蓋中  
如簾。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齊  
觀。但此崖更迫而逼。從西崖遠南崖。平對而立。飛  
沫倒捲。屑玉騰珠。遙洒人衣面。白日間真如雨花  
雪片。土人所謂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當易旱。為  
是用雨字。則疊床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嵌流峽  
底甚深。因下踏之。有屋兩重。在夾壑下。乃王氏水  
春也。復上西崖。其南一峯高聳。憑空揖瀑。是為龍  
光臺。上建閔帝殿。迴盼久之。復下西崖。其崖甚狹。

東即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  
流泉疊碓。亦水春也。而當環坡間。其西即南下編  
箐大道。不知其所從出。細瞰之水從。脚下透穴出。南  
分為二。一隨大道南注。一復入巨石下。入夾坑之  
屋為春。迴眺崖北。有峽一線。深下五六丈。駢峙北  
來。濶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前  
崖之腹。而出其南。計崖穴之上。高亦三丈餘。南至  
出水之穴。上連三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駢  
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從崖  
上踞西峰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為毘盧寺。



由其西二里。直抵插鼓尖峰下。見有路直踞峰西。上而路有二生。指寶峰大道尚在北。乃橫涉田間。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插鼓之北。當西北從歧上。而余悞從西南。一里踞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向插鼓行又一里。余心知其悞。遂西踰嶺脊。則望見寶峰殿閣。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箐兩重。其下甚深。皆從西南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路復上。與踞坡西上。從峰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遂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插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來。合同之。

西北度脊。脊北路分為二。一西北沿峰去。一東北拔嶺行。一里再踰頂陟脊。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于脊。過北路復分為二。如前。然東北者猶非寶峰路。尚隔一箐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踞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塢。西俯峩隴南塢。皆近矣。此脊下而峩隴之西。又有高峰一重。自北而南。夾峩隴之塢。南出細箐。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頂北東南深樹密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隨東箐北行嶺脊。又半里路交十字。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從東箐中上。橫過西北者。知寶峰之寺在箐翳。

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間。甚峻而滑。非扳枝足無粘步。下一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虛亭三楹。東覽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崖間。隔箐迴坡。咫尺縹緲。殿西廡為二黃冠所栖。余置行囊。令頽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為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箐。余先隨箐下。半里。右頽崖間。一亭飛綴。八角重楞。高倚懸崖之上。乃叅府吳君蜀人名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再下。緣箐半里。南轉仰見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無纖紋。

惟交附處。乃中垂一線。濶僅尺餘。鑿級其中。仰之真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上。大書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吳叅府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貌靈官于中南。瓣側有尖特聳。夾級為門。其下則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是純石崖。危穹夾箐之間。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箐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為梯。嵌夾石間。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太極懸崖。從此北渡東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峰寺當峰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玉皇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甚微。固不若玉皇閣當環箐。

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尼居之。此昔之  
摩伽陀脩道處。他處皆釋盛于道。而此獨反之。已  
復下箐中。躡太極崖。過北瓣下。從一線之級上。其  
級峻甚。几不能留趾。幸兩崖逼束。手撐之以登。一  
上者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始曲折為梯。又三  
十餘級。而抵虛亭間。余擬眺月于此。以擴未舒之  
視。因拭卓作紀。令頽奴汲水太極下。箐東以爨。二  
黃冠止之。以飯。余仍坐虛亭。忽狂飈布雲。迨暮  
而月色全翳。邵君謂虛亭風急。邀余卧其榻。  
十七。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憩其間。以囊中存米

作粥。令頽奴入州。取貴州所賣薑紗。將鬻以供  
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頽奴去不返。抵下午餒  
甚。胡道以道飯。余既面頽奴至。紗仍不携來也。  
十八。錄記于虛亭。先夜有虎從山下嚙叅戎馬。叅戎  
命軍士搜山覓虎。四峰驟吼者。吶聲相應。兩箐搜  
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  
巔塘關。南越大山。西南統古勇關。比分支東突者  
為尖山。東南突者為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為寶  
峰。又南為打鼓尖。又南盡于龍光臺。其馬鞍山正  
支東度者。一起為筆峰。又起為龍巖。于是南環為

赤土為亂箭。過脊。又南為半邊山。而西北環來。鳳而結州治。此所謂迴龍頰祖也。從古勇關北分。支南下者。為鬼甸西山。又南為鷲籠西山。又南抵于緬箐。正支西南下者。為古勇西關。而南接于神護焉。八關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巔堂二關。乃古關也。巔堂之外。為茶山長官司。日屬中國。今屬阿瓦巔堂。東北阿幸殿北。為姊妹山。出遊竹。其外。即野人。寶峯山。東向屏立其前。下分為二箐。中垂石崖高穹。兩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環崗一支。前繞如堵牆。石崖中裂。鑿級懸其間。名猢猻梯。南玉皇閣倚其上。梯北純陽閣倚其上。旧有榜

名為太極懸崖。而吳恭戎又大書鐫其上。曰莫高山。大川。純陽閣之上。舊有則開軒三楹。左右當懸箐之中。而下臨絕壁。向東北。近則環崗前伏。平川統其下。遠則東山之外。高良二北尖峰。特出衆山之頂。正對其中。此峰土人又名為小雪山。遙峰橫亘。在天半。而其上特聳一尖。如拱圭。蓋在分水關之北。二十里。關間無路。能上亦不能見。至此乃東見之。比馬鞍山。至其下。為高簡。昔在戎行時。曾從赤土舖。比渡龍川。至其下。為高簡。昔有居人。段姓者。導之登其頂。其高蓋四十里云。目界其美。其後為三清殿。則砌道所栖也。三清殿去西頂不遙。余前從之下。蓋是山之最高者。為三清殿。東北向。當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為玉皇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東向。居箐之北。倚環崗。隘間者為寶峰寺。南向。玉  
皇閣。當石壁下。兩箐夾之。得地脈之正。而純陽閣  
孤懸崖間。從蓮花尖上。現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  
也。蓋騰陽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獨裹石崖之  
中。如穎躍于囊。且兩箐中。恠樹琪株。鬱蔥蒙密。竹  
之大者。如吾地之猶竹。中者如吾地之觔竹。小者  
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又非迤東西所有也。  
廿一日。飯後。別邵道。下純陽閣。東經太極崖。其處橫北  
箐而上。半里而達寶峰寺。余以南箐懸峭。上所未  
經。乃從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曲折下半里。又度

北箐之下。峽從環崗大道復半里。北上寶峰寺。問  
道于尼。引出殿左峰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為  
尖山道。西北登嶺。為打鷹山道。聞打鷹山有北直  
僧新開。其地頗異。乃先趨打鷹。于是東北下坡。一  
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有數家倚西山下。是為核  
桃園。其西北有岫頗低。乃寶峯之從北度脊者。有  
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踰之。直北一里餘。乃西  
北登坡。四里踰坡脊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  
轉而北。挾西峰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  
即酒店嶺之東度。為筆峰巖。從者南下。即野豬坡

之南出為鷲籠。緬箐者。蓋俱從分支之脊行也。西  
五里。嶺岫間路交十字。乃西北橫涉之。當從北。踞  
坡。候從西行嶺之南。二里。過樵者。知為鬼甸道。打  
鷹開寺處。已在直北。雙峰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峰。  
亦不見路影。乃躡棘披礫。直上者三里。霧氣襲峰。  
或合或開。上又二里。乃得亂坪。小峰環合之中。多  
迴壑。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于北峰下者。從壑  
中趨之。仍無路。柱左有蓬一龕。僧寶藏。迎入其中。  
言開山緣起。因與余遍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  
行。寶藏固留止一宵。余乃從其後山中。垂處上。其

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後復下。大山自後迴環之上。  
起兩峰。而中凹。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  
據土人言。其上多鷲。舊志名為集鷲山。而土音又  
訛為打鷲云。其山脉北自冠子坪南聳。從頂上分  
二歧。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峰之友。如抱臂前環。  
西南者。下當壑。右而伏。過復起。小阜而為中葉。南  
隆而下。復起一峰。為前葉。東北者。下當壑。左而伏。  
結為東窪。鑰兩峰凹處。正其環窩處。前蹲一峰。  
當高中。其脉復自東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  
托盤中。其前復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胞。其脉

即自中蹲之峰。從左度右。又從右前度。而復起一  
阜于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為中峰。近案。即南  
與中案並峙。稍度而東。又起一阜。即北與東窪之  
鑰對。夫故西乳之前。左右俱有窪。中凹。中峰之後。  
左右亦有峽。中扁。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然  
可尋。其峰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  
者。一線前度。其東為筆峰。龍從南為寶峰。龍光者。  
皆是。瓶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  
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則湧波而  
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

及牧者。教人連日。桓火。大樹深篁。燎無孑遺。而潭  
亦成陸。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從山根分。通云。山  
頂之石。色猶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為浮沫結成  
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携。然其質仍怪。真劫灰  
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峰之下。前臨西乳。白後有  
擴而大者。後可累峰而上。前可跨乳為鐘鼓之樓。  
云。今諸窪。惟中凹。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為  
窩。有滷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獨留此一勺。  
以為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鷄足寶臺  
來。見尖山。雖中懸而無重巖。與其徒。徑空。覓山至。

此。遂龕坐蓬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為感動。爭負木  
運竹。先為結此一樞。而尚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  
尚從戎為選峰。復重慶。援遼。援黔。所向有功。後為  
騰越。參府旗牌。雞髮于甘露寺。從師覓山。師獨坐  
空山。徑空。暮化山下。為燃一指。開教此山。俱異人  
也。是晚宿龕中。有一行脚僧。亦留為僧。雜地者。乃  
余御張涇橋人。蕭姓。號無見之。如見故人焉。  
廿二晨起。宿霧淨盡。寶藏先以點餉。余與余同歷峰  
前。滄臨而南。為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隴川後  
之界也。近菽麓。西為鬼甸。其外有重峰。西擁。則古

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為筆峰。其外有高  
嶺。東穿。則高良工後。聳之脉也。惟北向。則本山後  
屏焉。然非已登巔。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為龍川所  
合。西北之叢。處為尖山所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  
外。皆野人之栖焉。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  
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臂。  
即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餘。有路循嶺北。西  
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皆向鬼甸道也。于是交  
之。仍東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  
去。此即州中。趙冠子坪道。蓋冠子坪。從北南度。穿



起打鷹之頂。自北望之。不見雙峰如鞍。祇覺層起如冠。踰脊西下。是為坪村所托。有龍潭西湧。乃鬼甸上流。經鷲籠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東北下行。莽棘中一里餘。北向下。旁西小峽。漸有微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藤。東轉再踰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崗上。崗之西。大山始有峽中盤。崗之東。始隨坡東下。共二里。抵坡麓。則响水溝之峽。在其東矣。有溪自西峽出。北涉之。隨西山北行。西山呈是稍開。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餘。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為王家塢。以此水為界。南侯木府庄。又北半里。

遂與南來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至是中塢始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闢。溪沿東麓北下。村倚西山南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岐東北往界頭。余循山西北下。渡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為灣腰樹。蓋王家塢之後山也。其北塢為左所屯。乃龍莪。北又起一峰。其餘支西北而環者。塢中始有田疇。下闊响水溝之流。亦西北貫之。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餘。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餘。有結茅賣漿。在南山下。是巨松錯立。高影深陰。午日俱碧。又西二里。為馬站。其北坡。

下。頗有隔林之廬。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  
飯焉。其西始田塍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餘。抵  
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逾其峒。有墟場。為馬站街  
房。其北山坡襟。石齒高下。東南與西山。遂夾溪  
北。注共三里。有山橫于前。乃西隨之。半里北透。其  
峒。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壑溪從西山透南峽來。  
統壑北去。固知透峒之山。乃自南而西轉。峒西一  
峰。即西盡于溪者也。盤壑而西北。一里餘。遂循溪  
東峴行。其西崗松檜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飯于  
溪旁。又北半里為丘坡。有西三家倚西山。下其西

則群山中。逆為峽。有歧西入之。為古勇道。其東則  
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于是北行田塍  
間。二里。屢踰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餘。為順江村。  
古之順江州治也。西山至是。中断復起。其特聳。頗  
厲。是為三清山村。多環石為垣。連竹成陰者。又北  
半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為順江。有木梁  
跨其上。順江村之東。山塢東闢。過橋。復北上。坡行  
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餘。北上坡。有虛  
茅在坡北。是為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坂間。其坂  
西倚三清山。東臨夾壑。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

橫止焉。從此三清西亘。江東一屏。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間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東轉去。想順江之分流而至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東。路遂北。盤東岳之坡。二里。是為鷄茨坪。踰坪北下。一里餘。復得平疇。有賣漿者當路。右于是東北行。田塍間一里餘。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梁橫跨之。是為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為東江。既渡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于新

街。固棟一名谷東。聚落當大塢中。東西二江夾之。其北則雅烏山南。岳橫亘兩山間。至此而止。其南則西江交合于三里外。合流東南去。至曲尺。入龍川江。東則江東山。北自石洞東。南向而下。西則三清山。北又起一峰。南與三清雁行而峙。其中有峽如門。而小甸之路從之。是峰即雲峰尖。山東下北轉之脉。雲峰正在其西。為彼所掩。故固棟止西見此山。而不見雲峰也。其地直東與瓦甸對。直西與雲峰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與馬站對。有新舊二街。南為新。北為舊。

廿三命主人取園中笋為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間有香笋

葉乾脆貯味有香氣比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柳于劉姓家。

飛松者一名狐寶亦作梧寔正如梧桐子而大倍

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剥生密樹中一見輒伐

樹乃可得遲則樹存而子俱飛去成空株矣故曰

飛松惟嵌塘關外野人境有之野人時以茶蠟黑

魚飛松四種入關易藍布其人無衣與裳惟以布

一幅束其陰上体以被一方幃而裹之不復知有

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夷昔亦內屬今非

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又比二里餘

橫峒後望之若東西交属于西界崇山不復知

其內有西江之嵌于兩旁也此崗即雅烏山南垂

盡處東西二江皆從其兩脰南出即挨河之稱而

土人訛為雅烏耳陟崗而北又二里崗左漸突而

成峰崗右漸嵌而為坑路漸踰坑傍峯而上于是

坑兩旁皆峰復漸成峽循峽西峰行二里陟其北

幽遂峽西峰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樹

一株頗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盤曲

東來破峽而東南去于是出固棟西山之西北矣

始下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廬。倚崗頭。是為烏宿。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崗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及自西而東渡之。橋東復有竹有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固棟西山與尖峰後大山圍環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連竹甚盛。半里。從其村南西轉。復行。峒坂者。二里。崗頭巨松錯落。村廬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餘。連過兩村。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坎間。就而滌。時日色亭午。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

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間。一里。稍西下。涉一峽底。于是巨木參霄。緯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涼。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涉峽之西。岨有巨石。突兀崖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躋樹蔭中。高岨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再影。不碍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崗脊。兩崖皆墜深涵碧。聞水聲潺湲。在其底而不辨其底也。脊夾不及七尺。而當其中。復有鋪木以渡者。脊兩

旁皆<sup>井</sup>。而中復有窟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復稍下。又涉一南墜之峽。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餘而飯。稍夷。轉西南盤而北。半里。復曲折上。峻愈甚。一里。稍夷。循峰崖而轉其腰。始望見尖峰在隔箐隴樹間。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峰也。北半里。抵其峯西脰。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皆懸崖削磴。迴顧前所盤脊東峰。亦一峰。復聳山頭。尖峭亦堪與尖山伯仲。但尖山純石中懸。而彼乃土峰前出耳。西峰之北。復與西大山夾成深壑。支條盤突。箐樹蒙蔽。如翠濤沉霧。深在下。而莫

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峰頭就鑿石鑿級為梯。極似太華之蒼龍脊。西旁皆危崖。而石中垂澗。僅尺許。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但見層累不盡。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東西長五丈。南北濶半之。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後三楹奉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東。臨前峰之尖。南北夾閣為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直武。下臨北峽。而兩頭懸榻以待客。南祠山下臨南峽。而中敞為齋堂。皆川僧法界所營構。蓋其上向惟道而未

開闢莫可柢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闢寺。  
山麓為下殿。故徃州未返。余爰其幽峻。遂止東側。  
樓。寺二僧。一下山負米。一供樵炊而已。  
廿四晨起。看天色上霽。四山俱露其翠微。而山下甸  
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瀟波。無分遠近。皆若  
浮翠無根。嵌銀連疊。不知其下復有坡淵村塍之  
異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為嵐翠掩  
映。無能拈出。獨此時層層。視白一片內。一片外。搜  
根剔奧。雖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  
嶺。遠近諸山。一一表出。因與懸南崖而下。有崖前

臨絕壁。後倚峭壁。中利橫罅。下平上覆。恰如巨床。  
雖小而可憇。可卧。是名仙床。俯層峭之下。嶮覆累  
。無可投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須從梯級。下至茅  
幾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導而行。其洞乃大石  
疊綴所成。亂畦顛磴。欹墜未墜。迸處為罅。覆處為  
洞。穿處為門。不一竅。洞不一層。中不寬平。外支  
幽險。若疊級架板。亦可幽栖處也。洞門東向。脰中  
者為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而下。南出峽門。其門  
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毬。倒懸其前。仰睇之。  
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文餘。即結為癭。如瓠匏。

之綴于蔓者。瘿之端。綴旁牙細枝。上迎雨露。茸茁  
夭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于員綴枝間者。即山  
僧亦不能名之。但白寄生。或曰木胆而已。一丝下  
垂。結体空中。馭風吸露。形似胆懸。命隨空寄。其取  
意亦不誣也。余心識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  
即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  
聳。若得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為筴。可鉤  
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隨導僧。由梯級比下  
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矯若  
龍首。條岫迴壑。紆鬱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

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情見奇。臺踞北壑。以  
凭臨為勝。此峰前兩概也。由峰後西南越脊而下。  
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  
棟西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  
亦法界新開者。由此東可出固棟。西可窮固勇。而  
余時有北探滇灘阿幸之興。遂不及兼收云。是午  
返寺。同頑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遂以前法升木  
取瘿。而崖高峽墜。木杪難于着力。久而後得之一。  
瘿員若葫蘆。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的頸。一瘿環若  
巨玦。兩端員湊而中空。皆藤懸于上。而枝發于下。



如玦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垂。余不能兼收。後  
行時止負堅者而走。

廿五。余留二詩于山。負木胆于肩。從東大道下梯級。  
一里餘。東度過凹。遂東南循前峰之腰。又半里。東  
度脊頂。于是俱深木夾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  
南盤峽。復東北上。半里凌脊。乃東行脊間。左右皆  
夾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間鋪木。脊兩  
旁甚狹。而中復空墜。故以木填而渡之。又東南半  
里。復盤壑東北下。二里至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  
溪。半里復東踰一澗。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東

向稍上。遂出箐東北行。一里。至下院分歧之路。仍  
從向來小路。一里餘。至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塢而  
得一村。入周熱水塘道。仍東北三里。過烏索橋。從  
橋西踰峒而北。一里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  
之麓行。六里有峒。自東山直對西峰而下。驅江流  
激西峰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復踰峒北下。  
北塢稍開。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氣襍沓而起。即熱  
水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無屋。兩扉。樸人。乃  
令碩僕守行囊于塘側。北半里上坡。觀其街子。已  
散而無他物。望南峒有村廬在岫脊間。街子人指

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復南半里。回覓之。有閩人洪姓者。向曾寓余鄉。為導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顧僕入。出携食啖之。問阿幸路。須仍從此出。其中東至明光。雖止隔一山。險峻不可行也。見日色尚早而雨止。乃留熱水待出時浴。并木胆寄李翁家菜園中。遂仍西北行。五里北上坡。為左所。蓋其分屯處也。其處居廬甚感。行者俱勸余宿此。謂前皆焚夷家。不可栖。且多茶山。夷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顧。又北二里。踰一坡。又三里。過後所屯。漸折而從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北。垂復與江遇。迴顧

尖山。與前峰並峙。中如馬鞍。而在所之南。復有峰一支。自西山突出。橫亘其地。故路必東北。從烏索橋抵熱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當尖山之北。其北則西大山漸伏。中遜而西。為漠灘過脈處。東大山直亘而南。分墜西竄。下突小山。橫界于北。為松山坡。之北。即阿幸北進之峽。其西北高峰。浮出于橫坡之上。則阿幸漠灘之間。又中界之一。峯所謂土瓜山也。行江東岫一里。復折而東北。一里。抵東山。脰下山。峰叢立處。有兩三家倚東坡。而栖。是為松山。從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亘之坡。

一里。踞坡脊。其脊正西與巔堂相對。有塢西盤。而江水自北橫界脊下。脊若堵牆。溯水北上。從脊間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峰頭。是為土主牌。乃神之所托也。從石西隨坡下。涉江西上。乃滇灘閘道。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間。從此出入。負茶蠟紅藤。飛松黑魚。與松山固棟諸土人。交易。蓋布中國亦間有出者。以多為所掠。不甚往也。其間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虞今閘廢。而田蕪。寂為狐兔之穴矣。其隘亦衍坦。不甚崇險。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從塢間溯

江東岬北行。為渡橋。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為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江來小澗。復上東坡。北隨之行。二里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婦俱伐木山中。未歸。余將西渡橋。望西山下投柶。聞其地江岸西廬。乃土舍所托。皆不納客。納客者惟東岸王店。方躊躇間。一鋤于田者。乃王之隣。謂其婦亦入山未歸。不識可徐待之否。余乃還待于其門。久之婦歸。為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滇灘。東北高峰南下之支。粟乃雅烏真北。從崇豆之嶺。自西東突。中夾成塢。江流貫

其間南則土主碑之橫岫。自東西突。北則土瓜山之東嶺。自西東突。中界此塢。南別松山坡。北別阿辛廠。而自成。蓋于中。蓋滇灘土巡檢。昔為某姓。已絕。今為土居之雄者曰龍氏。與此隔江相向。雖未授職。而儼然以土舍自居矣。

廿六。凌晨起。飯。西下行田間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橋跨江而西。渡之。復溯江西岫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東。盤其東突之嘴。半里。復轉而北。從坡上行。西循峯腰。東瞰江流。塢底至此。遂東而為峽。隔峽。瞻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岩、上擁。峽中

之水。北自阿辛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索。而為固棟西山者也。東西兩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為滇灘東北峰。而下為土瓜山東下。穹為阿辛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北為明光。南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反難踰。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澗。自西而東。陟之。北上。于是屢陟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稍開。然北瞻姊妹。及茫不可見。又北二里。盤西山之嘴。始復見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爐烟氤氳。廠廬在焉。遂五里而至。廠。皆茅舍。有大爐小爐。其礦為

紫色巨塊。如辰砂之狀。有一某姓者。方將開爐。見  
余而留飯。其龕中言其北姊妹山後。即為野人出  
沒之地。荒漠無人。居而此中。時為野人所擾。每凌  
晨踰箬至。雖不滿四五十人。而藥箭甚毒。中之無  
不斃者。其妻與子俱沒于此。現莫山前姊妹山出  
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盡。不必登。明光踰峻  
而過。東去此里四十里。然徑反無行者。恐箬深蔓  
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又一里  
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二里。抵西南  
坡下。江激坡而南。路稍東。踰東峽來小澗。其澗西

注于江。即前陟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  
澗。自滇灘南來。東注于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復  
東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  
又南越崗而下。過松山及諸所。二十里而入熱水  
塘。李老家。時猶下午。遍觀熱水所洩。其出甚異。蓋  
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  
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  
聲。洳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  
孔突出一處者。有從石窟中斜噴者。其熱尤甚。土  
人就其下流。作一員池而盥浴之。余熱不能下体。

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即冷泉交流。若此  
冷泉南坡之熱水也。其北倚東坡之下。復有數處。  
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窩。其前亦作員池。而熱亦  
如之。西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廿七晨起。飯而行。仍取木胆肩負之。由崗東南下峽。  
一里餘。復有烟氣鬱勃。則熱水復溢塢中。與冷水  
交流。而西出峽。其塢皆東大山之環壑也。由其南  
復上坡。里餘。有坑自東山橫截。而西若壑界之者。  
其下亦水流淙淙。隨坑東向上一里。從坑墜處南  
渡其上。蓋其東未渡處。亦盤壑成坪。有村倚東峯。

下路當其西南。半里有歧。一南行坡上。一東向村  
間。余意向東者。乃村中路。遂循東峰南行。前望尖  
山甚近。三里稍下。見一塢橫前。其西下即烏索之  
旁村。其南踰即雅烏之西岫矣。乃悟此為固棟道。  
亟轉而東。莽行坡坎間。一里得南來大路。乃知此  
為固棟向南山向道。從之漸東北。上一里。稍平。東  
向半里。復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峰頭。稍轉而南。半  
里。即南雅烏之脊也。從其上。可南眺龍從山。而北  
來之嶺。從其北下墜為岫。復起此坡。東隨塢脊。平  
行半里。乃東北下抵岫東。則有路西自岫中來者。

乃熱水塘正道。當從墜坑東村之岐上。今悞迂而南也。于是又東下一里餘。其下盤而為坪。當北山之東。山界頗開。中無阡塍。但豐草茂。東北一峰東突。巖葉前標。即石房洞山也。然後乃西北而屬于西山。西山則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熱水塘之東而南渡雅烏者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見有西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為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村也。亟馳去。後乃知此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貿貿自適也。又北一

里。再踰一東突之坡。一里登其岫。中始覓東江之形。自其南破雅烏東峽而去。而猶不見江也。北向東轉而下。一里有峽自西北來。即截窠後西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水。隨峽東出。有小木橋渡其上。過而東。遂循北山之麓。始見南壑中東江盤曲向西南而破峽。蓋此地北山東突而截窠南山自石洞廠南。盤旋西轉。高聳為江東山北嶺。與北對夾。截江西下。拓為塢。曲折其間。路從其北東行。一里有岐東南下塢中。截流渡舟。乃東趨石洞大道。有路東北扶截窠之峰而轉。乃北趨南甸。

道。于是東北一里餘。轉截嶺峰東。遙眺其塢大開。自北而東。東西分兩界。夾之西山多東突之尖。東山有巨屏之勢。塢北豁然。遙達塢東。則江流東北。嶂轟峙當夫。惟東南一峽。窈窕而入。陽橋石洞之徑。西南一塢。宛轉而注。為東江穿峽之所。先是余望此截嶺之峯。已覺其奇。及環其麓。仰見其盤亘之岨。層聳疊上。既東轉北向。忽見層岨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不能。竟去。遂令頽僕。停行李。守木胆于路側。余竟仰扳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扳草根而登。

已而草根亦不能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輒墮。扳之亦墮。間得一少粘者。綳足掛指。如平帖于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于此。蓋削壁有之。無此。蘇土流土有之。無此。獲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後懸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扳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而下墜。始南轉入洞。門穹然。如半半上覆。上多倒垂之乳。而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後



壁環擁。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丈餘即止。無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難于橫帖之涉。即隨峽上躋。莫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踰坡之西。復仰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洞門南向。益竭屢從之。半里入洞。前有巨石當門。分為二。先從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後東轉。其中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為後室。然亦丈餘而止。不深入也。旋從其東者出。還眺巨石之上。與洞頂之覆者。尚餘丈餘。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臺。若置梯躡之。所覽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

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双足向前。而以兩手反。而後揣草根。裹通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頽僕見。若更生也。日將過午。食携飯于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避。又一里有村倚山塢中。又半里。逸村之前。而北。遂與江過。蓋江之西曲處也。其村西山後。抱東江前。揖而南北。西尖峰。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稱。有小溪從後山流出。傍村就水。皆環膝而田。是名刺吟寨。亦山居之勝處也。溯江而北。半里。渡小溪。東注之橋。復北上坡。二里。東北循北尖峯。

之東麓。一里餘。仰見尖峰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  
門甚峻。上及峰頂。如簷覆飛空。乳垂于外。楹橫于  
內。而其下甚削。似無涉境。蓋其路從北坡橫陟也。  
余時亦以負荷未<sub>詳</sub>。遂先趨<sub>峯</sub>。又北一里餘。渡一  
西來之澗。有村廬接葦于江之西畔。而礦爐滿布。  
之。是為南香甸。乃投寓于李老家。時甫過午也。先  
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計不能為界頭  
返城之用。然猶可糴米為一日供。迨石房洞扞山。  
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墜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  
褶襪裙三事。懸于窩外。莫售其一。以為行資。久之。

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紬裙。余欣然沽酒市肉。令碩  
僕烹于窩。余並索飯。乘晚探尖峰之洞。乃從村西  
溯西來之溪。半里。涉其南。從焚夷廬後南踞坡。迨  
遷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內架廬三層。皆五楹。額  
其上曰雲岩寺。始從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  
南。升上層。其中神像雜甚。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  
簷下垂于外。長條短縷。繽紛飄颻。或中透而空明。  
或交垂而及捲。其狀甚異。復極其北。頂更穹盤。而  
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而臺之上。又有龕。西進。復  
因其勢。上架一閣。又從臺北循崖置坡。盤空而升。

洞頂氤氳之狀。洞前飄洒之形。收覽殆盡。臺之北。復進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勢而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而中供白衣大士。余從來嫌洞中置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無碍。而更覺靈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構也。時洞中道人尚在。廠未歸。雲磴不封。乳房無扃。凭憇久之。恨不携囊托宿其內也。洞之南復有一門。駢啟。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內高廣。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褚黃如新鑿者。拔其上級。復透小穴。西入二丈。石曲而南。其中漸黑。而有水中貯。上有滴瀝聲。而下無旁洩竇。亦

神漢也。洞中所食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為水隔而黑。不復涉而窮之。乃下。仍從北岩下循舊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卧。不覺陶然。南香甸。余疑為蘭香之訛。蓋其甸在北。不應以南稱也。山自明光分派。來西。即阿辛東南下之山東。乃斜環而南。至甸東。乃西突而南下。夾江流于中。其流亦發于明光。北即姊妹山東行之脉也。是為固棟東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廠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寔無廠也。惟燒炭運磚。以供此廠之鼓煉。此廠在甸中。而出礦之穴。在東峰最高處。過

雅烏北嶺。即望而見之。皆採挖之廠。而非鼓煉之廠也。東峰之東南有石洞廠。與西北之阿幸東南之灰窑。共為六廠云。諸廠中。惟此廠居廬最感。然阿幸之礦。紫塊如丹砂。此中諸廠之礦。皆黃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者之重也。

廿八晨起。霧甚。平明飯而為界頭之行。其地在南香甸東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東北。大廠踰山。則高壑重疊。路小而近。由南香東南。陽橋礦踰東嶺。則深峽平夷。路大而遙。時因羅黑。小路莫行。遂從土人趨陽橋道。且可并攬所云石洞也。從村

東渡江橋。其橋東西架橫于東江之上。覆亭數楹。由橋東即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東山者。即固棟江東山之脉。北自明光來。至大廠。稍曲而東南。至是復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東。其上有礦穴。當峰之頂。茅舍緣之。自雅烏北嶺遙望。以為南香甸也。至而後知為朝陽出礦之洞。然今為霧障。即咫尺東山。一無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則有峽自東山出。遂東轉而蹈之。其峽北即東山。至此南盡。南即東嶺之轉西。轟于南香甸南。為江東山北嶺者也。開峽頗深。有泉西

出而注于東江。即昨所從巖某山前。分岐渡江而  
東入之峽也。峽徑雖深。而兩崖逼仄。循北山東行  
二里。望見峽內亂峰參差。挹流躍穎。並趨之一里  
至其下。忽見北崖中迸夾峙如門。路乃不溯澗東  
上。竟北轉入門。蓋門左之崖。石脚直掉澗底。路難  
外濠。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仍東踞左崖之右。  
一里。遂踰亂峰之上。蓋石峰三四。逐隊分行。與相  
鑿。獨存其骨耳。循北崖攬澗南亂峯。天東一里。路  
復北轉。踰北峰之隙。北下半里。則峰北又開一峽。  
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于北峰東突之下。同穿

亂峰之隙而西。所謂西峰者。從大廠分支西南下。  
即南香向東。峽之峰。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岳向東  
者也。其東南岳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  
臨南香甸者。曰朝陽洞。是山之東南有礦。東臨是峽  
者。曰陽橋。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于南香。則  
知南香乃衆礦所聚也。隨峽北望。其內山迴壑闢。  
有廠亦烟勃。是為石洞廠。所云石洞者。大廠之  
脈。至是分環。西下者。自南香東界而南。至陽橋。下  
從峽中。又東度一峰。突為虎砂。而包其內。東下者。  
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穿為江東山北

境。統為龍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東。南出合東  
嶺。北下之水。西注于亂峰。與陽橋度峽水。合流西  
注東江。是石洞者。衆山層裹中之一竪也。從陽橋  
峽。北望而見之。峽中度脈而東。雖無中界之脊。而  
水則兩分焉。余時欲從峽趨石洞。慮界頭前路難  
辨。不若隨同行者去。遂捨石洞。從東峽溯流入三  
里。則路東有峰前屏。北界陽橋。東度之峰。至是東  
盡。石洞之水。隨東屏之山。南出而西轉。則陽橋南  
峽之上流也。路抵東屏前山下。亦分岐為二。東北  
溯石洞水踰嶺者。為橋頭路。東南溯東嶺北下之

水踰嶺者。為界頭道。然則西下峽中之水。以石洞  
者為首。以東嶺者為次也。于是東南上坡。二里餘。  
陟嶺巔。是即所謂陽橋東嶺矣。踰嶺即南下一里。  
復陟峽而上。從嶺上南行二里。就其東南坡而下。  
二里。越東流之壑。復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  
岐。下東大峽。為同行者悞而南。一里餘。始知其悞。  
乃莽涉坡而東北。一里。遇西來道。偕之東涉。膝一  
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迤南。游繫藤為橋于上。  
以渡。橋濶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于兩崖。飛  
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于藤上。畧可置足。輒搖蕩。

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渡人。不可渡馬也。從橋東遵藤上。始有村廬。夾路二里。復東上坡。由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東山下。是為界頭村。其村倚東山而北。夾廬成街。而不見市集。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于西北江坡之間。北與橋頭合街矣。蓋此地早即移街。乃習俗也。乃令顧僕買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視其擾。而已不睹有奇貨也。既乃還飯于界頭。其地已在龍川江之東。當高良工雪山西麓。山勢正當穹窿處。蓋高良工俗名崑

崑崙。故又稱為高崑山。其發脈自崑崙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瀾關南高山。東南行者。繞小田大塘。至馬面關。乃穹然南聳。橫架天半。為雪山為山心。為分水關。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凡五百里云。由芒市達木邦。下為平坡。直達緬甸。而盡于海。則信為崑崙正南之支也。由界頭即從雪山西麓南行。屢踰西突之坡。十五里。遙望羅古城。倚東山坡間。有寺臨之。此城乃土道。此其寺頗大。有路。又南二里。過磨石河。又南二里。又南越一山。又踰一西突之嶺。又南二里。過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小木橋。又南一里。南越一坡。乃循坡東轉。二里抵東南峽口。有山自東大山南環而峙于門。大路踰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則前所過藤橋江。亦自塢北來。遂循其東岍而南。三里始有村倚江岸。乃傍村南行。又一里。宿瓦甸。瀕江東岍。亦南北大塢也。村塍連絡。東向大山。即雪山。漸南。與山心近矣。

廿九日。飯而平明。隨江東岍行。二里餘。兩岍石峰交合。水流峽間。人踰崖上。江為崕所束。奔流若線。而中甚淵深。但峽中多沸水之石。激流盪波。而漁者夾

流。置罾于石影間。攬瑤曳翠。無間得魚。與魚之肥否。固自勝也。半里。越崕南下。江亦出峽。有石浮坡面。儼然一鼉。鼉隨水出也。又南二里。過上庄。有山西突。中夾塢成田。村倚突峰之東。江曲突峰之西。而路循塢中。踰脊而西南。又一里餘。復與江遇。而兩崕復成峽。石之突。峽迎流。與罾之夾流。曳翠亦復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從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塢。于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于中分。其東支已盡。橫突而東。即兩峽之統而下者。其西支猶橫突西南。即固棟。兩江所合而南。盤者。兩支



之中。北遂成塢。而灰窰廠臨其上。是廠亦六廠之一。所出礦重于他處。昔封之而今復開。則不及他處矣。西一里。復上一北突小崗。有竹環坡。結廬其中者。是為苦竹崗。越而南下。共一里。越塢南上。遂從坡上南行二里。江隨西峰之嘴。曲而東南。始艤舟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行一里。坡尾東掉。路亦隨而東。南踰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更南上一里。遂踰其東下之脊。南行脊間。二里。復稍下。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中有小水。搖坑東出。乃下半里。稍西轉。迎流行峽中。有數

家倚峽北。是為曲石。而峽之西。其內及闌而成塢。亦有村廬倚之。則峽水之所從來也。于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間。三里。有村當路左。亦曲石之村廬也。又南三里。乃隨坡西轉。始見坡南塢大開。水東貫之。則固棟西江合。而與順江响水溝諸流。一併東出者也。固棟之江。東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盡于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棟歷其西。又從陽橋東嶺踰其北。又從危甸瞻其東。又從灰窰曲石轉其南。蓋江流夾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塢底。有橋跨江。亦鉄鎖

交絡而覆亭于上者。是為曲石橋。按一統志。龍川江上有藤橋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無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悞耶。豈其橋昔乃藤懸。而後易鐵鎖耶。于是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里餘。復南向陟嶺。二里餘。登嶺頭。有三四家當嶺而居。是為酒店。以賣漿得名也。餘而行。循嶺東南向。稍下二里。西轉彼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又南二里。過陳揮使庄。又南隨峽中行。二里有隴環前峽。折而自西來。有岐直南。踞其隴。余乃隨衆從峽中西行。半里漸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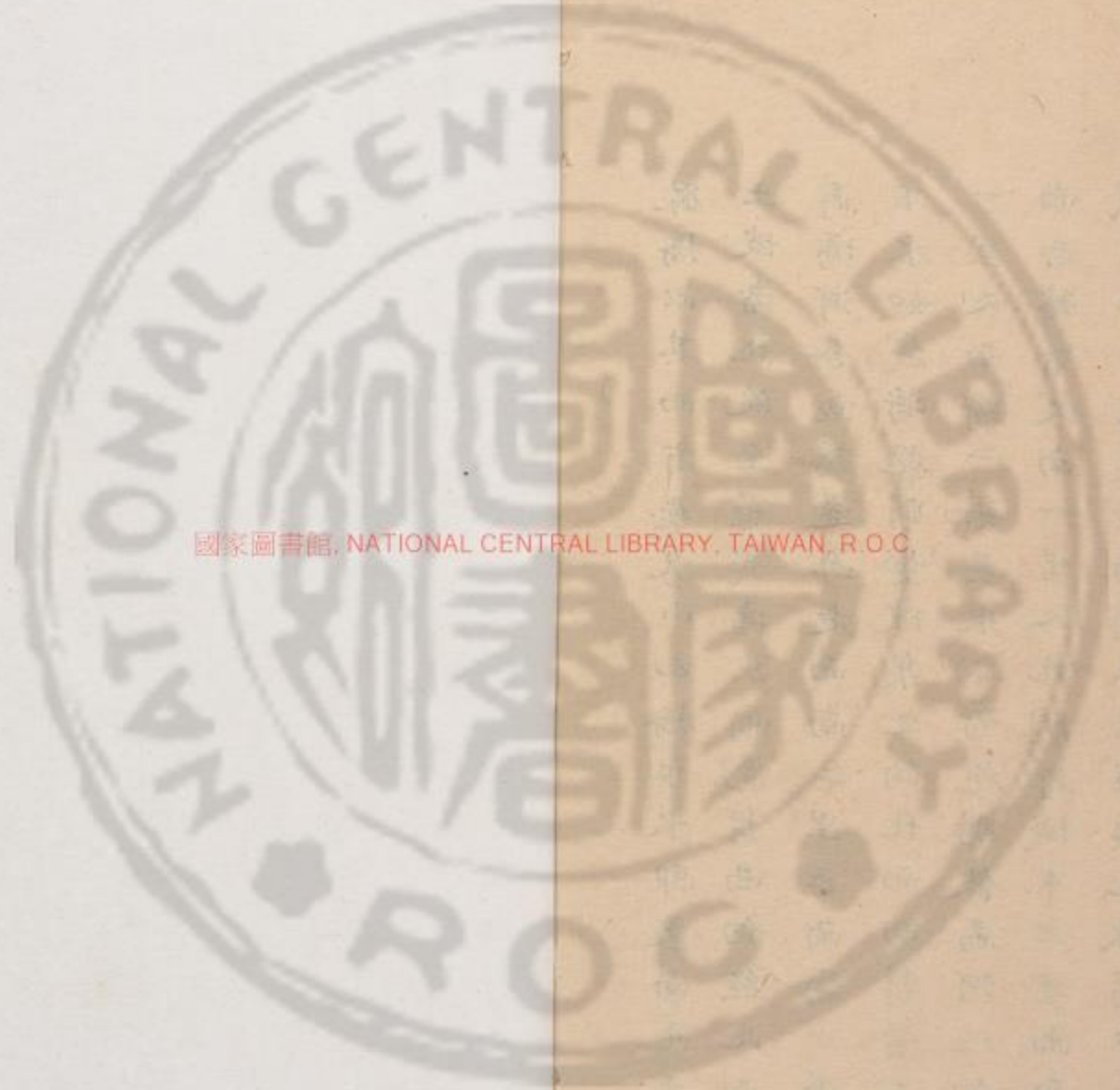
半里南登隴脊。始踰東度之脉。于是南望。前望大開。直南與羅生山相對。其中成塢甚遙。州城隱。在三十里外。東之球琤。亦可全見。惟西之寶峰。又西北之集鷹。皆為龍從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見焉。余見賈勇獨上。踞草而坐。久之。後行者至。謂其地前有盜。自東山峽中來。截路而劫。但余並馳南下。東望層峽重壑。似有尋幽之徑。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下二里。望見澄波滙山麓。余以為即上千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村廬當海子北岸。竹徑扶搖。層壑環其後。澄潭映其前。路轉其東北。

隅。有小水自峽間下注。有賣漿之廬。當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負木胆浸注峽泉間。且問此海子。即上干莪澄鏡池否。其人漫應之。但謂海中有魚。有泛舟而捕者。以時棹秧。止以供食。不遑出賣。然余憶志言。下海子魚可捕。上海子魚不可捕。豈其言今不驗耶。循海東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濱。過耕者。再問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鏡池者。尚在村東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從。南二里。越一澗。有村連竹甚深。是為中干峨村。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廬交映。更遙。是

為下干莪村。至是東坡之下。闢為深塢。而溪流南貫。由是從村南稍西。即轉南向。隨坡上行一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既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灣而居。與下干莪南北遙對。從此東向。隨坡上半里。乃踴坡之東嘴。乃從其上南轉。則東嘴之下。其岨甚峻。數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樹蒙茸。俯瞰若可得而窺也。南半里稍西。復轉而南。半里。岨下居廬既盡。忽見一大溪。東向而橫于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無路。下墜沿岨端。南行半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乃令顧僕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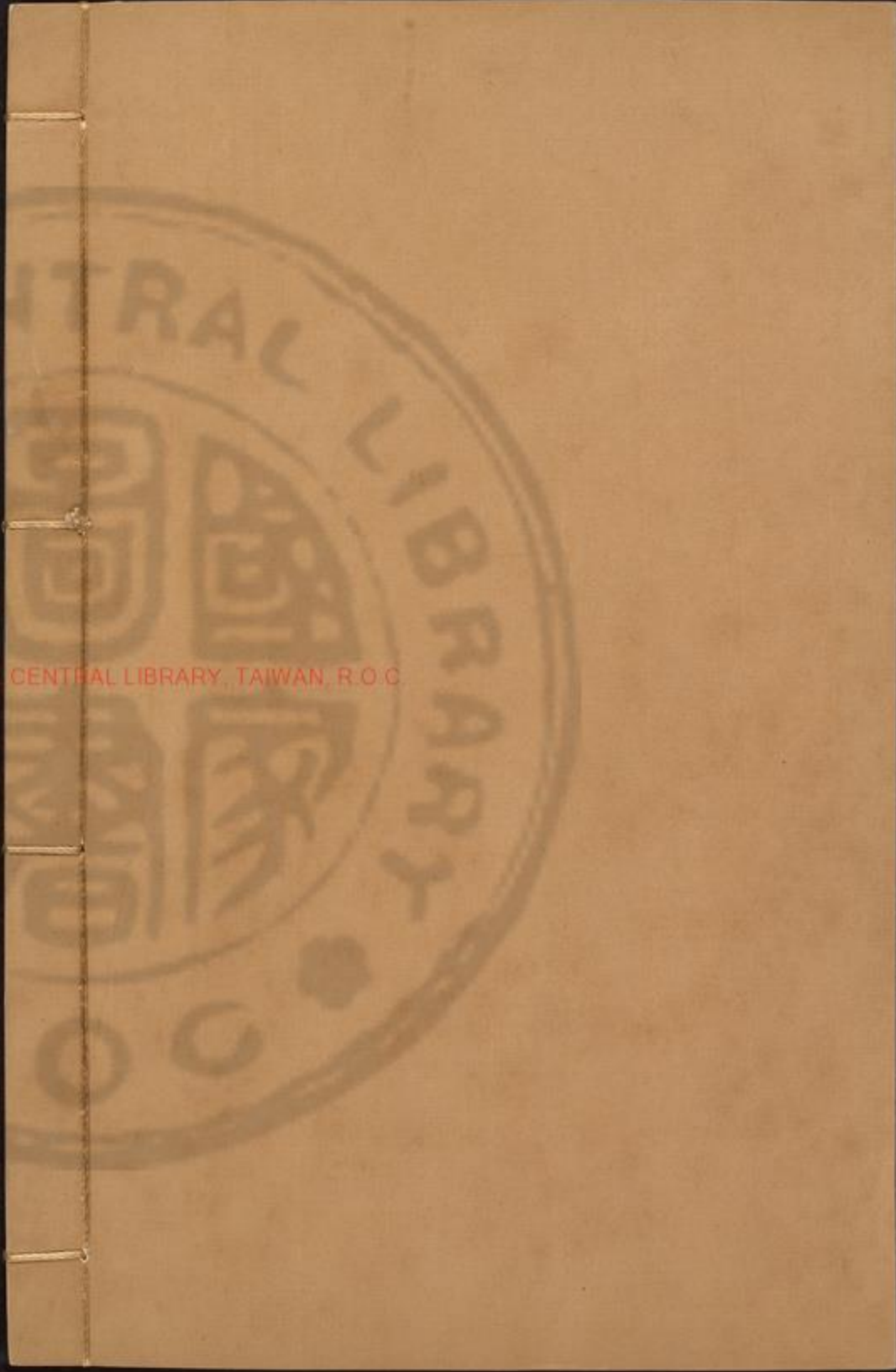
木胆于路隅。余策杖陞麓循崖北轉。又半里。投叢木中。則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迴流成潭。□□尺堤之下。噴壑成溪。澗几盈四五。泉之溢處。俱從樹根石眼糾繆中出。陰森沁骨。掬而飲之。腑臟透徹。悔不携木胆來。一投而浸之也。既乃仍南沿岷麓半里。至顧奴候處。取木胆負而行。又南二里下坡。有坡數家。當坡之東。指余東向踰梁。其梁東西跨干岷下流之溪。志所謂馬場河也。踰梁東。即東南踰田塍間。三里抵東山下。又有溪自東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為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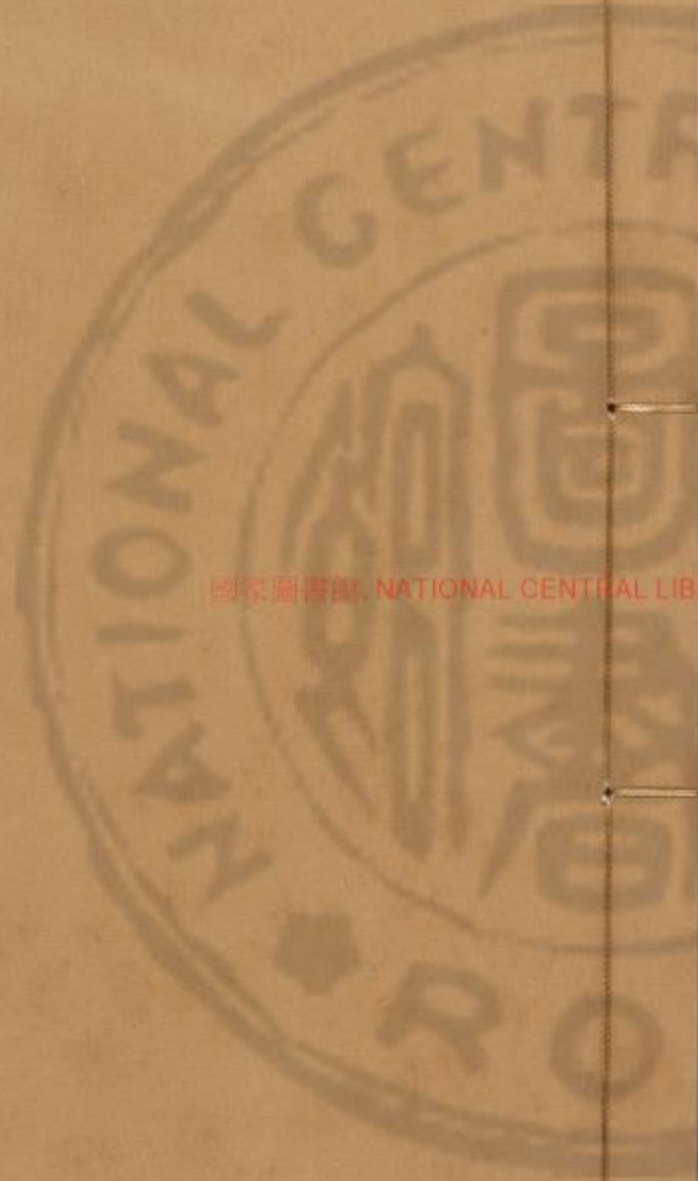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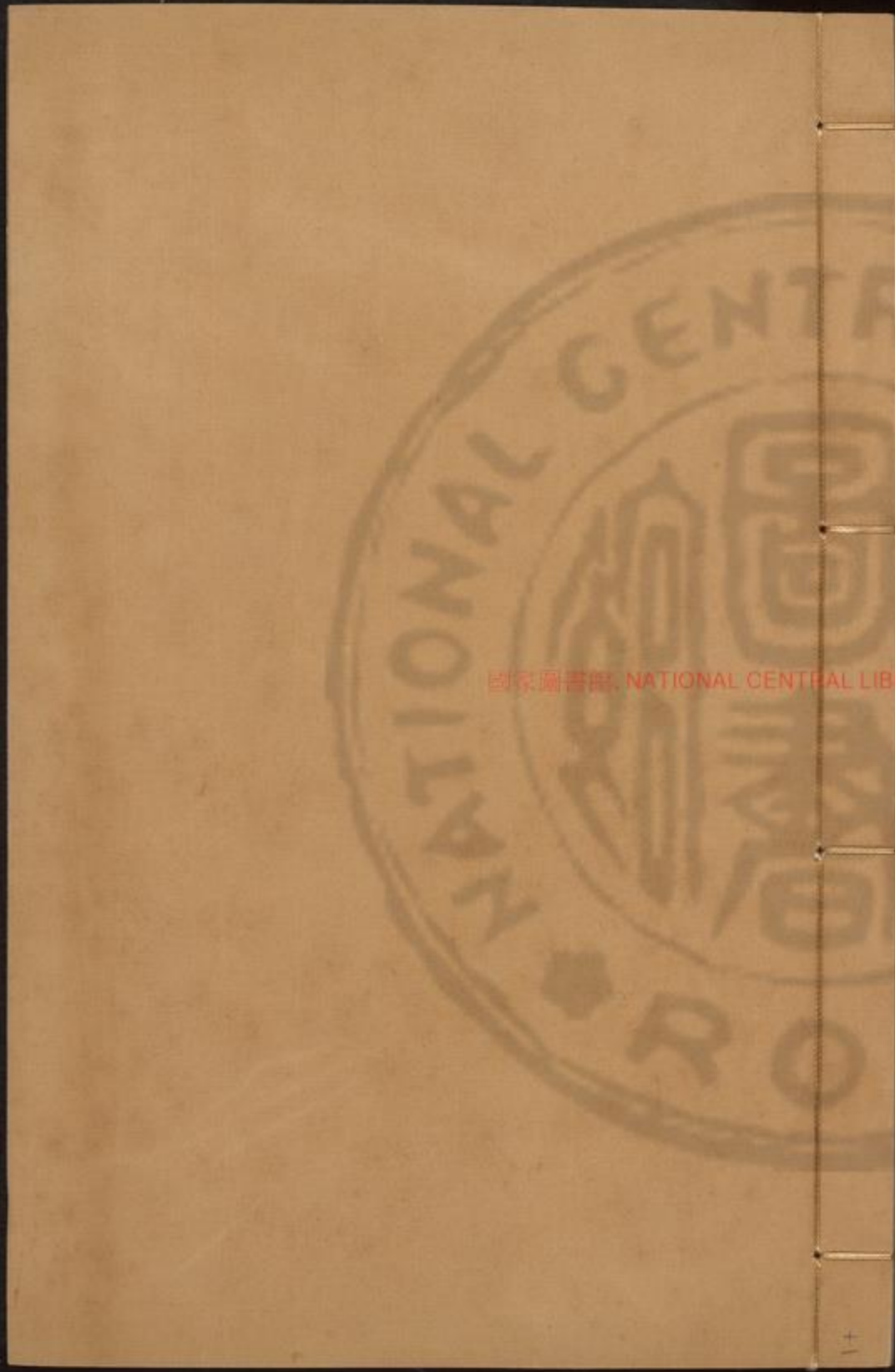
鳳橋。以其西有飛鳳山也。橋下水。即東南出于赤土坡者。北流至羅武塘。出馬邑村。西向經此。而與馬場河合。過橋。遂直趨而南。二里。再南踰一梁。梁下水如綫。將絕。則黃坡泉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又南踰一梁。其水亦將絕。則飲馬河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入北門。行城中二里。出南門。城中無市肆。不若南關外之喧填也。抵寓下干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 v. 100507K





日游滇記十

滇自騰越。羅生山。楊廣哨。硫磺壙。還至騰越。過  
龍川。高良工山。潞江。蒲縹。永昌。哀牢山。清水  
溝。峽口山。筆架山。窠卧佛寺。金雞村。寶蓋  
山。虎坡。乾海子。瑪瑙山。松坡。猛獁上江。蠻邊  
石城。北衝清水關。再還永昌。養邑。獵夷。枯柯  
右甸。錫鉛順寧府。雲州。再從順寧。渡瀾滄江。  
三臺山。阿祿司。新牛街。渡溪壁江。瓦翁。蘆猪  
矢河。蒙化府。天峽。崕。龍慶關。迷渡。清華洞。大

癸上

眷洱海城。蓋自賓川州煉洞還至雞足山止。

已卯五月初一晨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後。叅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且云一至即入報。余不知其因。令姑緩之。且遊於市。而主人不聽。已而吳公令把總持名帖來。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即枉顧為幸。余領之。因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早。斷屠祈雨。移街子于城中。早即移街。諸鄉村皆然。因往晤潘提。提余提。晏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叅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頗至。是日其子將返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吳四

川松潘人為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遶省城而復合。且言昔為貴州都聞。與陳學憲平人奇士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鷹山寶藏。徒徑空來。願抵暮別去。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岷山。即尖山。老師法界來。願州庠

彦李虎。變昆玉來。願。居綺羅。

初三日。叅府來候。晏已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叅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叅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新屠故也。臘味中始。食竹鼈。下午別之出。醉後過萬壽寺。

拜法界不在。出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師拜經觀音寺。三年不出。一見喜甚。留余宿。余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叅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叩李君家。綺羅志作矣羅。其村頗甚。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西山湊夾間。蓋羅漢村之水流。

經大洞常洞二小間。年北曲而注于平塢。乃分為二流。北為飲馬河。而抵城東南為綺羅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來鳳東南麓。乃南搗西山夾間。是村縮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余初望騰城。中塢東為球玕矣。北西為寶峰。昆廬南為來鳳。羅生北。為于峩飛鳳。西北則龍嶺最聳。而龍潭青海。水溢焉。東南則羅漢冲最深。而羅生黃坡之流發焉。東北則赤土山最遠。而羅武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龍光臺來鳳西麓而去。則是州之脉。蓋西北

由集鷹山分脉南下者為寶嶂毘盧而盡于龍光臺  
東曲者一峙為筆峰再聳為龍窠遂東下而度于  
之嶺又東南而行為永安亂箭之哨其曲而西也余  
初疑南自羅生水尾而北轉為來鳳至是始知羅漢  
冲水又南下于羅苴冲則來鳳之脉不南自羅生水  
尾而實東自黃坡矣北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塢  
而南抵羅生脉從田塍中西度郡中陳懿與進士大  
城外週鑿城隍至正南迤東地大許有絡石工後  
斷截之其石壘如脊骨穿地而來乃秀岬之元龍  
正脉也其說可土人不知乃分濟羅漢冲水一枝北  
與余相印證

流為飲馬河而抵于城東是此脉一傷于分流再鑿  
于疏隍而受其病矣土人之為之解者曰脉由龍光  
臺潛度于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雖石骨下亘乃  
大水所趨一壑之流交注焉飲馬河本無一水兩分  
之理乃人工所為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晨食後即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  
過水應寺又東二里而踰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  
峽中北向峙即天應寺也其后即羅生主峰仰之甚  
峻志稱其條崗分布不誣也又東半里上一北下之

支隨之下。共一里。崗東盡處。竹樹深密。綠蔭襲人。映  
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是為團山。與此崗  
斷而復續。崗東村廬連絡。後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  
廬。具臘肉火酒獻。蓋是日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連  
遂入而哺之。既午。復東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  
一長阜。如半月橫于前。是為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  
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為羅漢冲。溪南北皆有村。夾  
峙峽口。由南村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北大路北山  
下。乃東踰嶺。趨猛連者。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  
熱而溫。流不急而平。大石突畦間。水滙其旁。淺不  
可浴。東山下有大洞。溫泉為八景之一。即在此嶺中。  
與此隔一支嶺。踰而北。頗近。而李君亟于還家。即導  
余從大路西去。二里。過溪南村。出峽口。隨溪西行。一  
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大洞  
之阜。夾溪而峙。余欲趨之。浴其溫泉。李君謂泉在東  
峽中。其入尚遠。遂強余還。又西一里。過團山北麓。又  
西三里。而還李君家。  
初六晨飯。令願僕携卧具。為楊廣哨之遊。先是李君

為余言。此地東南由羅漢冲入。二百里有瀚呂山。東  
南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壙。皆有峰峦可觀。余乃先其  
近者。計可從玃瑣塘半箇山而轉也。東三里。從水應  
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絕頂。北  
瞰即應天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龍巖山與之  
對峙。為西瞰則旁峽分趨。勢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  
南向之峽。有龍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峰頡頏自  
掩。而南眺則濃霧瀰瀰。若以山脊為晰。咫尺不見。予  
是南後嶺上盤峽俱行。氤氳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

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  
藏圓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  
睹其田塍。而不免罹其沾濕矣。復上南坡。踞坡脊而  
南。五里。一岐隨脊而西南。一岐墜岐而東向。余漫從  
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村倚東坡下。披  
霧就訊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為清水。朗  
此其地矣。然馬鹿塘之徑。當從北岐分向而東。此已  
逾而過南。屯人指余從坡北東下。當得大路。從之。半  
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墜下盤。當

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後乃知其南界高峰。反西自竹  
家屯而東突。為陳播箕哨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路  
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霧漫  
不辨。跟蹌東下一里餘。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  
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無一人。抵  
塍而路絕。塍狹如絲。以杖拄畦中。東行抵溪。兩岬蒙  
翳不可渡。復還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  
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  
登巔頭。復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岫。自北

南渡。中伏再起。其東則崩崖下墜。勢甚拓。墜甚峭。若  
中剖其脊。并左右西帶而平墜焉。坳北有路。自崩崖  
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坳中獨  
無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為崩崖所  
墜。復岐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  
南來之路。偕之東。北瞰崩崖下陷。東向成坑。箬木深  
翳。又東半里。再陟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  
折連下三里。余以為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即馬鹿  
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岐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

深茅叢棘坑嵌其下甚深。予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躑躅無可前。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一里餘。東抵坑底。有水瀑。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翳。而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滌之。遂從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滌沙之上。虎跡甚明。累如初印。隨之入東南一里餘。小峽自西南來注。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將踰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悞。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為從大道。即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栖宿之所。乃踞脊西馳二里。見西峰頂有峰持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岐。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峰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解所携飯啖之。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中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扳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儼然與粵西無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



已十五閱月。乃復過之西隴。其中數千里所不見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見高黎工南亘之支。屏列于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餘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即與高黎工遙夾者。意龍江從此去。西塢甚豁。遠覩重山外亘。巨壑中盤。意即南甸所托也。時霧黑莫辨方隅。而村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晰微奧。即徵其地名。據云為鳳田。搃庄。南至羅卜思庄。一日餘。東北至馬鹿塘。在二十里外。然無確據也。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卧。

初七陰雨霏。飯後余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琉磺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踰。而來自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馬鹿而踰西脊。以趨琉磺。且其地抵州之徑。以琉磺塘為正道。遂從之。上人指余從村后西北向大山行。余悞由直北。一里餘。下涉澗。溯之北上坡。一里餘。又下涉澗。其處一澗自西峽崩崖來。一澗自北峽崇山來。涉其西來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湮。

已北下。則其澗亦自西來。橫塹于前。雖小而頗深。藤  
筍蒙塞。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岐口。轉向西  
峽。一里。路亦漸湮。其南崩崖下嵌。即下流之所。從出  
而莫能踰馬。復出。從岐口。南涉其澗。從澗南。又得一  
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踰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  
西對之峽也。其上皆壑。崖而仍非通道。踰之行一里。  
上西頂。雲黑。莫知所從。計返下山。乃轉南行。棘中  
濕茅壅筍。躑躅東南向。二里。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  
處。相距止二。三里間。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

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其上有  
小寨。名擺圖。即從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  
踰坡。一里。二茅當峽坪間。是為擺圖寨。由寨后更踰  
峻而北。半里。登崗。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溪流貫  
其中。壑西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接而  
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  
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一村廬倚南坡。是為楊廣哨。  
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餘。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  
甚深。乃從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

上復一里餘。躋其脊。余以為即從此緣脊上北大峰矣。孰意猶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余寧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繼踞隴脊。一里餘轉而東北。上。一里躋峰頭。由峰頭西盤半里。復隨峽北行。峽頗平。行其中一里餘。當其東西分峽處。村廬倚其中。是為陳播箕哨。從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村廬當坡。是為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

寨后復起一峰。峽橫其中。路分為二。循北峰直去。為騰越南向大道。穿北峰南峽而西。為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從橫峽西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峽甚逼。下又甚峻。陸級歷坎。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其中。即矣羅村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者。溪西之山。峽岨南踞。是為半箇山。按一統志。有羅苴冲。硫磺塘在焉。疑即此山。然州志有兩出之。豈羅苴衝即溪東所下之山耶。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

家居焉。是為硫磺塘村。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  
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從橋南下流。涉溪而西。  
隨西山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躑躅南行。半  
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逆。有峽東注大溪。遙望  
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烟捲霧。東  
瀕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烟。勢獨大者。則一池  
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  
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  
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亦

甚大。持傘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從南下。  
環山南而西。合于大盈。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  
溪。水溪流水中。亦有氣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  
流。與溪無與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  
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齧其中。下  
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索鼓風。煽熘于下。  
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  
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間下流。猶熱若探湯。  
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數尺外。飛沫猶燦人面。

也。余欲俯窺喉中。為水所射。不能近。其齟齬之上。則  
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  
桶養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  
烟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  
躍。亦如數十人鼓煽于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環沙四  
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  
其上烟湧處雖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負  
堆如覆釜。亦引小四水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  
傘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黃色。而亦無熱氣。從

戳孔出。此皆人之釀磺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  
直踰西嶺。知此為半箇山道。遂凌雨踞崖。其崖皆堆  
雲駢躡。哈岬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  
上行。熱氣從下出。皆通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  
云半箇之稱。豈以此耶。踞崖半里。從其南循嶺西上。  
一里。漸隨峽轉。南則其峽自南嶺頭墜。中有水懸而  
為瀑。作兩疊墜北下。即峽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  
西踰瀑布之上。復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  
半里。見大道盤西崖墜處。出南岫去。小徑則西上峰

頂漸轉北行。蓋此即半箇山之頂。至此南下為坳。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西去。遂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峰東向北行。二里餘。乃西北下。得竹塢村廬。時雨勢甚大。避雨廬中。就火沸湯。瀹飯而食之。其處即半箇山村也。昔置鎮戔。闕于路次。此為屯哨。今闕廢而村存云。由其東下坡。隨峽東行。里餘。與南來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于是水尾西溪。即從此峽南下。疏磧塘矣。北行二里餘。復陟東突之坡。行坡峽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綺羅村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捨

入州大路。東里餘。宿李虎變家。虎變以騎候于馬鹿道中。不過甫返。煮竹飴相待。

初八。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畧州期政四謠。以李君命也。

初九。大雨復不成行。坐李君家。錄騰志。

初十日。雨不止。既午。稍霽。遂同李君聯騎。由村西半里。橫涉半箇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場。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箇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為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為金銀堆。即南度

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箇山。乃昔王尚書驥駐營之處。志稱為尚書營。涉坪北半里。路橫沿來鳳峯南。西越金銀堆。出芭蕉關。芭蕉關西通河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龔永從。此吉從王公南征。有狹轉芭蕉關。難于搬攬。之句。從此復轉騎。循來鳳之東峰而北。八里。仍還官店。迨晚復雨。

十一。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薄甚。蹶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為余買物。亦不答。潘一柱。雖青衿。而走緬甸。家多緬貨。時倪按君命承差。米覓碧玉。潘苦之。故屢避客。

十二。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謠。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雨時止時作。而泥濘尤甚。李生來。同往蘇元玉寓觀玉。蘇滇省人。本青衿。棄文就戎。為吳叅府幕客。先是一見。頷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蘇有碧玉。皆為簪。但色太沉。余揮四枝。携寓中。後為李生強還之。

十四。至十八。連日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俛院承差蘇姓者。索碧玉寶石。窘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蓋恐為承差所特也。幸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叅府以程儀惠余。更索其八閩併三宣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寓中。併在雨中

也。

潘生送翠生石二塊。蘇元玉答華茶竹方環。

十九晨雨少止。覓担夫以連日雨溼貴甚。既而雨復作。牛止乃行。店人欲指余羅一端。不遂。與之閤而後行。由東街始溼甚。已而漸燥。二里居廬乃盡。不坡行。膝中半里。連越二小橋。皆自東南來。即羅漢冲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餘。為雷打田。有數家東向。從其前轉而東行。里餘。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

西北者。乃黃坡泉所溢也。又東里餘。抵東坡下。停担于酒家。問大洞溫泉。土人指在東南山岫下。此去尚有數里。時天色已霽。令担夫與頤行待于其家。余即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廟倚山西向。前二柘巨甚。又南二里。路岐為二。一南循山麓。為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為趨溫泉道。乃從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于下。即黃之發源處也。于是東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晚溫泉之峽。當在其南。中亦有峽南下。茅茅



塞無徑。遂隨道西北上。一里。道漸高。心知其悞。有負  
芻者二人至。問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溫  
泉在南。尚隔一峰。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峽。  
指余南去。余從之。橫臨峽中。既漸得小徑。半里。忽有  
峽。從足下。墜而西。其上石嵯駢突如門。從其東。又  
南。半里。踰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  
交滌之。即大洞村之后峽也。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  
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  
乃從岐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  
沸。盤石中。右一嵯突而臨之。嵯下則就石為池。而溫  
泉匯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閉。溪流也。嵯石疊覆  
如累碁。其下湊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  
后倒覆之石。兩片下垂而中劃。如所謂試劍石。水從  
片夾中淙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  
甚熱。正可着體。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風雨之慮  
矣。時池上有婦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  
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又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  
轉北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來時分

岐處。又西北四里。至矣。北坡之麓。促挑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晨起。飯而登坡。雨色復來。平上二里。峻登八里。抵嶺頭。又平行嶺上四里。又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當坡間而已。又東南半里。踰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從之。半里。乃東陟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從寺東下。三里至赤土鋪橋。其下水自南

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統志謂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坳。為赤土鋪。東又上半里。遂從嶺脊東南行。一里有岐南去。為猛柳道。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而止。于橄欖坡。時總午。雨時下時止。遂止不前。

廿一。自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畔。過巡檢司。即渡橋。西畔峻若堵牆。乃循畔北向。疊級。始達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畔行。半里。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

僧舍已無一人。又峻上三里。過竹筥鋪。又上七里餘。飯于小歇場。又上五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餘。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峻。兩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里踰一最高嶺。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坳。皆從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劈籐竹為業。時衣透寒甚。就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餘。抵分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就火炙衣。貰燒酒。飲四五盃乃行。天色大霽。路磴俱燥。而是東向下者八里。又就東行。

之脊二里。過蒲滿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于磨盤石盧姓者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廿二。平明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北之澗。是嶺自蒲滿哨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來時從南峽上行。至此隆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共一里餘。而過八灣。亦有數家居坡上。人謂其地暑瘴為甚。無敢置足者。於是東向行平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勢倍于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視洪流洶湧。競渡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

久之乃渡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  
踰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為箐口。於是渡澗入峽。  
循澗南。崖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即來時所見盤蛇谷  
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  
踰其北突之嘴而東。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  
始不能西見高恭工峰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乃踰  
南來峽。溯東來之流。一里有橋跨澗。西渡之。溯箐上。  
又一里為打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  
平度之脊。其脊度峽中。乃自北而南。即從冷水箐西  
度蒲縹。又北過此。夾蒲縹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  
是日熱甚。得一蔭。輒止延憩。數息樹邊。不復問行之  
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于落馬廠。時纔下午。以熱  
甚。担夫不前也。

廿三日。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踰東突之山嘴。而南。  
又一里餘。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嘴。始  
南下。二里餘。望溫泉在東山下。乃從岐東南下。二里  
餘。轉而北。涉北流一澗。又半里。東從石山之嘴。得溫  
泉焉。其水溫而不熱。其山自東山橫突而西。為蒲縹

下流之崇。浴之。從澗東溯流。二里餘。抵蒲縹之東村。蒲人縹人乃承昌九堡中二種  
飯。以担夫不肯前。逼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迤  
邐。上峰頭。又平行嶺夾。一里稍東下。亭橋跨峽間。時  
風雨大至。而担夫尚後。坐亭橋待久之。過午始行。又  
東南上坡。踰坡一重。轉而北。又踰坡一重。共六里。過  
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踰東峰南突之頂。此頂自  
北而南。從此平陸度為峽。一崗西迤。乃復起為崖。度  
為蒲縹後山。北去而夾蒲縹之澗。南去而盡扳枝花  
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之嘴。于是漸轉而

北。二里有公館踞崗頭。乃北下。一里而止于冷水箐。  
時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見榻房有卧而伸吟者。  
乃適往前途。為劫盜所傷。還卧于此。被劫之處。去此  
纔六里。乃日終過午。而盜即縱橫。可畏也。

廿四。雨復達旦。但不甚大。隨東行之箐。上北坡三里。  
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坳。即昨商遇難處也。  
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坡。其  
水始北下。隨之二里。下至坳窪中。乃東轉而上。一里  
過坳子鋪。覓火把為芭蕉洞遊。又東半里。過崗頭窪。

地遂轉北下。三里餘。越一坡脊。過窪中。滙水之涯。石上挿水蓄。涯底四面俱峻。水無從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下一里餘。至芭蕉洞。乃候火于洞門。担夫摘洞口黑果來。映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前去時。街子所鬻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黃非者。覆盆。覆盆補腎。變火。至燃白為黑。則為此果無疑。炬入洞。始向北。即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即轉北向。其下已平。西涯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鏗然。其處不特此。

石有聲。即洞底頓足。輒成應响。蓋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西涯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皎。謂之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員石三疊。如幢。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累之者。從其下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聳。又五六丈。西北路盡。洞分兩岐。一南上環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sup>降</sup>為陸道。七丈而止。是洞

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而底平不汙。故游者不畏深  
入。使中有通明之處。更令人恍然矣。至出向所入昏  
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又一歧。入有柱中間之。  
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從洞門外。  
中亦狹而深。穢氣撲人。乃捨之。出洞下百餘步。抵坑  
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即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寔  
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東  
向。稍入。亦曲自北來。與上洞門一格。但水溢其中。不  
能進也。由此東折而北。共里餘。抵卧獅窩村。飯于村  
婦家。北三里。過一村。即東上堤。是為大海子。隨海子  
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入東一里。為沙河橋。其橋五鞏。  
名衆安橋。越橋東。即從歧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  
坎。為正統間。揮使胡琛墓。有穹碑。為王學士英所  
撰。又一碑。乃其子者。則王翰撰時之文。與吾家梧膝  
之壠。文翰規制頗相似。其額蕪亦相似也。其一時崇  
崇。窮微薄。海。萬里同風。至荆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  
慨也。其墓欲迎水作東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側不

依九龍正脉。故胡氏世賞雖僅延。而當時專城之盛  
遂易。永昌古郡也。胡氏時。通改為司。獨專其地。今復  
為郡。設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  
出帝王為朝中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東盤之嘴。于  
所知掘斷其脉。是循崗盤龍。甃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環坡畔。以  
潤東塢之畦。路隨槽堤而北。是堤隆慶二年築。置孔  
四十一。以通水。編號以  
次。而及名為甃。遇有峽東出處。則甃石架空渡水。人  
塘費八百餘金。與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峽反潤也。自是竹樹扶疎。  
果塢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  
山環寺出。有澄塘滙其下。是為九隆池。由東堤行。見

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閣臨波。  
迎颯掬翠。灑激生輝。有坐堤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  
有就蔭賣漿者。惜有担夫同行。急于脫駕。遂同入城。  
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憇會仙樓。而崔君亦至。崔江西  
人。寓此  
為染舖前去時。從唐盤石同行。抵騰依。後復同歸。  
以担夫行遲。至蒲繹先返。余遲一日。至故復來。此看  
余遂與同入市。換錢昇夫。市魚烹于酒家。與崔共酌。  
暮返樓。夜大雨。  
廿五曉霽。崔君來。同之入市。買琥珀綠虫。又有願生  
者。崔之友也。尊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孟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過期明晨至。

廿六。崔頤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盃。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踰于買價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強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間有翠點。而翠色鮮艷。適于常石。人皆以翠少棄。問用擔抵上。司取索皆不之用。余反取其翠。以白質而賦。故取之。潘謂此石無用。又取一純翠者。送余。以為妙品。余反見其黠。然無時光也。今命工以白質者為二池。以純翠者為盃。子。囊中已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畀頤生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携酒餽酌于北樓。抵晚乃散。

廿七日。坐于會真樓作記。

廿八日。花工以解石來示。

廿九日。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閃知愿。時取其所留翰札。

碑帖。閃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過雞足安。

仁師。麗江公差日把與丘生。丘新添人。眇一目。以箕延至。未閃序。文。

此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過余寓。坐久。

之。余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晨食后往拜潘。即造閃。知愿猶不出。人望先生以腹瀉。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遠來。其素行不凡。

且齋有麗江雲邁全集未至。併求收覽。閃公領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龍泉門。觀九龍泉。龍泉門。城之西南門也。在太保山之南麓。門外即有澗自西山北夾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澗南有山一支。與太保並垂。而易羅池當其東盡處。週迴幾百畝。東築堤滙之。水從其西南隅。汎地上溢。有亭跨其上。東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則鄧叅將子龍所建亭也。以小舟渡遊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東泄為水竇。以下澗。以田。凡四十餘竇。五里近胡

坎止焉。由池而上山。北崗有塔。南崗則寺倚之。寺后有閣甚鉅。向前南隙地有花一樹甚紅。即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相似。花狀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實。土人謂之雄樹。既而入城。即登城北。踞其城側而上。一里餘。過西向一門塞而不開。乃轉而北。又里餘。則山東突之坪也。其西寶蓋山。穹立甚高。東下度一脊。其南北甚狹。度而東。鋪為平頂。即太保之頂也。白為寨子城。胡淵拓而包此頂于內。西抵度脊處而止。設門焉。亦塞而不開。所謂永安二門也。舊武侯

祠在諸葛營。今移此頂。余入登其樓。姜按君有詩碑  
馬坪之前。亭踞其東。由此墜而下。甚峻。半里。即下臨  
玉皇閣後。由其西轉閣前。而入會真飯馬。

日游滇記十一刊本此處不分卷

六月初一。憇會真樓。

初二。出東門。溪自龍泉門東灌城。而東者。亦透城而  
出。渡吊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石  
橋。北來之水。遂分而為二。一由橋而東南注。一繞村  
而西南曲。越橋東一里餘。則其地中窪而沮洳。又里  
餘。越崗東一里。抵東山之麓。由岐東北二里。遇大官  
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餘。至哀牢寺。倚層巖下。西  
南向。其上巉勢層疊而起。即哀牢山也。飯于寺。由寺

后沿崖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峰頭。南北起。西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履。並列。中隔寸許。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顧溷之何也。又一碑樹頂。惡哀牢舊名。易為安樂焉。蓋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哀牢寺

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里餘。為西來大路。有茅菴三間。倚路旁。是為茶菴。由此東向。循峽入五里。過一坳。中有廟。西向東一里。度中窪之宕。復東過坳。又從嶺上。二里餘。盤北突之嘴。其北峽底。頗見田形。于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崗。又里餘。踰坳東南行。見其東有南北峽。中乾無水。峽東其山亦南北。直有一二家倚之。是為清水溝。中水不成流。似從峽底東度脉者。隨峽南行一里。復度而東上崗。始望見南壑中窪。其南有峰危聳中立。即筆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山之北峰也。前從水寨西南盤嶺時。所望正南有峰。復突如馬鞍者。即此峰也。在郡城東南三十餘里。即清水西山南下之脉。至北而盡。結為北山。南北橫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臨之。祇見北岳一峰如天柱。從崗上東北盤峰。三里降而下窪。小水自北峽下。一里涉之。又東循北山一里餘。過脊坳。又西稍降。一里。東山漸豁。山崗向東南下。路因之。又一岐。東北分趨瓦渡。又一峽。西南下坑。中始聞水聲。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為沈家庄。其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餘。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宿村家。暮雨適來。

初三雨潺。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澗。復東南下坡。一里餘。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崗脊三里。崗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小水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筆架東北之麓。合北來沈庄水。同東而遶于閃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踰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東向去。水從其西南瀕筆架山之北崗。亦隨之東折。一里餘。又踰

一小崗而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  
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太翁所  
擇而窆者也。十餘年矣。其脉西北自昨所度沈家庄  
東岐之脊東南下。又峙為一巨山下墜。自西而東者  
為虎砂。即來道所再踰者。自東而南者為龍砂。即庄  
居外倚者。而穴懸其中。東南向。外堂即向東之塢。水  
流橫其前。而內堂即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瀉。當  
橫築一堤。亘兩砂間。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  
有松一員。獨聳。余意亦當去之。其庄即在龍砂之東。

坡上。又隔一小塢。亦有細流唧唧。南注外堂東下之  
水。從墓又東。半里踰小水。抵庄。房當村廬之西。其  
門南向。前三楹即停太翁之柩者。鑰之未啟。後為廬  
居。西三楹差可憇。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  
欲令其啟鑰入。叩太翁靈几。不得。遂從村東間所謂  
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東北隅  
者。趨之。踰崗脊而北。三里餘。得一中窪之潭。有水嵌  
其底。四面皆高。週遭大百畝。而水無從出。從窪中循  
其北。遂東上坡。又里餘而得囉。寨數十家分踞山

頭。其嶺亦從北亘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為閃庄。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為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庄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隨土人之指而踰其北矣。遍叩寨中囉。終無解語者。遂從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水聲甚沸。則有水西自壑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導北嶺東。二里。抵下陷處。見石崖駢列。

中峽平底。半里。峽分兩歧。一北向入者。峽壁叢駢而底甚平。中無滴水。如扶塹而入。竟無路影。一南向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踞嶺而上。余意在窮壑。不在陟岵。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嵌。若鴻溝之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窮極。復轉。再趨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南忽平墜而下。深嵌數丈。東崖突聳之下。有洞岬然。西向。闢于坑底。路亦從西崖陟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門高數丈。擱止丈餘。水

痕尚濕。乃自外入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涸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忽闇然下墜。其深不測。余乃以石塊擲之。久而覺然。數十丈不止。然有聲如止洞底。有聲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洞不盡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夾。不知窮極。然或高或窪。底亦無有平準。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隨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北嶺小徑。二里。西抵閔墓。其坡在閔墓正東。二里。踰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搃道。大道自山窠。走天生橋。出枯柯順寧。即從此

寨沿南嶺而入者。余時尚不知所入嶺。即天生橋也。惟亟西下絕壑。觀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披隙而投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庄西北嶺。吻諸水。環閔墓。閔庄之前。又東盤崗嘴。始北曲而東入于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謂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過而過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崗。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復西踰坡一里。再至閔庄。余令顧奴瀹水飧飯。既畢。而其



守者一人歸。覓匙鑰不得。乃開其外門而拜于庭。始詢所為天生橋落水坑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為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為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踰山涉之。其山即在正東二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尋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之寨。將由南嶺大路東入。再執土人問之。始知即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是為天生橋踰之。即為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土人

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復迴。則紆折多矣。遂引余從其寨之后。東踰嶺。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即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後。破石門東出。盤曲北來。至此嶺東麓。即搗入峽。東即屏山下。陷之南峰。與所踰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懸溜數丈。漚為潭。東崖忽迸而為門。高十餘丈。濶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中東搗而入之。其勢甚沸。余隨西崖對瞰。其入若飲之入喉。洎而進。而不

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狀也。余從西崕。又緣崕石而北。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即旱峽南。或高或窪。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趨峽底。西向旱壑洞。固知西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峽中。第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當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毅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崕俯瞰久之。仍轉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謂日尚高。遂別之。導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道。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山之南。即郡中通枯柯大道。

余乃西從之。沿坡涉塢八里。抵西坡下。有囉。寨數家。遂西上坡。層累而上八里。其山北盤為壑。而南臨下嵌之澗。四五家倚北峽而居。上復成田焉。又西盤西峰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峰頭二里。余以為此筆架南峰矣。而孰知猶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為坑。與筆架尚隔一塢。乃下涉其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為筆架南垂。數十家倚南崕而居。是為山窠。當從投宿。而路從樹底行。不辨居址。扳樹叢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後。意西路可折而轉。既抵其西。復無

而涉澗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峻逾坡，竟失路，踰躑二里，得一塞。於坡間，是為小塞。叩居人，停行李於其側，與牛園鄰。出囊中少米為粥以餐而卧。

初四日，其家插秧甚忙，竟不為余炊。余起問知之，即空腹行，以為去城當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兩重，共八里有廢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又隨坡西向平行五里，越一西下小峽，復上一西冥之岡，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坡足，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出，落水寨者也。於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循嶺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下，渡之西北行川間，屢過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小橋，由城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門，始入市。食饅頭而飽，馬下于返舍真樓。

初五月初六日，俱憩會真樓。  
初七日，聞知愿來，願謝余往叩靈几禮也。知愿餽餅二色。  
初八日，知愿又餽猪羊肉并酒米甚腴。  
初九日，問太史抄遊馬園，因在龍泉洞外。期余晨往，余先從法明寺南過新建太翁祠，尚未落成，倚山東向，與法明同。其南即方惠慈公祠，名改在麓川，亦東向正室。

顏圯。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畔，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崗上浮屠倒浸波下。其地較九隆池愈高，而波池卷映，泉源沸漾，更奇也。盖后峽環夾甚深，其水本火。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隆池其溜，不舍者，即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地，知愿相待。先同觀后池溢泉，遂飯于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懽飲，抵暮乃散。是日始聞黃石翁去歲七年召對大廷，與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還岐。竟導大路西北馳。二里下涉一澗。復西北上坡。二里餘。越坡復下三楹。供守者栖止其中。兩廡祠同。難者俱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即峽底也。西自九隆山后環峽而來。有小水從峽底東出。僅如線不絕。園中則陂池層匯。其北一池。地更高。水從其底汎珠上。溢其池。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潺湲外池。外池中滿芰荷。東畔舊有菜根亭。乃馬王麓所建者。園中諸樹俱

頽地。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畔。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崗上浮屠倒浸波下。其地較九隆池愈高。而陂池卷映。泉源沸漾。更竒也。蓋后峽環夾甚深。其水本火。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隆池。其溜。不舍者。即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地。知愿相待。先同觀。后池溢泉。遂飯于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懽飲。抵暮乃散。是日始聞黃石翁去歲七年召對大廷。與皇

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幕。項水心以受書帕亦  
降幕。劉同升亦以上疏降幕。翰苑中正人一空。東省  
之破。傳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諸寮無不更易者。雖  
未見所報。而顏同蘭之被難可知矣。

初十。馬元中劉北有相繼弟拜。皆不過。余往王工家  
也。返樓知之。隨答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襟連  
也。皆閃太翁之壻。前于知愿席相會而未及拜。且禹  
錫原籍蘓州。其租諱彥。中辛丑進士。中時猶李時彥  
後復姓俞名彥移居金陵。大功坊後。且祖父年俱壯。閃太翁寓金陵

時。欲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來就  
婚。去歲冬底乘龍。擬明春偕返云。時禹錫不在。遂返  
會真。閃太史以召對報來云。

十一。禹錫招宴。候馬元中。併其內叔閃孩。識孩心等  
同飲。約同遊卧佛。

十二。禹錫餽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扯禹錫同  
至。雷風大作。既暮乃別。

十三。禹錫以他事不及往卧佛。余遂獨行。東循太保  
山麓。半里出仁壽門。壽門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山西疊而上。與龍泉同。出城。即有深澗。從西山懸坑而下。即太保山頂城後度峯所分之水也。踰橋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東北行平川中。為紙房村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踰嶺而西。向清蒿堪通乾海子者。余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村。又東一里餘。出大道。始為拱北門。直向卧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崗頭。乃離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西其西。又有巨廟倚西山村落倚之。所謂紅廟村也。又

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踰之而北。是為郎義村。村廬連絡夾道。甚長。直北二里。村始盡。緣村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即龍王塘之下流也。潮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澗。緣坡下。乃卷門西入。緣南坡。俯北澗。西入半里。聞壑。北水。甚沸。其中深木叢箐。虧蔽上下。而路乃緣壑北轉。不半里。穿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蒙茸。泉聲沸响。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墜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

而出。亦隨坑同去。其下懸墜甚深。而藤蘿密蔓。余披  
蔓涉壑求之。抵下峽則隔于上。凌上峽則隔于下。蓋  
叢枝懸空。容蔓疊幙。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而已。  
乃從棘蔓中披西北崖而上。按統志。謂龍王岩斷崖  
中劈。兀立萬仞。余望雙岩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  
宛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飯。仍出卷門。遂北下  
渡澗橋。見橋北有歧。緣澗而入。而山頂雙岩正峙其  
西。余遂從之。始緣澗北半里。遂登坡直西上者三里。  
抵雙岩之下。路乃凌北岩之東。踰岫西北去。余瞰支

峰東北垂。意卧佛當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踰支峰  
下坑盤峽。遵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  
西北盤坳上。疑以為此卧佛路。尚從山下行。不登山  
也。歛東下。其人言東下皆坑崖。莫陟。須仍轉而南。隨  
路乃下。從之轉南。又二里。隨前東來之路下坡。二里  
從坡麓得一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也。沿之  
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則卧佛寺環西谷中。而谷前  
大路。則西北上坡矣。蓋西山一支。至是東垂而出。北  
峽為清水關。南抱為卧佛岩。但清水深入。而卧佛前

環耳。入閣。即有池一圍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迴合更緊。池東有一亭縮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盡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下。泉汨。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即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甍倚岩。門為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為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之上。壁洞與鞏連為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濶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

臺高四尺。其上刻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刻有石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濶止三丈。北一丈嵌為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昔乃天成者。自鎮守內官鞏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由西北隅透壁入。門岫而下。其內漸高。以覓炬未入。時鞏殿有携酒三四生。挾妓呼僧。團飲其中。余姑出殿。從北廡廂樓下覓睡處。且買米而炊焉。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



其門而南向于正洞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以為護法者。是夜月頗明。乃洞中有黽子。寺中無好僧。憊而卧。

十四。飯于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濶二丈。深數丈。稍分歧。輒窮。無甚竒也。仍出。從門內南向。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嗟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論于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余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旁竇得一小

穴。反東向上。其穴員如甑。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員如井。從井中扳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撓為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欄。上有隙橫于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睹。即前內洞直入之底也。無級可梯。故從其東透層穴而上耳。南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甚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濶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為歧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竒。在南穿甑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入之洞。蓋一

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覺其奇甚也。既出。仍從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隨旁歧下坡。蓋西北上者。為清水關道。乃通北衝者。川中直北五里。為章板村。為雲龍州道。川東踴關坡而上。為天井鋪道。從此遙望皆相對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始遇清水關大溪。自北而南流。川中隨之南行。半里渡橫木平橋。

由溪東畔又東。半里過一屯。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共東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與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橋架其上。渡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龍王塘之水。東折于板橋之南。馬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小橋。即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上梗。東南二里半。漸逼東山。過一村。稍南又東。半里。小溪自東北流西。

南。涉之從溪東岬。又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村倚之。從村南東向入。有水春踞崗上。崗之南有澗。自木鼓山北峽來。繞崗南西去。亭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即由北脊入峽。盤崗東下。遂溯溪岬東行。一里。小木橋平跨上流。乃南渡之。又東上坡。一里而至金雞村。其村居廬連夾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村東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溫一寒。居人引溫者滙于街中為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臨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艷。前有門若公館。然池四旁石甃。水止

乃市酒餐飯於市而後浴於池

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尚在永平溫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也。從村後東南循峽上嶺數里。自金雞村逾嶺東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從村后直東上木鼓西南峰。二十里。有新建寶頂寺。余不及登。遂從村西南下。三里。北折渡亭橋北。隨溪西南行。膝中五里。而值大溪。之東有村傍之。乃稍溯之北。渡大木橋。西行膝中。又四里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甚鉅。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諸公神位。

覓之不見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懋會真樓。

十六。懋會真樓。往晤閃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即同往太保山麓書館。花木叢深。頗覺幽閒。坐久之。雨過。適閃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至。即留館中。劉北有留余遷寓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許之。約以明日。劉以匙鑰付余。以劉將赴秋闈。不暇再至也。余乃別。還會真。

十七。閃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兄孩識同宴。深夜乃別。

十八。遷館于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劉北有畫館也。其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余獨坐館中。為抄南園漫錄。既而馬元中又覓續錄。至。余因先抄續錄。且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挿木毬腰孔間。輒活。蓋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似閩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並攢為一花。此花則一朵。四瓣。從心中抽出。疊其上。殷紅。而開久。自春至秋。猶開。雖挿地。輒活。如榴。然植庭左。則活。右則稿。亦又以杜鵑魚子蘭。葉真如珠。而無蔓。莖短。甚奇也。

其上如魚子。不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開而落。幽韻同。蘭禹錫雨中來者。且携食。貫酒。贈余詩。有下喬之句。謂真樓高。爽可盡。余答以幽栖。解嘲五律。謂便于收一川陰晴也。十九。抄書。館。閃知愿。以竹紙湖筆餽。此地無紙筆。俱不堪書。故知愿餽之。

二十。抄書麓館。

二十一。孩識來頤。

二十二。抄書麓館。

二十三。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

孩識之招。閃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絕糧。知劉北有。將赴省闈。欲設酌招余。乃

作書謂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飽數日也。

二十五。新添丘術士。挾一劉姓者至。丘自謂諸生。招

遊九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携酌。不至。余返寓抄

書。下午。劉以素餚四品餽。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餽。閃

馬俱教門。不且北鄰花紅正熟。技壓牆南。紅艷可愛。

摘而食之。以當井李。此間花紅結子甚煩。生青熟紅。

紅色者。花紅之下。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餽。劉以素餚四品餽。名俱從此地也。

荆川太史紙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十六至二十九。俱抄書麓館。俱有雨。時作時止。無一日晴也。

二二

日游滇記十二 刊本作遊記十一

卯巳七月初一至初三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為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復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又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導余同往。過南閤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甚年少。昆仲二

人一見即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始知二主人即吳麟徵之子。新從四川父任歸者。麟徵以鄉薦初部故與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麟徵以鄉薦初作教昆陞陞南

初五又絕糧。合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潘父子

赴公車。且與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即

乘霽出龍泉門。為乾海子之遊。由九龍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后。南瞰峽中馬家園。即前日閃太史宴于其中者。昔為馬業。今售閃氏矣。從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乃知其

西即寶蓋山之頂。今循其南崗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始隨南峽盤坡。入又二里。路北樹森鬱而上。路南樹又森鬱而下。各有庄舍于其中。其北者為薛庄。其南者為馬庄。樹皆梨柿諸果。余夙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問主人以歸城。庄虛無人。時日甫上午。遂從其后趨乾海子道。其處峰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激驟沸。即馬家園縮。九龍南塢之上流也。此處騰湧澗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沉

者為馬園內池。北溢而下泛者為九龍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於是循澗北。崖盤坡而入。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水騰躍其中。路隨之而上。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踞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峽東下者為寶蓋之脊。又東下而為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為九龍南山之脊。又東下為九龍崗。此其中垂之短支。踞之迤邐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

西。有峽下繞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乃為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枝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壑下。三里餘始抵溪之東畔。西崖夾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箬籠罩之。如玉龍踴躍于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鐘灘。豈即此耶。路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木橋跨西渡。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渡之



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關之脈。北高處為  
虎坡。乃從西北度脈而來者。路逆溯之。循北嶺東坡  
而上。又二里。從嶺北西向穿岫。是為虎坡。此坡由北  
冲來。蒲蠻寨嶺。度脊西南下。繞為北冲南峰。南向透  
迤。東墜沙河之源。西環乾海之塢。南通此嶺。稍伏而  
南。聳牛角關。又伏而度脈。分支西北掉尾者。為蒲縹  
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繞石甸東而南。盡于姚關者  
也。過岫西。即有坑。西墜。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  
行峽中。溯流躡澗。三里再踰嶺。又二里出嶺西。始見

西南下壑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與南峽合而西去。  
茅數龕嵌峽底。曰鑼鼓寨。皆囉於是盤東坡北向。  
而轉溯西峽之上行。西峽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環  
于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坡北。岫而入。三里涉北來  
小水。遂西盤其岫脊。二里出岫西。其西南盤壑。復下  
開。而路乃北向。踡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里餘。登  
嶺頭。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又西度  
為大寨西峰。南北橫亘於大寨瑪瑙山之間。此其東  
下之嶺也。其北為崇脊。其南為層壑。遙望數十家倚

山亘橫峰下。即大寨也。于是西南盤層壑之上。二里越崗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間。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半里。是為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亦囉之俗。皆勤苦墾山。五鼓輒起。昏黑乃歸。所墾皆磽瘠之地。僅種燕麥。蕎麥而已。無稻田也。余初買米裝貯。為入山之具。而顧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麥為飯。強啣之。而卧。初六。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后西涉一小峽。即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駢束如門。

門以內水猶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坡逾西山之脊。是為瑪瑙坡道。余時欲窮乾海子。從峽中直北行。徑漸翳。水漸縮。一里。峽中累。為環珠小阜。即度脉而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過北。即有坑。坑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見西壑下嵌。中員如圍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路從東山西向。環海子之北。一里。乃趨峽下。東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岐東向踰脊。為新開青江埧道。入郡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有泉一負。在北麓間。水

淙。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坡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廬俱橫重木於前。出入皆踰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輒去。廬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sup>可</sup>千畝。中皆蕪草青。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溪流貫其間。第不可耕。執以其土不貯水。行者以足撼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祇可在涯涘間。當其中央。駐久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瀕其四圍。祇墾坡布麥。而竟無就水為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西山環湊而

成。水從此洩。路亦從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灣而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有澄池一負。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員如鏡。澄瑩甚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為蕪翳。又何也。又南一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逾山。去<sup>云</sup>通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轉腋間有水。從石崖下出。流為小溪東注。余初狎之。欲從蕪間涉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隘。四旁搖動。遂復迂涉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餘。有岐自東峽上。

南逾山脊。為新開道。由此而出爛泥坳者。余乃隨坡下東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為橋。其下水涼。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峽南墜。峽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為滯結者。其水南下。即為瑪瑙山。後夾中瀑布矣。渡橋東。復上坡半里。陟其東崗。由脊上東南行。還頤海子之窩。嵌其西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峽為箐。叢木重翳。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西界山。又伸臂交舒。闢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坳焉。于是循

東山。瞰西峽。東南行一里餘。轉而南下一里。有路逾東嶺來。即大寨西來者。隨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廬踞坡。西向而居。其廬雖茅蓋。而簷高牖爽。植木環之。不似大寨海子諸茅舍。姑入而問其地。則瑪瑙也。山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為杖屨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為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為余言其兄之待余。以為即九隆后之馬家庄。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瑪瑙山一統志言。余以為在東山后。乃知出東山者。為土瑪瑙。惟出元此山者。由石穴中鑿石得之。其山皆馬氏之業。

康一見。即締視曰。即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五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隘後馬家庄也。元康即為投轄。割雞為黍。見其二子。深山杳藹之中。有此知己。如蓬仙矣。下午。從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臨峽流。上多危崖。藤樹倒卷。鑿崖迸石。則瑪瑙嵌其中。馬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員如毬。中懸為宕。而不粘於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堅緻。異于常蔓。此瑪瑙之上品。

不可碎過。其常積而市于人者。皆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堅者。價每斤二錢。更碎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環而次者。每斤一錢。而已。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處。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口下流。懸級為三瀑布。皆在深箐迴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况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間。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幹虬枝。倒交橫絡。但有氤氳之氣。已無<sup>斧</sup>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槌而垂箐。覓樹蛾一筐。乃菌之生于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有枝。較鴉菱則非土而木。以是

為異。且謂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為勝。為崖崩路也。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筵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復上坡。至其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茗命醴。備極山家清供。視隔宵麥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雨。與元康為橋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為上。而久未見敵手。先康為此中巨擘。能以復先讓。予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披轄佈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子從廬右。瞰溪緣樹下。一里得古洞。乃舊鑿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濶三尺。以巨木為橋。圜支架于下。若橋梁之鞏。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為明洞。余不入而下。又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但在其上。下峽中。各不得達。仍扳枝上。所扳枝皆結異形怪果。苔衣霧鬚。蒙茸于上。仍二里還廬舍。元康更命其僕執爨前驅。令次君督率之。從向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崗。墜崖斬筍。鑿級而下。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

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滴水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既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為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珠捲霰集。滇中之瀑。當以此為第一。惜懸之九天。敵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雖過此無從寓目也。返元康廬。挑燈夜酌。復為余言。此中幽勝。其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即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闊難覓。明晨須同往探之。此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山城挿天。倚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還谷逆。中有懸崖。峰峦倒拔。石洞崦岬。是曰松坡。為其家庄。其叔王麓構閣青蓮。在石之阿。其人云。而季叔太麓。今繼栖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余晨起。欲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騎。一往前山。

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游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  
示之功。勝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  
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途過此。當再為  
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為水簾導。于是  
西下者五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流遇。蓋歷三  
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跨  
其上。渡橋西北。盤右嶺之嘴。為爛泥埧道。從橋左坡  
之半。其上平行。有水一塘。滙崗頭。數十家倚南山而  
居。是為新安哨。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

洞在橋西南。峽底倚石嶺之麓。幽閉深阻。絕無人行。  
初隨流覓之。傍石嶺西南行。荒<sup>棘</sup>中三里。不可得。其  
水漸且出峽。當前岫。山之隩矣。乃復轉。迴環遍索。  
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  
莫辨耳。其涯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累而上。高數丈。  
其上洞門。嶮呀。重覆疊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  
透。若飛甍複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于外。垂簷而下。  
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  
水簾之名。最為宛肖。洞石皆楞柱。綢繆。纓幡。垂颺。雖



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道可上。必由垂簾疊覆之級。冒溜衝波。以施扳躋。頗為不便。若從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祇中觀其飛洒。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乾帆枝。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為石。蓋石日久凝胎而成。即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余于在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結于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

竹之筒。而無擊節之較。甚清越。余不能曳。斷其三尺。携之下。併取枝葉之綢繆凝結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于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携之甚便也。此簾之西。又有一旱岩。其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鬚旒。細若刻絲。攢水縷玉。千萼並頭。萬藥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笋乳緝纏。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異之。欲擊取而無由。適馬郎携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枝。取其不損者二枚。併石樹之筒。托馬郎携歸瑪瑙山。俟余還取

之。遂仍出橋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隔溪瞰  
安哨而行。大雨忽來。火憇樹下。又西里餘。盤右坡之  
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嵯頭。頰西來。至此下墜。  
而嵯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綉屏。疊錦嵯  
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餘。又北盤  
其嘴。于是北向下峽中。蓋四窠橫亘之峰。至此西墜  
為壑。其餘支又北轉而突于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  
里餘。塢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為窪。而西北出路。  
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踈臨深潭。豈爛

泥。渠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  
墜壑下環。中有村廬一所。是為爛泥渠村。路從其后  
分為二岐。一西向下塢。循村而西北者。為上江道。一  
北向盤坡。轉而東北。登岫者。為松坡道。余取道松坡。  
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遂東北披  
峽而上。珥峻半里。其上峽遂平。溯之東入一里。峽西  
轉。半里。越峽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餘。盤其  
東突之嵯。又里餘。踰其北亘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  
一里。路又分歧為二。直一北隨脊平行者。橫松株阻。

絕以斷行人。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之。一里。其坡東  
垂為脊。稍降而東。屬崇峰。此峰高展衆山之上。自北  
而南。東截天半。若屏之獨挿而起者。其上松蘿叢密。  
異于他山。豈即松坡之主峰耶。脊間路復西分。一踰  
脊北去。一隨脊東。抵崇峰。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  
而翳。余初隨南下者。半里。見壑下盤繞崇峰南垂而  
東。不知其壑從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還至脊北向  
行。東截崇峰西塢。二里塢北。墜峽西下。路循崇峰之  
西北。崖行盤其灣。越突坡。三里餘。西北下峽中。甚峻。

而路荒徑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  
樵呼訊之。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而就峽平行。里  
餘。出峽口。其西壑稍開。崇崗散為環阜。遂有參差離  
立之勢。又西下里餘。村廬當中。窩而居。村中巨廬。楊  
氏在北。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為  
馬太麓。元康長郎。先已經此。為言及翁訝元康不同。  
來。余為道前意。翁方淪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  
乃東踞坡上青蓮閣。不大。在石崖之下。王麓先生  
所栖真處。太麓于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

麓即携酒授食。遂不及攬。岨間諸勝。太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其次隨侍山中。為余言其處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亦未開闢。當披荆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岨墜壑。尚在其下。不覺其為幽閤。亂峰小岫。初環于上。不覺其為孤高。蓋崇山西北之支。分為護臂。中環此窩。南夾為門。水從此出。而高黎工山。又外障之。真栖遁勝地。買山而隱。無過于此。惟岨中無田。米從麓上。尚數里也。松坡雖大麓所居。而馬元中之

庄亦在焉

初十晨起。霽色可挹。遂由閣東竹塢。繞石岨之左。登其上。其岨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擊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為岩。其下嵌入岨頂。平展如臺。崗脊從北來。環其后。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為岨。繞石左右。而流泉滌之。種竹岨中。岨翠卷映。道從之登。昔王麓構殿三楹。在頂。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透岨下。其岩忽紉雲卷。幙亭。上覆而下。臨復甃然無地。轉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通之隘。致下岩與上臺。分為兩截。余謂不

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岩之下。從西北轉于后峽。仍自后峽上崖臺。廢漸入佳境。不分西歧也。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食至。食畢。余以天色漸霽。急于為石城遊。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不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夷寨。無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仍西南下。至其廬側。遂渡塢中。南出之水。共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轉而披其西峽。半里。踰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盤窩。

夾谷。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峽中小水。同透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西轉。望見南塢中開。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來。合即爛泥塢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倚坡南向。是為某。仍下坡一里。從村右渡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而村懸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會同南去。當亦與松坡水同出。羅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踰坡。又渡一東北來小水。即循北坡溯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澗。復西北上。

澗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突之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峽半里。環涉其西。脊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北來。合橫涉之。循北嶺之坡。西行。一里。其處峽分四岐。余來者自東。又一峽自北。又一峽自南。雖皆中枯。皆水所從來者。又一峽向西。則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當從西峽北坡上行。余見北來峽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復環為一壑。聞水聲淙淙。數家倚西坡而居。是為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之西。壑東

北亦有路踰嶺。此亦通府之道。獨西北乃山之環脊。無通途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乘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屢開。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卧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于坡間。又西北二里。越崗西下。其間坑塹。旁午。陂陀。間錯木樹。森羅。二里。路岐為西。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從。西

北者已而后一人至。曰西南為猛獧渡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淋者。余欲轉。其人曰既來一里不北轉。即從猛淋往可也。乃西北隨峽稍下。二里餘有聚落倚南坡。臨北壑。是為猛淋。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為此壑。其壑北向頗豁。遙望巨山在北。橫亘西下。此北冲后山。夾溪西行。而盡于猛獧溪北。王尚書寨嶺者也。壑中水當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從猛淋村后。西南踰嶺。行一里。陟嶺頭踰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來合。遂稍東下。渡一

小橋。乃轉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澗。自東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澗北西來。其路則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則陞崖而下。于是合而西向。半里。沿崖半線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無地。而路緣其間。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挿。猶如層城疊障也。又西二里餘。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覩上江南塢。其峽大開。水嵌為平疇。祇見峽底而不見江流。一溪自西山東南橫界平疇中。直抵東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

波光四圍蕩漾。其際不審。即峽溪所匯。抑上江之曲。余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即為上江。然其勢甚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踰突嘴而西。又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覩上江北塢。雖平疇較小。于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峽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雖大。而江流循東山之麓。為東山虧蔽。惟當峽口。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體並現也。又西向下者一里。十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即東峽所出溪。西南環之。問上江渡何在。都人指在其西北。問早土官

何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平于水面。兩接而渡之。木為水激。撼搖不定。而水時踴躍其上。雖跣足而涉。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于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塍間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外室。甚漏。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首者。訊余所從來。余以馬氏對。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詩示之。其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飯食。而卧其堂中。此地為猛獁。乃上江東岬之



中其脉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為王尚書營者。下墜塢中為平疇。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濛之。北冲西溪東夾之。而當其交會之中。溪南即所下之嶺。自猛淋南夾溪南下。時為下流之龍砂。而王尚書營嶺。即其本支。而又為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東。尚稱為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為十五喧。喧者。喧聚之義。惟此地有此稱。其人皆夷。居窟處與粵西夷地相似。而早龍江乃居中而轄之者。

十一晨起。早龍江具飯。且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

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峽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余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栖托之所也。余謝之。龍江復引余出廬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峰特聳。西臨江左者。為王尚書駐營之峰。西北重峽之下。一崗東突江右者。是為蠻邊。昔麓川叛酋思任。踞為巢。其后重崖上。是為石城。思酋恃以為險。與王尚書夾江相距者也。此地昔為戰場。為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物產豐盈。盛于他所。他方苦旱。此雨不

絕。他甫揮蒔。而此新穀已登。他多盜賊。此中夜不閉戶。誰謂窮邊非樂土乎。第無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余謝不敏。當時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谷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而或指以為瘴。亦此地之常耳。既飯。龍江欲侍行。余固辭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即溯江東畔北行。二里。時渡舟在西畔。余坐東涯樹下待之。半晌東來。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駝騎。此自北衝西來者。渡舟為龍江之弟。龍川所管。祇駝騎各畀之錢。而輕身無畀錢者。時龍

川居江畔。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夫謂余自蠻邊回。必向溪南。一晤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峰登涯。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為崩憂。南二日為入灣。崩憂北為紅毛野人。入灣南為洛江。安撫司。昔時造橋。西踰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為橋址者。又在其下。昔眾議就崖建橋。孫郡尊已同馬元中輩親至而相度之。后徐別駕及騰越督造衛官。以私意建橋于石崖北。沙嘴之中。旋為水摧去。橋竟不成。此江王靖遠與思任夾江對壘。相持不得渡。王多命縛筏。一夕縛羊于鼓。縛炬于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首見之。以為筏。且由下流渡。競從

西岬趨下流而王師從上流濟矣遂克之今東岬西  
之羅明乃其縛松明寨羅鼓乃其造鼓之寨也  
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東  
向羅列。是為壘邊。按志十五噎無壘邊之名想即覓  
所謂中崗也。閔太史亦有庄  
火頭不在。其妻持檄。覓一僧讀之。延余坐竹欄上。而  
具飡焉。其僧即在石城下層中臺寺。僧結菴中臺之  
上。各噎土人。俱信服之。今為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  
甫下山。與各噎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勸余  
姑停此。候其明日歸。方可由菴覓石城也。余從之。坐  
欄上作紀。下午浴于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小豚茶

先令一人從外望。一人從向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  
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渡入龕而酌之飯之。勸亦如  
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于欄上。風  
雨忽來。雖欄無所蔽。而川中蘊熱。即就欄而卧。火頭  
者一  
噎之主也。即中土  
之保長里長之類。  
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同官飡。其人九十七矣。以  
年高後。改于早龍江者。噎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  
害人。為土官甚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餽之者。于錢之  
外。輒不受。當道屢物色之。終莫得其通跡。噎人感念

之共宰一牛。賣為贍老之資。既飯。以一人引余往中  
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  
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能識之。且路必由中  
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還遍徵之。喧中其言合。遂  
與同向中臺。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過上壩邊。漸  
入峽。又西一里餘。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  
又里餘。則北坡稍開。有岐北去。又西踰坡。過一水塘。  
北下峽中。共二里。一溪自北峽來。架木為橋。西渡之。  
橋之南。又一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併。而出于壩

邊。南大溪者。既渡橋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且濘甚。  
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閤。牛畜蹂踐。遂成淖土。扳  
涉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  
與濘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踰  
崗。則中臺東下之脊也。始見茅菴。當西崖之下。其崖  
直矗。然壁立于後。上叅霄漢。其上蓋即石城云。乃入菴。  
東向。乃覆茅為之者。其前積不甚巨。一匠工斫之。  
為殿材。昨所晤老僧。號滄海。已先至。即為余具飯。余  
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及矣。此路惟

僧能導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實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于后者。為第二層。其後又環一峽。又轟而上。即雪山大脊。其東突。是為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懸阻。曾無人跡。惟此老僧嘗同一徒。持斧秉炬。探歷四五日。於上二層。各斫木數十株。相基卜址。欲結茅于上。以去人境太遠。乃還栖下層。今喧人歸依。漸有展拓矣。

十三。僧滄海具飯。即執爨前驅。余與頑奴亦曳杖從之。從坪崗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二十餘丈。大合抱。橫架崖壁下。其面旁皆叢箬糾藤。不可着足。其下坎珂。過樹沿西。崖石蒙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于樹也。過樹沿西。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游伏莽。狻過斷枝。惟隨老僧。僧扳亦扳。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崗。又東南下涉一箬。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餘。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南崗之上。此崗下臨南峽。東向垂枝而下。有微徑自南。峽之底。西向循崗而上。于是始得路。隨之上。岨甚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蓋石城屏立。此其東南之趺。南峽又環其外。惟一線緣峽之間。遂從扳躋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礪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山則從其后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覓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峽中之門也。其峽則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則承跌之座也。峽則圍三缺一。屏則界一為二。皆不可謂之城。然峽之杳渺障于內。屏之崿岨臨于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湊扼潼關。不

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足。盤其東麓而北。為峽前壁。正立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石髓無傳穴耳。盤其西麓而北。為峽後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歷。淵塹下蟠。萬木森空。藤蘚交擁。幽峭之甚。循峽北行。一里。路分為二。一東北上。為躡峽頂者。一西北為盤峽岫者。乃先從峽。半里。涉其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墜。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三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

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幹而起。其幹正員圓。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而及其下半。其員亦如聳幹。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于聳幹者。其厚止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於地。而上祇于外膚之邊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樹之瀝也。中有蚪蚪躍跳。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見所自来。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

樹人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之言有心氣痛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即此水為食之。樹之北有平崗。自西而東。属于西崖之峰。乃度之北。有窪。滙水為馬鹿潭。言馬鹿所栖飲者。窪之北。則西崖對東如門。潭水所從泄也。循崗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披空。即老僧昔來所斫。而欲卜之為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歧東北。踰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龕。如井底。寸人豆馬。蠕：下動。此卷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堵牆。南北錐遙。

而澗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線。而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睇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為本夫所掩。不能盡崩。屢八灣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問。第深峽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飯。踞嵯峯而食之。仍由舊境下趨。臺菴未至而雨。為密樹所翳。不覺也。既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于蠻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卧。

路

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遂涉坑。從田塍東行一里。至早龍川家。即龍江之弟。分居于此。以主此渡者。時渡舟尚在江東畔。龍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郎織紵于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當午舟乃發。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賴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資空乏。擬仍宿早龍江處。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瑪瑙山。皆可無煩杖頭。即取所寄水簾石樹歸。今同此。知溪



既難涉。且由溪北岬。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嶺。既免徒  
之險。更得分流之眷。况今日尚可達歪瓦。則兩日即  
抵郡。其行反速也。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  
塢東行田塍間。一里路為草擁。草為雨偃。幾無從覓。幸  
一同渡者見余從此。亦來同行。令之前驅。半里遂及  
峽口。循峽北突峰南麓東向入。溪沸于下。甚洶湧。五  
里峽自北來。有村在東山下。日猛崗。路挾西山北轉  
上坡。五里。遂東盤崇峰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  
南來。想即猛淋所從來之小徑也。于是折而北上。山

岫。二里。聞犬吠。又里餘。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  
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至而宿。

十五。平明行。雨色霏霏。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  
餘。不得路。乃西向扳茅坪坡。二里登嶺。乃得來南路。  
又稍北。循崖曲復東向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  
則自北峽來。受其迴曲處。藤木卷蔽。惟見水勢騰躍  
于下。路仍北轉。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  
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溯之。屢降而與  
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溯流十五里。

又一小溪自北峽出。下有田緣之。漸出箐矣。東五里。田遂連畦矣。溪又東五里。一水自西北峽來。溪源遂岐為西。有橋渡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始路無箐木之翳。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為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為龍江之姓。南界之峽。平拓為田。而村落繞之。此即所謂北衝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為箐口。時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是夕為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甚重。而此則寂然矣。十六日由箐口東稍下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

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路從西澗中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瀕溪溯水而行。又里餘。有木橋跨溪。遂渡其南岫。倚南岫東向行。又里餘。復渡橋。行溪北。岫由是兩岫夾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或渡橋南。或渡橋北。俱濛濛倚坡。且上且折。又連渡六橋。共七里。水分西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踞峻。盤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崗脊稍平。有廬三楹。橫崗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為蒲蠻寨。而寔

無寨也。一道流瀟茗于中。余知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臨北坑。後臨南坑。始披峽涉水。後踴登盤脊十里。乃東登嶺岫。既至嶺頭。雨勢滂沱。随流南下。若騎玉龍而攬滄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霾遙滌。又二里。遂随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既蒙茸。雨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蹈波随流出。又南五里。稍東。踰一東障西突之坡。從其南。墜坡直下者三里。復随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其西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大。塗體沾足。滑不能定。上巉涉流。随起。

随仆。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塢稍東曲。乃截塢而渡一橋。下水雖泓湧。渾濁勢猶未大。僅橫木而渡。至是從溪西随西山行。溪逼東障山去。復踰坡墜箐。向東南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轉坡南腋間。得卧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炊湯啖所存携飯。深夜而卧。其北樓。十七晨起。絕糧。計此地去郡不通三十餘里。與前東自小寨歸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岩殿。再下池軒。一

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有二家當路。是為稅司。  
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峽。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  
郎義村。西有路踰嶺。為清江堤。打郎道。又南二十  
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即隨城北澗。西上二里。入仁  
壽門。由新城街一里餘。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余初  
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  
以潘蓮華所留折儀。併會真陶道所餽點畀。余且謂  
閔知愿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蓋知愿往先塋。恐余  
東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俞禹錫同閔來。抵  
暮乃別。

十八日。余卧未起。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余訝其蚤。曰  
即在此鄰。而久未知。昨暮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  
父約。而不從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為  
太麓乃郎。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而不知即與  
劉館並也。禹錫邀飯。出其岳閔太翁降此語相示。錄  
之。暮乃返。閔知愿使以知愿書儀。併所留東札來。且  
為余作書與趙雲州。  
十九日。閔太史手書候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書舍。

小亭間。出董太史一卷一冊相示。書畫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坐間。另覓鮮鷄菱淪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已得。安仁將返命麗江矣。  
廿日作書併翠生杯。托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  
廿一日。命顧僕往瑪瑙山取石樹。且以失約謝馬元康。

廿二日。雨。禹錫同閃。知來寓。坐竟日。賞酒移餽。為牌之飲。

廿三日。早。馬元真邀飯。以顧奴往瑪瑙山。禹錫知余無人具食。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饑。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余僕未歸。再來邀余。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去。余竟卧。禹錫齋。禹錫携襪被連榻。且以新綿被覆余。被褥俱麗甚。余以醉後覺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挾纊之勝于藥石也。  
廿四日。還寓。深夜而顧奴返。以馬元康見余不返。親往松坡詢踪跡。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

廿五。閃太史以所作長歌贈。更餽以贐。其歌甚暢。而字畫道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鐫為合璧。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頤僕以石樹往。眎之。相與抵掌為異。已往謝太史之賜。太史亦為索觀。遂往禹錫處。送往觀之。

廿六。禹錫晨至寓。邀余移往其齋。余感其意。從之。比至而知愿歸。即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後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容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蓋為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

以昇余也。更謂余石樹甚奇。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余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別。余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于俞。既卧。太史以靜聞銘來賜。謂明日五鼓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廿七。余再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昇禹錫。買雞菱六斤。濕甚。禹錫為再蒸之。縫袋以貯焉。乃為余定往順寧夫。廿八。夫至。欲行。禹錫固留。乃坐禹錫齋頭。閱還視記。

竟日而盡。晚酌遂醉。夜大雨。

廿九晨雨。時作時止。待飯待夫。久之乃別。禹錫適馬元真。閃知愿亦來送。遂出南門。從大道南。二里至夾路村。村居之街。遂分路由東岐。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亘。是為諸葛營。諸葛之祠在焉。東向頗小。又南為東岳廟。頗巨。亦東向。又南五里為大樹墩。亦多居廬。村之北有小溪。東南流。其南有小溪。東北流。合于村之東而東去。此西流。即卧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

南坡而東。此乃岫子鋪注之水。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路分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東南為石甸姚関之道。一直東為養邑道。于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來。至此北注而入于東溪。同東向落水坑者。其源當出于冷水箐。于是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北有村倚之。其地為三條溝。由坡東。南下而復上。三里越一崗。有兩三家當崗頭。是為胡家坡。越崗而東。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塢稍開。下盤為田。有數家倚南崗。是為阿今。過阿今。

復東上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飯。又  
三里稍下。為養邑。南有塢盤而為田。北正對筆架山  
之南垂。有數家當塢。日終下午。而前無止處。遂宿  
三十。店婦雞鳴起炊。平明余起而飯。出店東南行。稍  
下。渡南來小溪。即上坡東踰南轉。即養邑東環之。夫  
也。有公館當坡。西瞰壑中。田廬歷歷。東踰坡而下。又  
涉一小塢。乃東上坡。行崗頭。共五里。路分二歧。一東  
南者為西邑道。一西北者為山河埧道。先是問道。多  
言由西邑。踰芭蕉嶺。達亦登。有熱水由石盤中溢出。

其處有大道通順寧。余欲從之。而養邑店主言往西  
邑路近。而山溪無橋。雨後無橋。水漲難渡。當折而北。  
由山河埧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為便。至是  
見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埧。余亦從之。遂西  
北。西涉小塢。二里餘。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唯行  
溪嵌壑底。止見北唯削壁下嵌。而猶不見水。又東二  
里稍下。見水嵌壑底。如一線。遂東望其門。對東如削。  
門外環疇盤錯。溪曲折其中。有村倚北唯之東。即落  
水寨也。其南唯之夾溪為川者。東突如踞獅。水沒其



北出。路逆其南下。半里。遂由獅腋下降。甚逼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一溪自南塢來。有埧堰其土。流有橋跨其下流。渡橋東行田塍間。薄甚。一里。登塢東崗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歷西層而下。注塢中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向入峽。雨大至。二里。踰嶺頭。有路西南來合。山頭坑窪旁錯。亂水交流。又東三里。再渡坑吻。盤而東北行。其下有坑。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餘。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合于北崖。

下。北崖純石聳起。其上樹木葱鬱。而下則有穴。伏而暗陞。二水之所從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踰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從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渡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是為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東上。里餘。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陞坑而下。從脊東行。轉

坑東之嵯。其下亦嵌而成壑。中亦有人家。隱于深  
嵯重筍之間。但聞雞鳴舂響而已。東坑既盡。從其上  
涉塢升崗。見崗南一峰。特聳而卓。立白霧偏籠其半。  
乃東來脊上石峰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岫而東。共里  
二。而抵岫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  
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  
不涸不盈。正與袁牢金井之孔似。踞大石而飯。土人  
即名此嶺為大石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為二。由東  
向踰崗者。為大道。稍迂而達大獵夷。一由東南下峽

者。為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夷。此皆枯柯屬寨也。乃由  
峽中下。于是石嵯南突。筍叢交濼。北嵌為峽。南聳為  
嵯。三里。行南崗之上。又二里。盤崗嘴而南。其東峽中  
平陸南繞。蓋由此嘴東陸。其下皆削嵯。故路又分為  
二。一由嵯下循嵯根南轉。一由嵯上。踴嵯端南曲。乃  
從嵯端南踰石隙而下。一里。仍隨南坡東轉。還瞰所  
踰之嵯。壁立下嵌。其下盤為深塢。崖根有泉。淙。出  
穴間。小路之下盤者。因之。遙望北嵯山崗。排闥東出。  
大道之東涉者。因之。余平行南崗。又東一里。下盤之

小路踰崗來合。又東一里餘。南崗復東突。路下其北  
腋間。復盤岫東上半里。登東崗之南坡。始見枯柯之  
川。與東山相夾。而未見其底。又西南見嶺頭一峰。兀  
突。揮雲霧中。如火士之披絡而坐者。閃爍出沒。亭  
獨上。乃南來脊上之峰。不知其為何名也。又東一里。  
復轉崗之北坡。東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崗而居。是為  
小獵夷。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  
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  
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無可宿。必止。于是時纔過午。  
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  
曲折。詢之無不實。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  
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宿。

永昌志

漢永昌郡

元為大理金齒等處宣撫使。總

管置司治于永昌。後改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洪武  
十五年。平雲南。前永昌萬戶阿鳳。率其眾詣指揮王  
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齒衛。十六年六月。麓川夷  
叛。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齒衛為金齒軍民指  
揮使司。從指揮使於是遂名金齒。不名永昌。而寔非  
胡淵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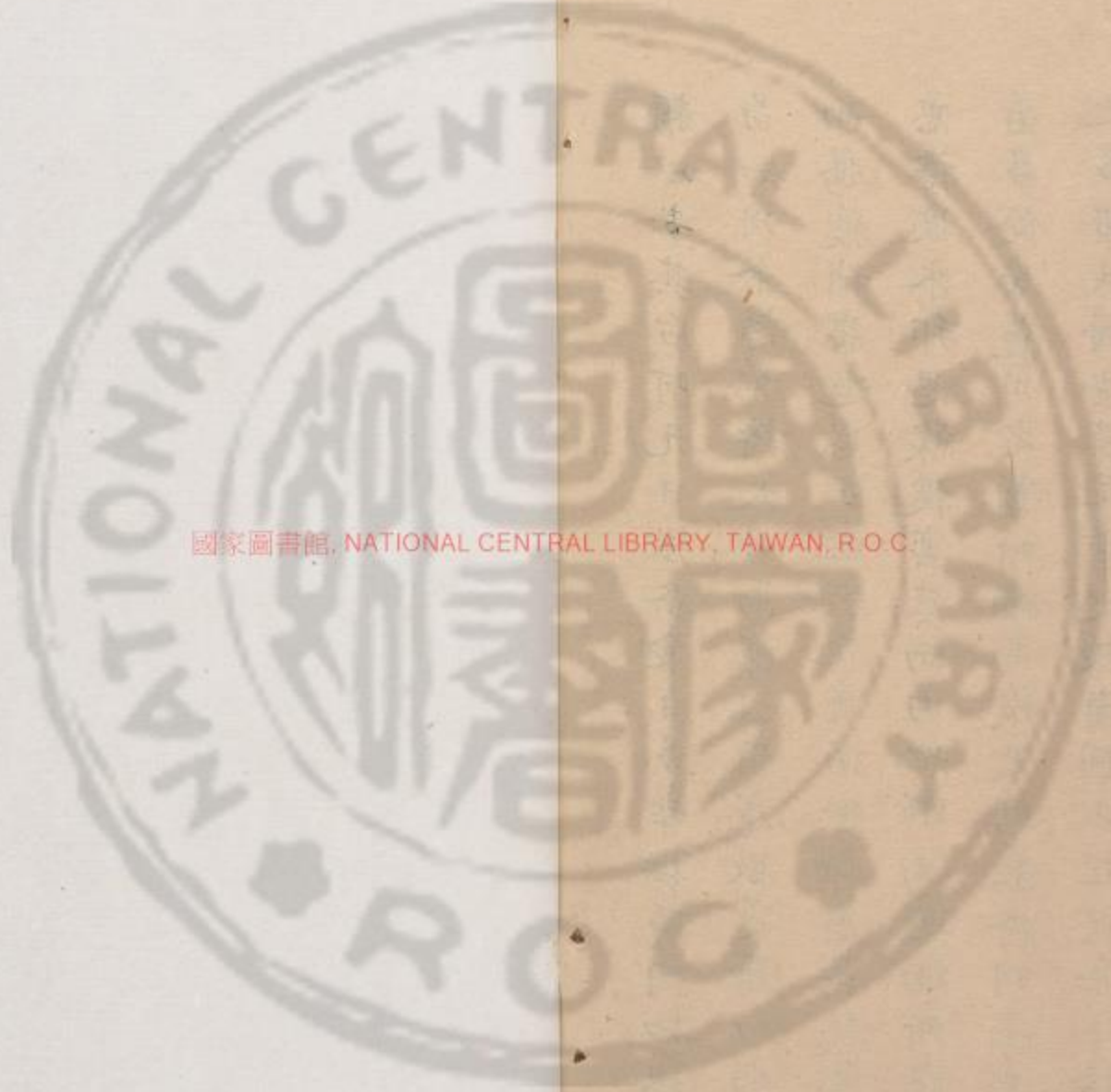
金齒之地。如瀾滄江在永昌。而瀾滄衛在北勝。各不相蒙。蓋國初立衛。經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寔悖戾耳。景泰中設鎮府。弘治二年設金騰道。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彬州籍巡按御史陳察。常熟人疏革鎮守。設永昌府。立保山縣。改金齒指揮使司為永昌衛府。領州一。騰縣二。保山仍統潞江安撫司。鳳溪施甸二長官司。保山編戶十里。又城北夷民曰喧。共十五城。南夷民曰寨。共二十八。洪武三十三年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司。正統十四年陞為騰衝軍民指

揮使司。與金齒並。嘉靖二年復置州。隸永昌府。改指揮使司為騰衝衛。州名騰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以地名。滕元名。藤州。永平。即東漢之博南縣。以山名。洪武初隸永昌府。三十二年改府為金齒指揮司。屬指揮司管轄。嘉靖二年復府。仍屬府。在府東一百七十里。潞江安撫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遠路。國初柔遠府。永樂九年立安撫司。鳳溪長官司。在城東二十五里。施甸長官司。在城南一百里。唐生府北境。元為石甸。後訛為施甸。附近騰諸夷說略。騰越密邇諸夷。實滇西藩屏。而

滇境大勢。北近吐蕃。南皆夷緬。郡邑所置。介于其間。不通以教。教羈縻而已。正統以來。經畧南夷者。設宣慰司六。禦夷府二。宣撫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如孟養。阻負于西。最為荒僻。而緬甸八百老。扼地勢。瀕海。木邦。車里。猛密。又在其內。業非羈縻所可制。馭而近聽約束者。惟南甸于岷隴川而已。數十年瀕遭緬患。如刀落參。以南甸近夷。奪刀落寧之官。尚構緬內訌。為兵備。胡公心忠。所殲岳鳳父子。以隴川舍日。謀主多思順之地。造逆犯順。為遊擊劉鉅所擒。邊境

賴以安。其后阿瓦日強。蚕食日多。幸撫夷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學。請大司馬陳公用賓。檄暹羅以弱緬。而騰獲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首猖獗。命思華。據迤西。思禮。據木邦。思線。據蠻莫。而內地漸為逆緬所竊。至若多俺。席麓川之舊。附緬而叛天朝。叅將胡顯忠。平之多安。民籍安首。瓦首之援。負固以拒天兵。脩黃公文炳。叅將董獻策。取之。騰之獲存者幸也。目今瓦首獠悍。稱雄諸夷。悉聽號召。倘經畧失馭。其造亂者。尤有甚于昔也。為騰計者。慎之外。茫市雖屬府。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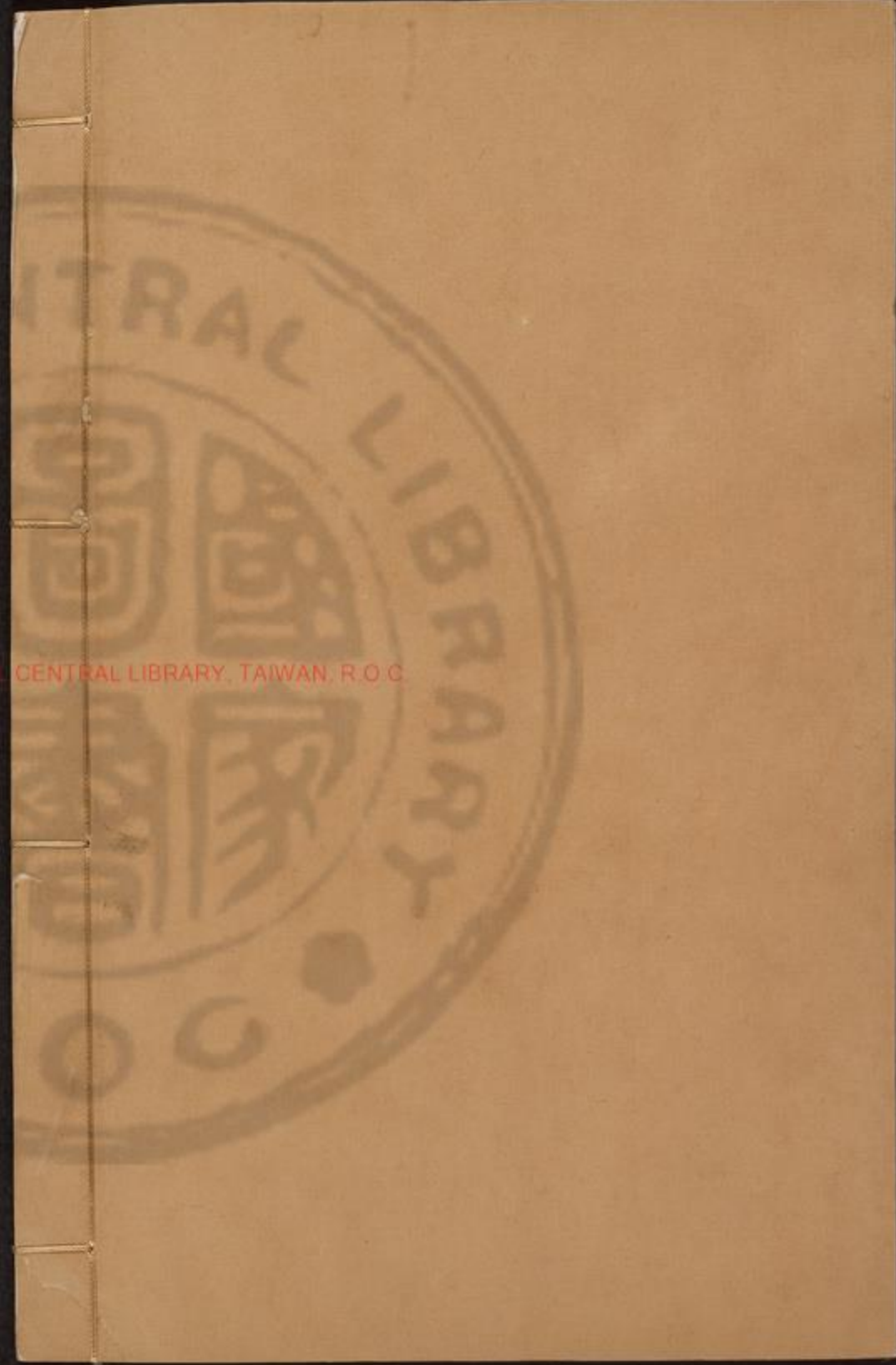
猛穩為木邦轄。藏賊劫掠。騰境不安。所恃放廷臣防  
禦之。而反罹其害。自後當重其責以弭變。庶于騰少  
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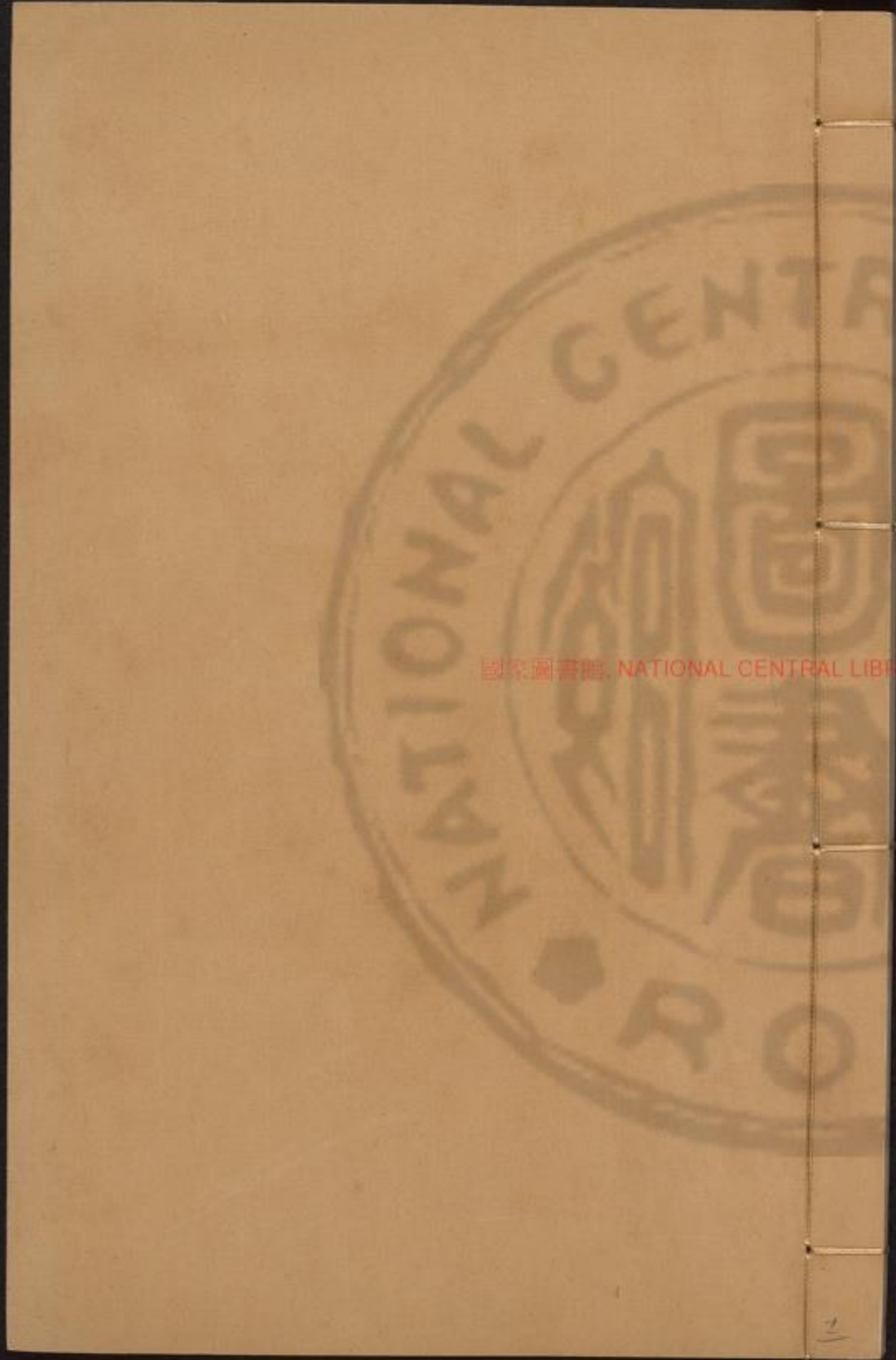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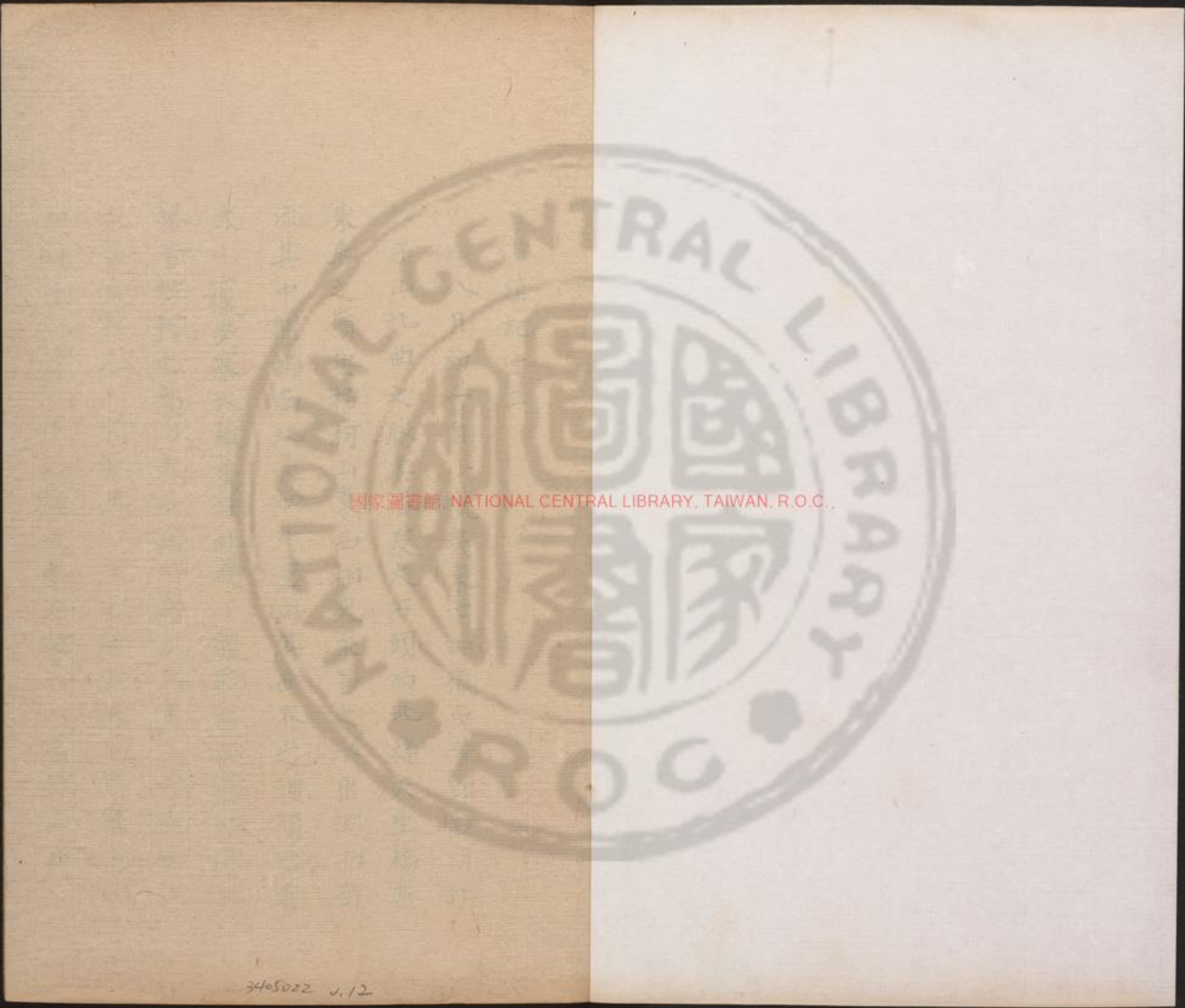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05022 v.12



日遊滇記十三

已卯八月初一日。自小獵夷東下山。獵夷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西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有大小獵夷寨。大獵夷在北嶺。小獵夷在南嶺。相去五路。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為界。東為順寧。西為永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然余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業雖永昌之



產而地實隸順寧。豈順寧設流後界之耶。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余按姚闕圖說已疑之。至是詢之土人攬其形勢而后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即東出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岫即南流上灣甸合姚闕水又南流下灣甸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南流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獵夷生人楊姓者與目之所睹姚闕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所悞不淺也。其流既西南合

潞江則枯柯一川皆首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岫南窩南至哈思岫皆屬永為是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橫架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較之狹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橋下舊有黑龍毒甚見者無不斃畏江邊惡障行者不敢跨足云其南哈思四更惡勢更甚于其水自阿思郎東向潞江豈其峽逼而深陸故耶。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岫峽中者即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獵夷北二十里其北有

南寓都魯凹。則此塢極北之迴環處也。踰嶺而北。其  
下即為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岷之山。西南下者盡  
于筆架。直南下者盡于峽口山。東南拱滄江而東。為  
都魯南寓北脊。山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瀕江而東。  
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柯之東嶺也。為此中分水之脊。  
迤邐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為孟定孟  
良諸夷。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一包而  
南為右甸。再包而南為順寧大猴。即今之馬雲州是塢南  
北二岫。北都魯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西岫

俱田。惟僂夷囉。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  
即發擺。寒戰頭疼也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夷人焉。渡橋沿  
江東岫。西南至哈思岫。共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  
岫。東南踰崗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初余聞有熱水  
溢于石盤中。盤復嵌于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  
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為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為  
在雞飛。問道雞飛。又以為為瘴不可行。又以為茅塞無  
路。又以為其地去村遠。絕無人居。晚須路宿。余輒然  
曰。山川真脉。余已得之一盤可無問也。遂從東大路

上坡。向枯柯右。旬道始稍北。遂東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崗。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崗頭。是為枯柯新街。又東一里。一樹立崗頭。大合抱。其本挺植。其枝盤繞。有膠淋滴于本上。是為紫梗樹。其膠即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虫蟻附集於外。故多穢襍云。崗左右俱有坑夾之。北坑即從崗盤壑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於是南轉東。盤北坑。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峰下。乃拾級上。踞三里始登南突之嶺。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從此西出。則盤壑而西注于江橋。

之南。同赴哈思之凹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嶺之東上。不可壘問也。此坡之上。即為團坵營。蓋土官之雄一方者。即枯柯之夜。即矣。于是循南峽而東。踞又一里。再登嶺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后竹樹夾路。從樹中東行一里。稍轉而北。盤一南突之岫。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踞路傍。下臨西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大七尺。中為火焚。盡成空窟。僅膚皮四立。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憇。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也是所

謂枯柯者。里之所從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岫。北有居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簷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則神宇踞坡前。聞鯨音鼓。賽出絕巔間。甚異之。有一家踞路南。藩門竹徑。清楚可愛。入問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又是又東沿北坡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澗。此乃崇山。竹樹叢蔽。而村廬踞其端。東向連絡不絕。南望峽南之嶺。與北峰相持。西下而蒼地早穀。墾遍山頭。與雲影颯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

高之上雖高。而近為坡隱。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隆。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盡于江橋之南。其東崇巘穹窿。高擁獨雄。時風靈蒙翳。出沒無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峰。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巘。又東二里有岐。一南下塢中。為壑壑之道。一北上叢嶺。為廬坡之居。而路由中東行。南瞰下岫。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峽尚環而東也。北上里餘。又轉而東。屢盤北岫。而東上坡。屢上不止。

又七里而至中火鋪。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于坡之對壑。南面復聳一峰。高籠雲霧間。即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為獵夷之嶺。峽南穹窿之峰。又南亘分支西繞。橫截于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叻。之南復有小支。自獵夷西南灣中東突而出。與橫截塢南之山。西南駢峙如門。內之灣即為哈思叻門外。又有重峰。

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于西者也。自此坡遙望之。午霧忽開。西南五十里。歷可睹。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崗東南。西旁翼以茅屋。即所謂中火鋪。有守者賣腐于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馳東。其南峽近嶺。俱不復覩。東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而峽環墜如窞。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當猶西下。而分注江橋南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倏至。得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踰岫。或循北峰。或循南峰。兩度通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一

里餘。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嶺。有哨房一龕踞其上。是為瓦房哨。于是南臨南峽。與峽南穹窿之頂。平揖而對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復見峽南穹頂。直南亘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即橫截焉南之崗。西與哈思吻相湊。成門者也。穹頂東環之脈。尚從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頂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嶺東下。曲而度脈者。始辨都魯吻東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為中火舖枯柯寨之嶺。其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為穹窿之頂。此分水之正脈也。由瓦房哨。東下半里。復東渡脊。始見北峽墜坑。為東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峽。又東度兩脊。穿西夾嶺一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其處深木叢篁。夾坡籠吻。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凌其西下之吻。始逾南峽上流。從其東涉崗東上。始逾南度之脊。此分水正脈。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草龕踞北崗。是為草房哨。從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于是東向而下。二里餘。



下度一曲。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橋橫涉之。又東逾一  
崗。共下四里。始南峽成溪。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  
有岐從東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  
峽中村廬夾塢。舂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  
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東南行。望見右  
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平疇一園。聚落頗盛。四  
南山環不甚高。都魯岫東分之脉。北橫一支。直亘東  
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草房峭南度之脉。東  
環右甸之南。從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

湊甸中之水。東向而破其湊峽。下錫鉛去。甸中自成  
一洞天。其地猶高。而甸乃員平。非狹嵌。故無熱蘊之  
之瘴。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而城廬相托焉。由塍中  
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茗店。江西人  
此下缺文宜補右甸一段  
初二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復逃。再覓久之不  
得。雨復狎至。遂鬱。作紀寓中者竟日。  
右甸在永昌東一百五十里。在順寧西一百三十里。  
其東北隣水之境。正與蘆塘廠對。其西南隣雞飛之  
境。正與姚關對。其正南與灣甸對。正北與博南山對。

此宜在右甸一段之後

此宜在初日之前

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正東與三臺山對。數年前土人不靖。曾殺二衛官之涖其地者。今設城以順寧督捕同知駐守焉。城不大而高。頗亦邊疆之雄也。初三雨復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作紀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僧之尤。口云為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悶以為快也。

初四早霧而晴。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為本甸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崗脊。是為督捕同知公署。門東向。其南即往南門街。而東則

曲向東門街。皆為市之地也。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擔往順寧。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備之。而往順寧者亦至。已無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崗漸折而東。南行四里。遂臨東塢。者。右甸東南落水之塢尾也。城北大甸員。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于是南轉。二里餘。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上北突之嘴。則甸東之山。亦自北南

環于嘴。湊峽于此相對若門。而甸由其中東注焉。此甸中第一重東鎖之鑰。亦為右甸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實崇也。踰嘴東。稍下。湊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東二里餘。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過此。東南下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水流其崗北。路由其崗南。于是始不與水見。又東南循崗三里。盤一北下之岫。而上崗頭。是為玉壁嶺。其嶺自南北突。東西俱下。分為坑。兩三家駐峰。

頭時日尚高。以前路無可坐止。遂歇。初五。平明起。飯而行。風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峽而行。夾崗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脊。仍循夾東。下行。夾崗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峽而行。夾崗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于是從脊北。東支。東向行其上。半里。西三家夾道。是為水塘哨。由此東南行山夾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左路再隨。峽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路左忽墜一坑。盤

穿而下者二丈。水沉其底。長二丈。濶八尺。而狹處僅二尺。若琵琶然。淵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棧。而外即深峽之外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跽嘴下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還望左崖盡處。叢石盤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屏削于重樹間。幽異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東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渡之。是為大橋。下水即右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

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成蕩。之流。橋南沿流之峽。皆隨之為田。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亦為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右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即跽東南坡而上。水由峽直南去。路東南上者二里。凌嶺頭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寨盤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獨聳。上出層巒。是為杜偉山。此乃右甸南東來之正脊。自草房

峭度脉至此。更崇窿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夾此溪。其脊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處尚在寨盤頂之東北。從此更天矯南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東。其東又墜為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踰東坡西環之岫。又一里。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溪自東北來。環東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地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于坡南。此坡居廬頗盛。是為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

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挾臂而抱于西南者。皆灣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南流。則此山真一方之望。而為順寧灣甸之東西界者也。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于大溪之橋也。復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盤壑南去。此山為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為錫鉛之脉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遠峰又環峙而東。又或分而南。穿嶺而右。見

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駢夾。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壑西轉。或踞坳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三家當岫而廬。是為兔威哨。于是再上其東坡。則東西壑皆可並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長。以杜偉西駢也。東壑遙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此挾江瀾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岳為順寧之脈也。從嶺漸下。或左右。或嶺脊漸狹。四里。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

東轉而環其前。東界外山。則直亘南向。與東轉前環之嶺。湊其東西峽水。則合于錫鉛之前。而東南當湊峙之峽而去。順寧之道。則踰東界之嶺而行。有道踰前山南環之嶺者。為猛峒道。從臘昔猛行。渡江而至。與隆廠者也。於是從峇崗轉東行。其脊甚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逼南麓下。而東峽溪亦近夾。遂如堵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倚之。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溪水淺而以

木環其四周。無金雞永平之房覆。亦無騰越左所之石盤。然當西流交合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賈。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即錫鉛驛也。按旧志作習謙土人。謂出錫與鉄作錫鉛。返飯于僻。亟南由公館側。落于温泉。暮返而卧。

初六晨起而飯。其夫至。付錢整擔而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為橋。即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從其西南下西溪。是為猛峒道。有茅茨叢北崗上。是為錫鉛街子。問

得一夫。其索價亦貴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紀。  
初七前棄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從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南崖轉北。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復東踰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茸籠。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疊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開此壑。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崗。為錫鉛東鎖鑰。直西南逼湊南山。水下其

中甚東。至此而始出東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崗北亦嵌為東西塢。聞水較深。余以為即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從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橋。度塢中水。是為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于孟祐之南。所謂孟祐河者也。澗之東。居廬壺出。坡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向。錚其上。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所謂孟祐村矣。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于是又見

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前。與西溪交盤南壑中。南壑平開。而南抵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開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村東。即循峽北入東塢一里。東下渡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橋外小水自東南透峽出。過橋東向。緣西垂之嶺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峽。木蔭藤翳。連嶂牽翠。高下虧蔽。左右疊換。屢不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涉中脊。



：甚狹。而左右下瞰者，亦與前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岫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於是迴望孟祐錫鉛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嶺頗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涉其岑，又疑灣甸之界，既東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偉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又遙見西嶺，又有崇峰一重，臂抱于西，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一由尾房峭東，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岫，之南其脈猶未盡。

故亦登溫板雞飛在此脊之西者，猶順寧屬，而其南即東與杜偉山自草房峭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臂，其中皆叢脊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于猛峒西岫之伏處，其西正開峽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後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屬灣甸夷境也。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則前夾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坡自障之，正東即其過脈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又東上五里餘，坡脊遂中夾為槽，路由槽中行，里餘透槽東出，脊乃北轉，其下右壑盤脊

如初。而在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路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峰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倚峰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兩家。即所謂塘報也。鋪司鋪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透一岫。其西峰即中火之館所倚者。此其後過脉處。與東峰夾成岫。由其中北透半里。即來轉。扶過脉東峰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臨北壑之上。旋入夾槽中。兩峰如剖。中嵌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從橋下行。又半里。其跨者巨而低。必偃伏而

過焉。槽南闕處。猶時見西墜之峽。最后又見槽後北之峽。猶西墜也。共一里。稍東上。踰脊南轉。有架木為門踞嶺東者。為白少鋪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脉獨長。挾西分四支而拖于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西夾孟柘河而出于雲州舊城西。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岬之脊。東夾順寧河而出于雲州舊城東。從此南渡。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為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于雲州舊城焉。由哨門南向稍下。輒聞水聲潺。

從西南迸峽下。即東北墜坑而去。路從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餘出槽。東行崗脊上。於是見北壑之北。則瀾滄南岬之山。紆迴東抱而南。為老脊東之第六支。屏亘于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即志所稱某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盡于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過脉而南者。盡于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南壑之南。則即此白沙脊南度東轉。為老脊東之第五支。屏亘于順寧城之西。今謂之西山。即志所稱某山也。西山夾塢東南去。而順寧

郡城踞其中。西山。西北盤東山之岫。為三臺山渡江大道。東南塢盡之際。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側。不若永昌騰越之平展云。從崗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峰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約一里。有一二家倚坳東。是為望城關。從東南壑中遂見郡城故也。從此又迤邐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西度小橋。上一坡。約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踰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為舊城。而寔

無城也。時寺中開講甫完。余入適當其齋。遂停擔于內。

初八晨起。余時欲趨雲州。有路可達蒙化。念從此而往。則僱夫甚艱。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渡停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又東南半里。下涉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

名歸化三字作註

壑來。渡之。又東南踰一坡。共五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跨之。其水湯。大矣。由橋南里餘。漸西南上東突之坡。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窰高倚西坡。東下而西上。是為瓦罐窰。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餘。東南下峽。一里。又東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一二家倚東突之坡。間有小池一方。是為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崗頭有村。倚西崗東向。是為象庄。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上。一里渡一澗。其澗懸崗東

下其西山環峽復東。南上二里。踰其東突之崗。盤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岫下。折而循南崗東上。盤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樂村。又東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東向。是為鹿塘。自歸化橋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南支峰東突。溪流盤峽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盤而開。田塍益盛。村廬之踞東西西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為最云。時日總下午。前無宿店。遂止。即樓作紀。

初九。平明。仍循西界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乃捨大溪。溯小溪南。半里。東渡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東岫。由南山踞西岫而上。一里。南踰東突之脊。茅屋三楹。踞脊間。是為把邊關。有西三家傍之居。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關南下。峽中半里。透峽。仍循西山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來。路東南臨其上。西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踞路右崗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盤西灣。南踰小石。東行之脊。遂東南行。坡塍間。

一里餘。又稍上東突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餘。路分  
兩歧。一東南下峽者。為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嶺  
者。為由翁溪往舊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  
城道。由溪西峽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為水漲衝去。  
須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難涉。不若由舊城東北  
渡橋。迂道至新城。雖繞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艱焉。時  
聞揚州尊已入簾去。閱知願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  
州兼收之。乃由溪西。南循山行。復入坡。陞一里。東  
南山東突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嶺上。是為翁  
溪村。之南。西界山。又環而東突。東界山。亦折而東  
向去。中間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疇夾之。翁溪之  
村。正東向而下。臨塢中。有路下涉塢中者。即渡溪往  
新城道也。由村南循南山東轉者。即舊城道也。乃循  
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逼坡足。  
滯而東流。路踞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轉南行。  
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紆東  
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數家分廬塢中。是為順德  
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突。大溪紆之。路南由

其度脊處穿岫而過。半里抵岫南。輒分峽下。又一里。峽自南來。蓋西大山由岫西直南去。南抵舊州之後。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而中夾為塢。其來頗深。有村廬倚西坡上。二峽合于前。遂東。向成流墜峽下。路亦狹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即掉尾之支。又橫度東突。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岫而上。一里餘。踰嶺岫南下。有村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盤西界東突之嘴。循東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而東。又有數家

倚南山曲間。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嘴。大溪亦直搗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壑頗開。廬滕交錯。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間有刈者。壑中諸廬。函宗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餘。及之。由其前東南行。滕間一里餘。南從大溪西畔行。二里餘。東西兩界餘支交環于前。而西支迴突為尤甚。既東向環而至。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塹出路。其西踰岫上。是為順寧雲州分界。越脊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開。坡流襟沓于其間。而遠山旁午。

或斜疊于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盤繞而東者。或夫  
矯于東。則東界分支。沿瀾滄西畔。度茅家哨而南。盡  
于順江小水者。此其外繞之崇峰也。而近山。則塢北  
西山之脉。至此南盡于西。為舊城東山之脉。至此南  
盡于東。為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峰從灣中東  
突。直臨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又從南  
大脊之北。先夾一支。為近案。塢東則東界沿江之支。  
又從東西轉。直抱于新城之前。為龍砂。此其內逼之  
迴壘也。然猶近不見壘中諸水。而祇見舊城廬落。即

在南崗一里及之。亦殺百家之聚也。飯于舊城。乃東  
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南西去者。興隆廠道也。東  
北去者。新城道也。于是東北行田塍間。半里有新墻  
一圍。中建觀音閣。甚整。而功未就。然規模雄麗。亦此  
中所未覩也。其處當壑之中。西水交會處。目界四達。  
于是始見孟祐河。即繞其東。順寧河即出其北。遂共  
會于東北焉。于是西向遙望。有特出而臨于西者。即  
大脊灣中東突之峰。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  
河所從出也。其南紆一隙。向西南峽者。興隆廠所從



踰也。有中界而垂于東者。即沿江渡茅家哨。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夾而上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塢也。其南逆一隙。東疊而注于順江小水者。諸流所匯之口也。小憇閣中。日色正午。涼風悠然。僧濡茗為供。已出圍墻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塹。循北。唯東轉。架亭橋其上。名曰砥柱。其橋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東去。入水口。峽者也。渡橋即東北上坡。是坡即順寧東山之支。自瀾滄西岬迤邐而來。其東南直下者。過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為馬鞍山。東下之脈。為新城。而此其東南盡處也。登坡里餘。下瞰二流。既合。盤曲壑底。如玉龍曲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即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于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倚南山東下之脈。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署東向。祇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時日總過午。遂止州治南逆旅。

雲州。即古之大猴州也。昔為土知州。俸姓。萬曆間。俸

貞以從逆誅。遂并順寧設流官。即以此州屬之。州治前額標欽命雲州四字。想經御定而名之也。今順寧猛廷瑞後已絕。而俸氏之後。猶有奉祀子孫。歲給八十五金之餼焉。雲州疆界。北至順寧界。止數里。東北至滄江。渡八十里為蒙化界。西南踰猛打江。二三百里。為耿馬界。東至順江。小水百五十里。為景東界。東南至夾裏滄江。渡二百里。為景東界。余初意雲州略揚州尊。即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言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而于元江府臨安河下之江。

又注謂出自禮社江。由白崖城合瀾滄而南。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祿豐者。但無明託。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前過舊城。過一跛者。其言獨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為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為渣里江。不東曲而合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為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為撻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子是始知撻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為安。又詢之新城居人。土著不能悉。聞有江右四川向走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南窮之意。而此來雖不遇揚。亦不虛度也。

初十。出南門。渡一小坑橋。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餘。漸折而沿其南。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嘴東北起為峰頂。分兩了。即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為條崗。直抵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兩城之間。為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寧東山之脈。由三溝水西嶺。過脊南下。而盡于此者。由此循峰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峰西。一里。出馬鞍峰后。見馬鞍嶺有

寺倚峰北向。前有室三楹。當嶺頭。為茶房。從嶺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河。此已為順寧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以亟宗南小尖。東水之吻。其相距甚近也。渡澗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突夾。順寧溪。搗其中出。路踰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為花地。其坡正與翁溪村東西遙對。中陸為平塢。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溪。路從溪北

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逼翁溪村之麓。大溪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從此涉溪上翁溪村。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從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崖而下。及于溪。即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寔出于此。不由翁溪。從東崖墜流澗。架橋以渡。自橋為水汨。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塢間。可揭而涉也。然溪澗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一移趾。幾隨波蕩去。半晌乃及西岬。復由田塍間上坡。一里西抵村下大路。乃轉而北。即來時道也。

循西山躡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峽中來。即斷橋舊境矣。于是隨大路。又六里。過祀邊門。淪湯而飯。下岫東北。一里餘。渡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總過午。以暑氣逼人。遂停舊主人樓作紀。

十一日。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為即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尚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即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山西。

向正臨新城也。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為門。後有層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則西山之支絡。郡堞之迴盤。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僧曾于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為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為余言。自少曾遍歷槲龍木邦阿尾之地。其言與舊城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渡東門亭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宿龍泉寺。

十二日。飯于龍泉。命頌僕入城覓夫。而于寺後靜室訪講師。既見。始知其即一葦也。為余瀹茗炙餅。出雞菱松子相餉。坐間以黃樵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十三日。與妙樂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騎。帶行囊。期明日行。駝騎者俱從白益井。蓋余欲從蒙化往天姥岩。恐不能待。止僱至蒙城止。而至此。可竟遠。雞足甚便。時十四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益價。午始發。出北門。東

北下涉溪約二里。過接官亭。有稅課司在焉。其歧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時駝騎猶未至。余先至。坐覽一郡形勢。而并詢其開郡始末。蓋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為永平。西北為平昌。東北為蒙化。西南鎮康。東南為大猴。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獲之後。萬曆四十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大猴州土官倭貞與之濟逆。遂併雉獮之。改為雲州。各設流官。而以雲州為順寧屬。合迤西流官所莅之境。以騰越為極西。雲州為極南焉。

龍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園也。從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頗深而微。建水月閣於其中。其后面塘為前殿。之右。庭中皆為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員。小而淺。水從中溢。東注塘中。淙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殿后為大殿。余之所憇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后所建。舊城即龍泉寺一帶。有居廬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東下之澗。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東。

向余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順寧郡城所托之峽。逼不開洋。乃西山中一塢耳。本塢不若右甸之員拓。旁塢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錯。其塢自西北自甸頭村。東南至**孟宗**百里。東西濶處不及四里。順寧郡之境。北寬而南狹。由郡城而南。則灣甸大猴西州。東西夾之。共若犁頭。由郡而北。西去繞灣甸之北。而為錫鉛。為右甸。為枯柯。而界踰永昌之水。東去入蒙化之腋。而為三臺。為阿祿。為牛街。而界踰漾備之流。其直北。則踰瀾滄。上打麥隴。抵舊爐塘北嶺。

始與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雲州隸之。而后西南東南各抵東西二江。不為感矣。瀾滄江從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至苦思路之東。又穿其腹而南。至三臺山之南。乃南出為其東界。既與公即分蒙化。入南迤雲州東。又與順江分景東郡之經流也。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搗為油。勝芝蔴菜子者多矣。駝騎至。即東下坡。渡北來溪身。以鐵索架橋。亭于其上。其製做瀾滄橋者。以孔道所因也。渡

橋東。即北上坡。循東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時駝騎一  
群。以遲發疾趨。余賈勇隨之。上不甚峻。而屢過夾坑  
之脊。三里。從脊上西望。城闕祇隔一峽也。又北上。  
西過旁陞之脊。三里。忽隨西坡下。轉一坳。復一里。越  
一西突崗。由其北下。環山為塢。有坪西向而拓。豐禾  
被塍。即西崗所抱而成者。一里。涉坪而北。又下。連越  
二小溪。皆從東南腋申來。下西峽者。其處支流縱橫。  
蹊徑旁午。而人居隱不可見。從此復北上五里。有兩  
三家倚崗頭。是為二十里哨。登崗東北平行其脊。一

里。復轉東向循崗北。下。又里餘。則有溪自東峽來。  
余初以為既登崗。歷諸脊。當即直上踰東大山。而不  
意又有此溪中間之。既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  
分而歧出。一西南自崗脊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乃  
依南麓。涉其崗后之流。溯北澗之左。復北向上。蓋即  
西水中垂之坡也。於是從叢木深翳中上。二里。踰一  
崗。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餘。又穿岫而西。臨西崖之  
上。西崖俱下盤深箐。中翳叢木。而西箐即順寧北塢。  
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夾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上。



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岫。平透岫北。一里。其脊南之  
筭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  
有上跨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即度脉  
也。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南度。迤邐隨江西畔。至  
此為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于順江小水之口。  
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  
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一里。有水自東南腋飛墜  
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沙哨之東下者。同一胚  
胎。又東北陟脊。度脊再其上。三里。四五家踞崗頭。是

為三溝水哨。蓋崗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為三溝。而皆  
北注瀾滄矣。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崗嘴。又下三里。有  
居當路右。是為塘報營。又下三里。過一村。已昏黑。又  
下二里。而宿于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  
煎大華茶為餉。  
十五。平明。東北下坡。兩旁皆夾成崕。而坡中懸之。  
所謂高簡諸樹廬。又中踞其上。二里。轉坡北。下峽中  
一里。復轉東北。循坡下四里。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  
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為夙霧所籠。咫尺難

辨。于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廬瀕江而居。是為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濶。止半于潞江。而水勢正濁而急。甫聞擊汰。輒舟適南來。遂受之北渡。時駝馬在后。不能待也。登北岬。即曲折上二里餘。踞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瞰三臺山。屏廼嶺北。以為由此即層累而升也。又聞擊汰。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岬之駝騎。猶望之不見。又平行一里。折而北。向踰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村館。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為

賈勇可至。入一里。路盤東曲。反漸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三道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于三臺之麓。而三臺則中懸之。其水由西塢南入。瀾滄乃就小橋渡。東北來澗約一里。即從夾中上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是為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踞南亘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踞登三里。有坊其崗頭。為七碗亭。崗之東。下臨深壑。廬三間。級其上。為茶菴。又上里餘。盤突峰之東。其峰

東突。而脊則從北下而渡。始曲而東起。故突峰雖為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出云。乃踞峰頭而飯。其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峰頭猶霏。釀氤氳氣。由峰北隨脊下墜一里餘。乃度脊東突。是為過脉。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嶺。天井舖。度脊南來。其東之橫嶺。西之博南二脊。皆繞斷于中。惟此支則過此而南。盡于泮山。從其北。臨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餘。有哨房當路。入東北。隨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盤西嶺。又下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水從西峽來。出橋而合于南峽。

北從阿祿司。東注于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西而岐。東岐即余所從來道。西岐乃四川僧新開。欲上達于過脊者。渡橋即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踞崗頭。有百家倚崗而居。是為阿祿司。其地則西谿北轉。南山東環。崗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處。其西面遙山崇列。自北南紆。即萬松。天井南下之脊。挾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襟脊。一峰中懸。特出。詢之土人。即猛補者后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從者。心識之。再瀡湯而飯。以待駝騎。下午乃至。以前

無水草。遂止而宿。是夜為中秋。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員。懷之為肴。月具。而月為雲掩。竟卧。

十六。味爽。北行隨坡平下十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渡東塢小橋。沿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渡其亭橋。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橋。是為猛家橋。水由橋東破峽北出。路從橋北踰崗而上。其崗東縮溪口。數家踞其上。從其北下。復隨溪行西畔。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崗頭。東臨溪口。是為新牛街。俱漢人居。有公

館在焉。今以舊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而北下二里。小江自西而東。即漾脩之下流也。自合江館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脩江。九渡復溪之水。至此而東。抵猛補者。乃南折而環洋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而渾濁同之。以雨后故也。渡之登北畔。即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江東北轉。遂循突坡而上。二里登坡。下瞰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遂東入峽。路從北山之半。亦盤崖而從之。半里一家。獨踞崗頭。南臨江坡。居頗整。又東三里。削崖高臨路。

北峭壁間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即阿祿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兩三家倚崗而居。是為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復倚特出崇峰。東望遙壑。中開東北。岫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峰對峙。夾東如門。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淪湯飯于村家。由村東北上。三里餘。當特出崇峰之南。江渡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兩三家踞崗上。是為猛補者。亦峭寨之名也。于是逼特出崇峰東南麓矣。其東下盤壑中。

迴。即東北杪松峭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西門之中。又從門隙遙見外層之山。浮青遠映。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嶢而上。二里又下半里。忽澗北一壑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隱菴。結飛閣。三重倚之。大路過其下。時駝馬已前。余謂此奇景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闕而陟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峰中聳。與后壑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層之上。層又疊中層而起。其后皆就壑為壁。而綴之以鉄鎖。橫繫壑。

孔。其前飛甍疊牖。延吐烟雲。寔為勝地。恨不留被襍  
于此。倚啜而卧明月也。隱菴為淪茗留榻。余恐駝騎  
前去不及追。匆辭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峰東南峽  
中。登其閣。正南對巖突之門。門外又見一遠峰中懸  
員亘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相近。而不知為何  
所。隱菴稱為鉢盂山。亦漫以此岩相對名之耳。人謂  
在江外。亦不辨其在溪壁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  
又上坡。二里登東崗。又東北迢迢而上。八里而至杪  
松哨。是哨乃東來之脊。西度而起為特出崇峰。而南

盡于溪壁江東北坪。是為順寧東北盡處。與蒙化分界  
者也。以嶺上有沙松樹最大。故名。時駝騎方飯于此。  
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嶺頭。是為舊牛  
街。是日街子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  
最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點蒼。直雄插天。半南  
望則瓦屋突門之峰。又從東分支西繞。環壑于前。西  
望則特出崇峰。近聳西南。江外橫嶺諸峰。遙環西北。  
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于是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啜  
轉東。循脊北東行八里。至舊巡司。又東北下二里。盤

南壑之上。有路分歧。踰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  
又東隨脊。二里餘。踰東嶺北下。于是其峽北向。墜。即  
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蘆。數十家倚坡。懸  
環壑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于前壑。  
而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叢水溢之源也。是夜宿  
卽樓。月甚明。恨無貫酒之侶。悵々而臥。  
十七。昧爽行。即東下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  
東。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之。挾  
山北轉。一里。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麓北

行。二里餘。有峽自西山來。合又北五里。北壑稍開。舍  
水走西北。峽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其勢相埒。即  
溯之入。東行里餘。小橋架其上。北渡之。復循北坡東  
上。半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里餘。數十家倚  
北山而居。是為鼠街子。峽至是東西長亘。溪流峽底。  
路湖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路東盤之。屢上屢  
下。十里。踰坡東降。東峽稍開。盤北。崖之紆。蓋北。崖至  
是稍遜。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東三里。其溪一自北  
來。一自南墜。而東面則橫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來。

之溪。二里稍下。一里餘。涉溪東岬。復溯溪北行。半里。溪仍西派。一西北來。一東來。乃折而從東來者上。半里有數家倚坡間。是為猪矢河哨。猪矢乃土音。此處諸始其處山迴峽湊。中迸垂坡。一歧直北踰嶺者為河也。漾脩道。一歧踰坡東北去者。為爐塘道。惟東向隨峽上者。為蒙化大道。乃東上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岐徑緣之而北。此非漾脩。即下関捷徑。惜駝騎不能從也。又東隨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踰嶺脊。稍中吻。乃東北自定。

西嶺分支。西度為甸頭山。又分西支。一支北轉。挾洱水北出。蒼山後。一支南下。亘為蒙化西夾之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即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而北之甸頭山。則中聯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也。南之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界焉。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即東下也。從嶺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盤礴西去者。杪松猛普者之支。所由分。旁午東出者。郡城大路。隨之下。始由峽中墜者。二里。既隨北坡下者。三里。又從坡



脊降者五里。于是路南之峽。墜而愈開。路北之峰。斷而復起。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屢伏屢聳。若貫珠而下。共四五峰。下至東麓。而陽江之水。自城西。曲而朝之。亦一竒也。路從其南。連盤二峰。則南塢大開。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環塍為田。又東一里。乃轉北。穿一東突峰。后而透其岫。此峰即連珠下茅五峰。盡于東麓者。其上諸峰。皆隨下而循其南。至此峰。獨中穿而踰其北。此處似有神臯蘊結。而土人不識。間有旁綴而廬者。皆不得其正也。挾突峰之北。而下半里。

至麓。又東半里。則陽江自東來。抵山而南轉去。路溯江北。岬東行。半里有三鞏石橋。南架江上。踰橋南。復東一里。入蒙化西門。一里餘。竟城而抵東門。內轉半里。過等覺寺。稅駕于寺北之冷泉菴。即妙藥師栖靜處。中有井甚甘。列為蒙城第一泉。故以名菴。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與洱海相似。城中居廬亦甚盛。而北門外。則闌闌皆聚焉。聞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勝大理也。北門外有賣餅者三四家。想皆中上味耳。即省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東。駕樂中亦不及。

驚其居在西山北塢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專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首制。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壓也。蒙化衛居城中。為衛官者。亦勝他衛。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為政也。蒙化疆宇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瀾滄者。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定西嶺從大脊分支。又為一東西之界。其西則蒙化順寧永昌。其東則元江臨安。徽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懸水。皆從是嶺而分。南龍大脊雖長。此亦南條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劍川蘭州。脊東之尋甸曲靖。雖在其北。為大脊所分。而定西寔承大脊。而當其下流。謂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掃。降龍。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塢間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窮。欲首及之。

十八。從冷泉菴晨起。令碩僕同妙藥覓駝騎。期以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策其騎為天姥游。蓋以騎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場後西北下。約一里。渡一溝。西北當中川行。五里。過荷池。又北一里。過一溝。又

西北三里。則大溪自東西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西  
山東突之嘴。其嘴東突。而大溪上流亦西來逼之。路  
盤崕而北。是為蒙化天姥遶中處。又北二里。過西山  
之灣。又北二里。再盤一東突之嘴。又過西灣三里。其  
東突之嘴更長。踰其吻而北。有岐西向入峽。其峽灣  
環西入內。為土官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吻北截西  
峽之口。直度北去約三里。又盤其東突之嘴。于是居  
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迴腋間。其山皆  
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迴崗也。又三里。一員阜當盤

縈

灣之中。如珠在盤。而絡繹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  
上。一里而及山門。是為天姥崕。而寔無崕也。其寺東  
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按  
一統志。龍宇圖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  
自哀牢。將其子細奴邏居其上。築龍宇圖城。自立為  
奇王。號蒙舍詔。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始知其山寔  
名龍宇圖也。其浮屠在寺北迴崗上。殿宇昔極整麗。  
蓋土司家所為。今不免寥落矣。時日已下午。亟飯而  
歸。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藥正熁火相待。

乃飯而臥。

十九。妙藥以乳線贈余。以俞禹錫詩扇。更作詩贈之。駝騎至。即飯而別。妙藥送出北門。仍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東麓一里。有歧分為二。一直北隨大塢者。為大理下關道。一東向入峽。踰山者。為迷渡洱海道。乃從迷渡者東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澗。于是上躋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晃村。更躋坡直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崗脊南度之。此脊由南峰北渡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為坑。北下西轉而入大川。其西則

平陞川南。從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脫也。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三四家當脊而居。是為沙灘哨。脊上有新建小巷。頗潔。又躋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駢峙。路穿其中。即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是為龍慶閣。透峽即隨峽東墜。石骨磷砢。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崖迷渡之水。為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頭之水。為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沅諸郡州之脈。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數家居峽中。是為

石佛哨。乃飯。又三里。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園哨。于是  
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  
轉。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口。東達  
川中。峽中小室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  
以水運機磨麥為麪。甚潔白。乃知迷渡川中。饒稻更  
饒麥也。又二里。渡橋由溪右出峽口。隨山南轉。半里。  
乃東向截川而行。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即白崖  
站也。西北有攢峰橫亘而南。即定西嶺南度之脊也。  
西高之間。有岫在西北。即為定西嶺。踰嶺而西。為下

關道。從岫北轉。為趙州道。余不得假道于彼。而僅一  
涉禮社上流。攬迷渡風景。皆駝騎累之也。東行平堤  
三里。有圍牆當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遙。中無巨室。  
乃景東衛貯糧之所。是曰新城。半里。其牆東盡。復行  
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署事景東。  
而衛人立于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橋  
于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即禮社之源。自白崖定西  
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為臨安河。下蓮花灘  
者也。時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川形如

犁尖。北拓而南歛。東西西界山。亦北高而南伏。蓋定  
邊景東大道。皆由此而南云。又東半里。入迷渡之西  
門。其牆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廬甚盛。是為舊城。有巡  
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縣蒙化分界。而景東  
之屯亦在焉。買米于城。出北門。隨牆東轉。一里有支  
峰。自東南繞而北。小浮屠在其上。盤其嘴入東塢中。  
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北向而居  
者。遂投之宿。

二十平明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

隨壑北轉。漸上坡。再出再平。三里踰嶺頭。遵崗北行。  
又三里。有村在西坡腋間。為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  
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條崗縷。小水界之。皆西出  
迷渡者。再下再上。約十里有賣漿者。廬崗頭曰飯店。  
村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踰一崗。二里。坡西于是  
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  
乃從峽中溯之北。二里餘。轉而東北上。二里餘。陟而  
踰其岫。此烏龍堤南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峙為  
水目者也。脊頗平坦。南雖屢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

北下則平如瓊。不知其為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  
從霍慶度大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餘。乃復度此  
脊。北返計離鄉三載。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  
矣。脊北平下半里。即清華洞。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  
內黃潦盈溢。及于洞口。余去年臘月廿八日當雨後。洞  
底雖淨。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當洞  
門。即外臺亦不能及。其內門俱垂。浸水中。止北穿  
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  
其上竇即黑暗而窮。其下門俱為水沒。無從入中洞。

也。此洞昔以無炬不能深入。然猶踐薄數十丈。披其  
中透頂之扁。茲以漲望門而止。不知他日歸途經此。  
得窮其蘊藏否也。出洞北行半里。踰嶺。即西向白崖  
大道。仍捨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  
崖石嶙峋。亦龍潭也。又北一里。過一村。北路右圍  
墻而居。為楊土縣之宅。又北一里。即洱海衛城西南  
隅。從西城外行半里。過西門。余昔所投宿處也。又隨  
城而北。半里轉東。半里抵北門外。乃覓店而飯。先是  
余從途中見牧童子持一鷄。甚巨而鮮潔。時鷄

已過時。蓋最后者獨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淪湯為飯。甚適。洱海往雞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間。余昔所經者。騎夫以家在蒼甸。故強余迂此。蓋洱海衛所環之塢甚大。西倚大脊崇崗。東面東山對列。東南匯為青龍海子。破峽而遠。小雲南驛為水口。其南即清華洞前所踰南岫。其北即梁王山東下之支。平伏而橫接東南者。自洱海北望。以為水從此洩。而不知反為上流。余亦欲經此驗之。于是北行田塍間。西瞻九鼎道。登緣坡。在隔澗之外數里也。六里抵梁王山東。

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臨川。曰般若寺。路乃東向。踰崗一里餘。有村廬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東一里餘。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迴壑抱。東南積水為海。平時久旱。半已涸矣。從堤而東半里。一廟倚堤北懸海中。為龍王祠。又東半里。轉北堤始盡。復踰東突之坡。一里。復見西腋尚蟠海子支流。平行嶺脊。又北三里。則東峽下墜。遙接東山。腋中有水盈。則周官步海子也。其北則平崗東度。而屬于東山。此寔青龍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脈。由此東度。不特南環。



為洱城東山。即蒼甸北。賓川東。火山崇隘。為鐵鎖箐。紅石崖者。皆此脊繞蒼甸東而轉之。余夙聞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蒼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經小雲南。隨川北轉。經臙肢。合禾米諸甸水。而北入金沙。意此脊之北。蒼甸水亦東北流。至此乃知其獨西北出賓川者。始悟此脊自某山南度為某山。而盡于小雲南北。界于蒼甸之東。聳賓川東山。而盡于紅石崖。金沙江。岍脊北盤壑。是為蒼甸。與禾米二甸。名雖鼎列。而水則分流焉。從嶺上轉西北一里。隨北塢下三里。而至

塢底。直北開一塢。其北崇山橫亘。即斜竄于賓川之東。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即梁王山。北下之支。東界大山。即周官。北崗。東度之脊。所轉北。而直接橫亘崇山者。從嶺上觀之。東西界僅與脊平。至此而岩。直上。其所下深也。塢中村廬纍落。即所謂蒼甸。度西南峽。所出澗。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于騎夫家。下午熱甚。竟宿不行。

二十一。待騎夫。上午北向隨西山之麓。五里。一村在川東。為海于村。當川窪處。而實非海也。第東山有峽。

向之耳。漸轉西北五里。西山下復過一村。又四里。教  
十家倚西山而廬。其前環堤積水。曰馮翊村。其北即  
崇山橫障之麓。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至是西轉。激  
北山而西。山又北突而扼之。與北麓對峙為門。水  
由其中西向破峽去。路由其南西向踰岫入。遂與水  
不復見。蓋北突之嘴。夾水不可行。故從其南。披隙以  
踰之也。由馮翊村北一里。至此岫麓。乃西向盤崖歷  
壑。山雨忽來。傾盆倒峽。決地交流。二里。轉西南。盤崖  
上。又一里。轉西北。遂踰石坡。里餘。升崗頭。有歧西向

踰岫者。賓居道也。北向陟崗者。賓川道也。乃北上半  
里。遂登嶺頭。于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  
川遙對。而川之南北。尚為近山所掩。不能全覩。然峰  
北。簷旬之水。已透峽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  
一里餘。錡夫指北峰夾崗間。為鐵城舊址。昔土酋之  
據以為險者。蓋梁王山北盡之支。北則簷旬水界為  
深塹。南則從峰頂又墜一坑環之。此崗懸其中。西向  
特立。亦如佛光寨。恃險一女閨之意也。非鄒中丞鹿  
芟除諸巢。能得此安宇乎。又下里餘。北渡墜坑之水。

乃循東山北行。又二里。抵菴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隨之。或行水中。或趨磧上。或涉左。水或涉水右。茫無正路。四里。乃上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橋西。是為周官營。從其東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崗上。過之。始見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薰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約一里。出北門。飯市肉以食。北一里。過小崗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澗。其北有鞏橋五洞。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不由橋。

而越澗。又西北二里餘。遂抵西山東突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踰嶺。岫來合。即余昔從梁玉山來者。其北村廬倚西峰下。是為紅帽村。余昔來飯處也。從村后隨西山北行。四里。山開小峽。于是路分為二。遂西向入峽。一里。涉小澗。北上。一里。登崗頭。過一坊。復西北行。二里。西踰崗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沙北界之山。西自海東。抵賓居。南與大脊烏龍塢山並夾者。土人稱為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瀕洱海。為魯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

東挾上下蒼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從崗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有亭橋北跨之。是為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崗。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峰。東向而突。亭臨上。蓋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為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為煉洞乾果。二溪中垂。亦雞山東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平明行。西北三里餘。涉小溪。又上里餘。抵尖峰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遂出峰北。于是

北塢自西而東。即雞山之水。自煉洞而東。下牛井街。合賓川而北者也。路隨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村旁有石穴為金牛溢處。而街則在其外。又西盤峽涉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崗頭。皆自南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又北一里。于是村廬相望。即煉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谿庄。中谿公以年老煉洞米食之。易化。故置庄以供養雞山。中谿有三遺跡。東為此庄。西桃花箐。下有又北上。中谿書院大頂之側。禮佛臺。有中谿讀書處。又北上。

崗一里。茅舍累之。布崗頭。是為煉洞街子。又北半里。過煉法龍潭坊。又北里餘。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西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小亭覆之。即龍潭也。不知煉法者為誰矣。村北巨樹一株。根曲而出土上者五六尺。中空。輦而復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于是又西北二里。踰一坡。又西北一里餘。過茶菴。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一里餘。瞰其南壑。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兩岐。北向踰嶺為雞山道。乃北上行嶺頭二

里。復西折而下。二里餘。有峽。自西南來。其底水破。峽東北出。即下滄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橋跨之。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渡橋西。復北上。坡折而南。盤西峽而北。一里餘。循峽西北上。又里餘。有哨當嶺頭。從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踰嶺北下一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壑中。乃入而飯。既飯。少憩。遂從寺左轉而西上。一里餘。踰一北突嶺。坊曰佛臺。仰止。始全見雞山面目。頂聳西北。尾掉東南。高懸天際。令人神旺。踰脊西下。即轉而北。一里。下涉北陸之峽。

又半里。西踰一北突之坳。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  
崖東麓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從其西麓折而東上。  
過岫。復西向循大道趨里餘。過白石崖西坊。又西里  
餘。有岐稍下。則雞山前峽之溪。東向而出。牛井街。合  
賓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  
過橋北。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尋  
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濁流奔湧。以為不復可物色。  
過一嫗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絕。水派橫流。  
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亭橋跨溪上。

其大倚于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即循南  
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橋。乃  
捷徑。而此橋即洗心橋也。河子孔。即在橋南石崖下。  
其石橫臥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橫長如其  
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從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  
橋西來者。渾漲如漿。蓋橋西之水。從二派來。一北來  
者。瀑布峽中。與悉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  
箐東下之流。二派共會橋西。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清  
派。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  
孔上有神祠。其南于  
是隨  
崖之上更有靜室。

北來大路。上靈山一會坊。二里至坊下。即沙埕。西來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澗。有寺踞坡麓。為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雞山諸刹。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後來者居上。而此刹頽矣。時余不知騎僕前后徘徊一里。漸隨溪東畔而上。其東峰下臨。即東第三支迴環之嶺。新構塔堦于其上。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上。過報恩寺。為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為西溪交會處。

夾夾無刹可托。其上即大士閣中臨之而已。從報恩西又北一里。有橋西跨澗上。渡橋循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盤嶺者。大士閣大道也。直北臨東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龍潭道也。問駝騎已先向龍潭。余隨之一里。又東渡橋。從澗東踞峻上。其上趾相疊。然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時四長老俱不在。惟純白出迎。乃稅駕于北樓。回憶歲初去此。已半載矣。

此書刊本分卷作 滇遊日記 十三

上作配八月二十三

二十三日 涉日 習悉檀

二十四 復雨 憇悉檀

二十五 雨仍決日 下午弘辨師自羅川中所諸庄面

得吳方生三月廿四日書 乃麗江令人持余弘師設

盒夜談

二十六日 中雨霽 晚復連綿

二十七 霽乃散步藏經閣 觀丁香花 其花嬌艷 在秋

海棠西府海棠之間 滇中甚多 而雞山為盛 折挿御

風毬 時毬下小截為駝夫肩負而損 與上半截接處

稍解 余姑垂之 墻陰以遂其性 御風之意思 其懸崖

颼颼而名之也

二十八 霽甚 下午體吉自摩尼山回 與摩尼長老復

吾俱至 素食板 設盒夜談

二十九 為弘辨師誕日 設麪甚潔白 平午浴于大池

余先以久涉瘴地 頭面四肢 俱發癩塊 累、叢膚理

間 左耳左足時 有蠕動狀 半月前以為虱也 索之

無有 至是知為風 而苦于無藥 茲湯池水深 俱煎以

藥草 乃久浸而薰蒸之 汗出如雨 此清風妙法 忽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二十三日雨決日。憇悉檀。

二十四復雨。憇悉檀。

二十五雨仍決日。下午弘辨師自羅川中所諸庄回。得吳方生三月廿四日書。乃麗江令人持余書往邀而寄來者。弘師設盒夜談。

二十六日中雨霽。晚復連綿。

二十七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艷。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滇中甚多。而雞山為盛。折挿御風毬。時毬下小截為駝夫肩負而損。與上半截接處

稍解。余姑垂之。墻陰以遂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颼颼而名之也。

二十八霽甚。下午體吉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俱至。素食極整。設盒夜談。

二十九為弘辨師誕日。設麪甚潔白。平午浴于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癩塊。累叢膚理間。左耳左足時有蠕動狀。半月前以為虱也。索之無有。至是知為風。而苦于無藥。茲湯池水深。俱煎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清風妙法。忽幸

而值之。知疾有瘳機矣。下午。良一南宗來。體師更以  
所錄山中諸刹碑文相示。且謀為余作揭轉報麗江。  
諸碑乃麗江公  
先命之錄者。

日游滇記十四

<sup>卯巳</sup>九月初一日。在悉檀。上年與蘭宗良一觀菊南樓。下午  
別去。

初二日。在悉檀。作紀北樓。是為體吉使人報府。

初三日。初四日。作紀北樓。

初五日。雨。浹日。買土參洗而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浹日夜雨不休。是日體吉邀坐南樓。設茶

餅。飯出。朱按君楨謝撫臺存所書詩卷。併本山大力

本無野愚所存詩跋。并程二游。名還省人初遊金陵。  
永昌王會圖証其騙。

銀錢中丞逮之獄而盡其家雲南守許學道康怡其  
才私<sup>釋</sup>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在摩尼東三十里  
詩畫圖章他山陳渾之恒之詩翰相玩半日

初八雨霽作紀北樓體極以本無隨筆詩稿示

初九霽甚晨飯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  
洱海未了之興體<sup>極</sup>來留曰已着使特往麗江若去  
而麗江使人來是誑之也余以即來辭體<sup>極</sup>曰寧俟  
其訊至而后去余從之遂同和光師窺大覺來龍從  
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水過迎祥石鐘西竺龍  
華其南臨中路即萬壽寺也俱不入西北約二里入

大覺訪遍周間居片角庄目終乃歸遂出過鎖水  
閣于是從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澗從  
澗東踞大覺後大脊北向上一里餘登其中崗東望  
即蘭那寺峽西望即水月菴后上烟霞室峽也又上  
里餘再登一崗其崗西臨盤峽西北有瀑布懸崖而  
下其上靜廬臨之即旃檀林也東突一崗橫抱為蘭  
陀后脊崗後分峽東下即獅子林前墜之壑也于是  
岐分嶺頭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之道東北去  
者為獅子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為旃檀嶺也其西

南來者。即余從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連聳三小峰。南下。脊西旁西墜者。南下為瀑布。而出鎖水閣橋。東墜者。南不合御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即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時欲東至御林。而忽見瀑布垂綃。乃昔登雞山。得未曾見。姑先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路愈狹。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嘴。此脊下度為大覺正脊。而東折其尾。為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東橫于大龍潭。南為悉檀前案。而盡于其下。此脊當

雞山之中。其脉正而雄。望臺初湧處。連貫三珠。故其下當結大覺。為一山首刹。其垂端之石鐘。亦為開山第一古跡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塔基即不得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實短。而中縮。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寔交峙于前。與西支之傳夜寺。嶺。鼎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崗為中。塔基上擁之脊為東。而此脉之中縮者。不與論。刹當以大覺中懸為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為中條。

附庸。而寺為中條冠冕。此寺為中條重。而中條不能重寺也。嘴之西有亂磔垂峽。由此北盤峽上。路出旃檀嶺之上。為羅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為旃檀中靜室道。而瀑布則層懸其下。反不能見焉。乃再渡峽西。峽隨之南下一里。轉東岐。得一新闢小室。問瀑布何在。其僧朴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東筭者最上而小。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塢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為第一勝。此時最可觀。而春冬則無有。此所以昔時不聞也。老僧牽衣留待瀟茗。余急于觀瀑。僧乃前為導。西下。

級峻半里。越級涉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墜為壑。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即見壑東危崖盤聳。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噴迢迢。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颯曳石。浮動烟雲。雖其勢小于玉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嵌于兩崖之脇。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觀倒瞰。不能竟其全體。此瀑高飛于穹崖之首。觀者隔峽平揖。而自穎及趾。靡有所遺。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若不及。為粉碎于空虛。為貫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鮫綃而丰神獨迥。不。

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再盤西嘴入野和  
靜室。門內有室三楹甚爽。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  
南向。以九重岨為龍。即以本支旃檀嶺為虎。其前近  
山皆伏。而遠者又以賓川東山并梁王山為龍。虎中  
夾益開展無前。直底小雲南來水盤諸嶺焉。蓋雞山  
諸刹及靜室俱南向。以西東二支為龍。虎。而西支之  
南有木香坪山最高而前。鞏亦為虎翼。故藉之為勝  
者。此視之為崇者亦此。獨此室之向不與眾同。而此  
山亦伏而不見。他處不能也。野和為克新之徒。尚居

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為詩雖未工。而志

甚切。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已稿請正。且具食

焉。見曉著讀微一號蒼雪去山二十年在余問克新

卿三峰為文湛持所推許詩翰俱清雅向所居精舍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

復從瀑布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餘。從其東勝脇。見

一靜室。其僧為一宗。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噴小

峽間。南下涉之。又東即體極靜室。其上為標月靜室。

其峽中所噴小水。即下為蘭那東澗者。此其源頭也。

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遠。而岨間無道。道由望臺可上。

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由此而東半里入白雲靜室。是為念佛堂。白雲不在。觀其靈泉。不出于峽而出于脊。不出岵外而出岵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頂。其懸也。似有所從來而不見其墜也。似不假灌輸而不竭。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徵矣。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結廬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獨擅諸源之先。謂之非功德水可乎。較之萬佛閣岩下之豬穴。霄壤異矣。又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是為大靜室。淡談半晌。西南下一里。入影空靜室。與別已半載。一見把

臂。乃飯而去。從其西峽下半里。至蘭宗靜室。蓋獅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為影空。下為蘭宗。兩靜室。而中突一岩。間之一路。岩端一倚。岩脚兩岵俱墜。峽環之。岩峙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上。墜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是為水簾。西屏之側。有色旁映。傳粉成金。煥乎層岵之上。是為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窳如翅。有橫臥如虬。松有側體而橫生者。衆枝皆負。而此獨扁。衆材皆奮。而此獨橫。木也。知何也。蘭宗遙從竹間望余。至即把臂留宿。時沈

莘野已東遊。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從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顧奴與俱。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奴去。蘭宗即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既暮。乃還其廬。是日為重陽。晴爽既甚。而夜月當中峰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群玉峰頭也。

初十日晨起。問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余取紙為獅林四奇詩界之。水簾翠壁。倒掛靈泉。見顧僕不至。余疑而問之。蘭宗曰。彼知君即下。何以復上。而余心猶快。

快不釋。待沈翁不至。即辭蘭宗下。終下。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尚隨行。訊其來何以故。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遁矣。再詢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往大理。遂別蘭宗。同僧亟下。五里。過蘭那寺前。幻住菴東。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啟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和辨。欲為余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



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五里

十一。余心忡忡。體極恐。余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

散行藏經樓諸處。有員通菴僧妙行者。閱藏經樓前。

淪茗設果。純白以象黃教珠見示。象黃者。牛黃。狗寶。

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綴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軟。以水

浸之。製為教珠。色黃白。如舍利。堅刮如之。舉物莫能

碎之。笑出自山西。天彼處亦甚重之。惟以製佛珠。不

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

得一。其象亦坐樓前池上。徵迦葉事。取藏經中與雞

象中之王也。足相涉者。取一二段錄之。始知經言迦葉守夜入定。

有四石山來合。即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

葉亦有三。惟迦葉波名為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

小迦葉耳。是晚。宦慶史仲某自首來。史乃公子。省試

遺。下第歸登山自

十二。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謂華嚴有老僧野池。乃

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閨龕中。以未接顏色

為悵。昔余以歲首過華嚴。其徒俱出。無從物色。余時

二。悼月公無後。至是知尚有人飯而行。和光亦從。西一里。

踰東中界溪。即為迎祥寺。于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

餘。南踰鎖水閣。下流登坡。于是涉中支眷矣。西北溯

尚有人

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餘。渡北  
來之溪。于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餘。西涉一  
峽溪。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  
渡亭橋。橋下水為華嚴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  
下流之渡。橋內峽中有池一員。近流水而不溷。亦龍  
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  
入華嚴寺。寺東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創自月潭。以其  
為南京人。又稱為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為雞山  
前刹。慈聖太后賜藏貯之。后燬于火。野池復建。規模

雖存。而法藏不可復矣。野池年七十餘。歷侍山中諸  
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叅學。掩息靜閣。孜孜  
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脩葺雜志之意。以所錄清涼  
通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聞余在。追隨至。  
余恐歸途已晚。遂別之。從別路先返。以史有輿騎也。  
出寺西北。由上流度橋四里。連東北踰三澗。至其東  
界之支。即聖峰燃燈之支。垂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  
處。有寺中懸。是為天竺菴。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  
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聖峰之支。東盡

于此。王十岳游紀。以聖峰為中支。悞矣。由其垂渡北  
峽小橋。于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兩  
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  
為畦。有廬中央。是為大覺藥圃。從其左北轉。半里。踰  
支脊。連橫過法華。干佛靈源三菴。是皆中脊下垂處。  
半里。北踰鎖水閣下流。即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  
里。過西竺寺前。上圓通菴。觀燈籠花樹。其樹葉細  
如豆。瓣根大如瓠。花開大如山茱萸。中經而尖蒂  
俱綠。似燈垂。余從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其花也。

此菴為妙行舊居。留滄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  
澗。仍去中而入東支界。溯水而北。過龍泉菴。五華菴。  
五華今名小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  
涸為深壑。小龍潭猶滙為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強  
二僧索之。五華後坡。見水流淙。分注悉檀之右。而  
坡道上躋。不見其處。二僧以日暮勸返。比還寺門。且  
閉矣。是夜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史君留心淵岳。談  
大脊。自其郡西金鳳峭嶺。南過海東。自五龍堪水。目  
寺水盤坡。過易門。昆陽之南。而包首會者甚悉。且言

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嵯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后人分鑿其峽。引之洱海。則此溪又一水。兩分矣。果爾。則清華洞之脉。又自梁王山東轉南下。而今鑿斷之者。余初謂其脊自九鼎西墜。若果有南下白嵯之溪。則前擬不大悞哉。目前之脉。經杖屨之下如此。故知講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脉。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山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

徹。

十三。史君為悉檀書巨扁。蓋此君夙以臨池擅名者。而詩亦不俗。復相與劇談。既午。與人催就道。史懇余同游九重岩。橫獅林旃檀而西。宿羅漢鼻。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從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里餘。直踞危岩下。是為德充靜室。德充為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獅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從西路上。羅漢鼻。具飯于西來寺。以為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岩。

之中。為九重岩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后危岩之  
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  
于此。余仰眺叢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門彷彿。時史君  
方停憩不前。余即踰險以登。初雖無獲。既得引水之  
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踰陰以登。初  
亦無徑。半里。既抵岩下。見一木倚崖直立。少研級痕  
以受趾。遂揉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  
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力。亦半無所  
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寔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洞門

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濶與深亦如  
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洒。貯之可供一人食。  
憇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  
臨之無前。近則木香坪之嶺。已伏于下。遠則五龍堪  
之障。正橫于其南。排沙觀音箬諸山層。中錯各獻  
其底裡。而無餘蘊焉。久之。聞空中呼聲。乃下。又隨引  
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即  
剗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  
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衲

軒引之。連出三級。皆一峽。雖穴異而脉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舉岩中皆藉之矣。既下室中。啜茶果。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軒。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或過峽。皆亂磔。垂溜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廬。遂成莽徑。二里餘。峽中有一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殘坡轉嘴而上。過野愚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留。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言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

傍水。又踞坡半里。踰望臺南突之脊。于是暝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西過望臺西吻之水。又一里。南盤旗檀嶺。乃西過羅漢鼻。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盤嘴而上。半里。是為慧心靜室。此幻室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與慧心別于會燈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茗酌于月下。甚適。此地去復吾先下榻處尚三里。而由此西下處。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為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

盤嘴北向弭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食者。聞之。自其靜廬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涉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矣。

十四。三空先具小食。饅首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更勝于糯粉者。乳酪。菽油。菱油。梅醋。襍沓而陳。不豐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  
缺下

季夢良曰。

荆川太史紙

王忠叔先生記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無小紀。余按公奉木麗江命。在雞山修志。踰三月而就始。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雞志摘目三小冊。即附載此後。而麗江紀事一段。及法王緣起一段。併附見焉。

盤嘴北向珥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食者。聞之。自其靜廬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涉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矣。

十四。三空先具小食。饅首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更勝于糯粉者。乳酪。菽油。菱油。梅醋。襟沓而陳。不豐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

缺下

季夢良曰。

荆川太史紙

王忠叔先生記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無小紀。余按公奉木麗江命。在雞山修志。踰三月而就始。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雞志摘目三小冊。即附載此後。而麗江紀事一段。及法王緣起一段。併附見焉。



刊本低二格

雞山志目錄

一卷

滇形統彙。此山之統嶺也。

山名。山脉。山形。山界。開闢。鼎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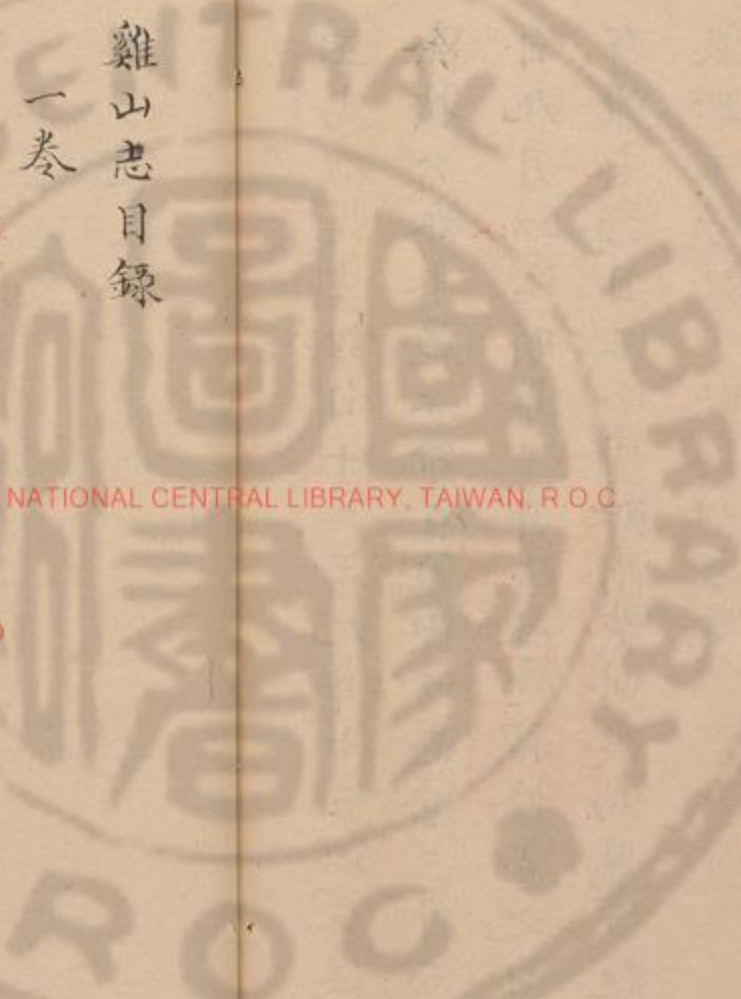
二卷

名勝分標。勝概本乎天。故隨其發脈。自頂而下分。

也。

坪。峰。岩。洞。臺。石。嶺。梯。谷。峽。箐。  
林。泉。瀑。潭。澗。溫泉。

INSUI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三卷

化字隨支。

也。

功業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

四卷

化字隨支。

東條刹舍。

西條刹舍。

五卷

化字隨支。

絕頂羅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橋聚。

六卷

神跡原始。

傳法正宗傳。

附法顯事跡。

附小沉事跡。

古德垂芬。

名宿傳。

高隱傳。

七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宰官護法。

名宦傳。

鄉賢傳。

附檀越信施。

勝事紀餘。

靈異十則。

景致十則。

物產。

臨蒞。

朝參。

市集。

塔墓十則。

八卷。

蕪苑集成。

集詩。

集文。

徐子曰。誌圖經者。有山川之一款。誌山川者。又有

圖經之全例。不相假也。茲帙首真形。次名勝。次化

宇。漸由天而人。次古德。次護法。則純乎人矣。勝事

天之餘。蕪苑人之餘。故又次焉。此編次之大意也。

靈異十則。

放光。

老僧香。

金雞泉。

收蛇穴。

石門復開。

土主報鐘。

經聲應耳。

燃身雷雨。

猿猴執炊。

靈泉表異。

景致十則。

山之有景。即山之蠻洞所標也。以人過之而景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情傳之而景別。天下有四景。圖誌有八景十景。豈天下之景數反詘於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數也。若雞山則異於是。分言之。即一項而已。萃天下之四觀。合言之。雖十景猶拘郡邑之成數也。

絕頂四觀。

東日西海  
北雪南雲

觀之有四。分于張直指。而寔開闢以來。即羅而致之。四之中。海內得其一。已為奇絕。而况乎全備者耶。此不特首雞山。寔首海內矣。

分咏四觀詩

天門遙與海門齊。通夜半車輪透影紅。不信下方猶

夢寐。反疑忘打五更鐘。右日觀。

北辰咫尺玉龍眠。粉碎虛空雪萬年。華表不驚遼

海雀。崆峒只對藐姑仙。右雪觀

萬壑歸同一壑漚。銀河遙點九天秋。滄桑下界何

須問。直已乘槎到斗牛。右海觀

白雲本是山中物。南極祥光五色偏。驀地兜羅成

世界。一身却在白毫巔。右雲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合咏四觀詩。

芙蓉萬仞削中天。搏捥乾坤面。懸勢壓東溟。日  
半夜。天連北極雪千年。晴光西洱搖金鏡。瑞色南  
雲列綵筵。竒觀盡收今古勝。帝廷呼吸獨為偏。

華首重門。

龍華浩劫。轉恨此門不關。不知使其中堂與潛通。  
縱別有天地。不過一窈窕之區耳。何如隻闕高懸。  
一丸中塞。使仰之彌高。望之不盡乎。故方廣石梁。  
以為五百應真之地。而亦旁無餘竇。其意正與華

首同也。

詩

巍岷高輦白雲端。翠壁蒼屏路幾盤。重闕春藏天  
地老。隻扉盡扁日星寒。金欄浩劫還依定。錦砌當  
空孰為攢。何必拈花問迦葉。岩。直作破顏看。

太子玄閣。

瓊臺中懸已凌灝爽。玄閣上透更轉虛靈。棧壁排  
雲出沒于烟霞之上。所稱群玉峰頭。瑤池月下。仿  
佛在此。

詩

菡萏亭：影倒摩。凌空忽透枕中符。崆峒無跡潛  
翻島。閨苑有天常在壺。影入循環雙竅迴。座通呼  
吸一身孤。從茲脫盡人間滓。兩腋風生骨欲蘇。

羅漢絕壁

每愛袁石公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閒雲架小廬  
之句。行羅漢壁。宛然詩中之畫也。至其崩雲疊翠  
人皆面壁。石可點頭。自是一幅西來景。不煩丹青  
落筆。

詩

列景標霞景色酣。莫將枯寂覩雲岷。面來絕壁雲  
常定。放出重壑石共參。枝借翠微栖各一。水供香  
積獻分三。藏頭換骨形何幻。崕藹層：霧法曇。

獅林靈泉

山下出泉。有澗有流。皆不為異。乃泉不出于麓而  
出于壑。不出于岫而出于脊。不出于外瀉而  
出于中垂。中不出于旁溢而出于頂灌。此惟獅林  
念佛堂見之。欲不謂之靈不得也。

詩

千。礎。明。珠。孰。為。探。靈。源。絕。頂。濬。雲。龕。湛。搖。松。影。雪。  
千。尺。冷。浸。梅。花。月。一。潭。碧。玉。眼。中。丹。透。液。青。蓮。舌。  
上。露。成。甘。滿。天。不。乏。人。天。供。洒。作。天。花。潤。法。曇。  
靜。裡。泉。流。石。忽。穿。峰。頭。明。月。鬪。娟。娟。竅。通。骨。節。涼。  
生。髓。源。自。頭。顱。玉。作。涎。祇。道。醜。醜。天。上。落。直。將。沆。  
瀣。掌。中。懸。青。衣。丹。鳳。尋。常。事。誰。解。靈。源。此。更。偏。

放光瑞影。

川。澤。之。炁。發。為。光。焰。海。之。蜃。樓。谷。之。光。相。皆。自。下。

而。上。放。光。四。面。深。環。危。崖。上。擁。靈。炁。攸。聚。瑞。影。斯。  
彰。其。與。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嵒。五。臺。其。  
光。最。異。若。九。華。補。陀。亦。止。佛。燈。未。著。光。相。故。放。光。  
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詩

靈。區。迴。合。轉。祥。輪。五。色。氤。氳。法。界。新。透。却。塵。閤。空。  
即。色。翻。成。寶。相。影。皆。真。蜃。樓。非。海。誰。噓。氣。玉。鏡。中。  
天。獨。揖。身。轉。覺。一。山。凡。草。木。含。暉。濯。錦。遍。精。神。

浮屠縮勝

三距東環。百刹中峙。扁龍華于雙闕。懸象魏于九重。玉毫遍地。只欠當門一捷。金掌中天。忽成華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證騰果。

詩

阿育當年願力雄。萬山深處露神工。諸天環向尖皆合。一柱孤撐隼正中。勝壓鰲峰仙鎖鑰。光搖鷲嶺玉芙蓉。峰頭玉母如相遇。長劍崆峒此又逢。誰將手影布神通。仙掌凌空結構重。震旦名山膺九錫。巽門文筆插雙峰。翠微四壁開生面。金粟三

天現法容。漫向慈恩誇作賦。滇南此日壯登封。

瀑布騰空。

匡廬之瀑。不及雁宕。獨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雞山玉龍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峽中。崖石掩映。然玉龍獨掛山前。漾盪衆壑。願挈諸勝。與匡廬意同。不得分大小觀也。

詩

三支東向誰為鑰。足練中懸萬壑前。鼎足共瞻雞在後。濤頭忽見馬爭先。珠璣錯落九天影。冰雪翻



成。獲壁喧。我欲倒騎玉龍背。峰頭群雀共翩。

傳衣古松

雞山之松。以五鬣見奇。參霄蔽隴。碧蔭百里。鬚眉盡綠。然挺直而不虬。巨潤而不古。而古者又常種也。龍鱗雀鬣。橫盤倒垂。纓絡千萬。獨峙于傳衣之前。不意衆美之外。又獨出此一老。

詩

碧樹千尋雲影重。凌風老幹獨蒙茸。直將秦帝登封物。常作僧迦護法龍。鱗甲半天猿臂舞。幢幡千隊鳳毛縫。冷冰飽雪千年煉。還共拈花一笑供。

古洞別天

雞山岩有重門。洞無奧室。獨于山後另闢神境。蓋山脈至此將盡。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測識。人所共瞻者。則扁之使不可幾。人所不到者。則通之示有所入。何山靈之幻乃尔。

詩

鷲窟空山路渺茫。重峦絕處逗雲房。何人天外能來往。有洞花間獨閔藏。瑤草瓊枝開自落。金莖玉

乳滴還長。神龍百尺潭時護。不評桃花出夜郎。  
洞天元不在人寰。三派東邊更躋坂。直到萬峰窮  
極處。忽懸瓊闕窈冥間。碧桃開落門常在。去崔縱橫  
路不關。東向蓬萊三萬里。片雲時去又時還。

雞山志畧二附

雞山紀略各寺俱以年  
次為先後

接待寺。嘉靖間天心和尚跪華首門。遙禮初祖迦  
葉為師落髮。乃創此寺于山麓。又建望峰寺于  
山半。其后嗣有寶山禪師。得授衣鉢。現在講師。

和雅。在聖峰寺。

聖峰寺。寶山禪師建。后嗣和雅。

龍華寺。隆慶間元慶和尚開山。后閣是嗣孫雪亭  
重建。前題石鼓名區。閣題水月。石鼓以左峰  
絕頂高聳。有殼如鼓也。

石鐘寺。以楼下掘出石形如鐘形。故云石鐘。又云  
以建寺時。側崖有石。風吹如鐘聲。皆無的據。  
放光寺。嘉靖間古德無竊禪師。河南人。初建護法  
檀越。李中谿先生。無窮后嗣。有歸空禪師。建藏

經閣。成。神宗賜藏。

寂光寺。嘉靖間。古德定堂禪師。初建。檀越李中谿。

蘇大雲。趙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居又士楊碧泉。

皈依禪師。指貲建造。后嗣用周禪師。大興弘敞。

又建大覺寺。請無心禪師住持。后嗣野愚大師。

住靜。見曉。現住南直中峰。克心。現住持。

大覺寺。萬曆間。無心禪師奉密旨。齋華嚴寺藏經。

至此。用周請住此寺。后嗣現在遍周。

幻住菴。嘉靖間。寂安禪師。初建。德行。俱碑記。后嗣。

定光。今名福寧。現在住持妙宗。天香壽九旬。

華嚴寺。嘉靖間。南京古德同堂。初建。聖母賜藏。

回祿后。有法孫野池。重建。叅隨張賓軒。護法。

郡蘭陀寺。萬曆間。古德所菴。禪師。初建。師尋甸人。

護法檀越。黔國武靖公。叅隨張賓軒。后嗣高僧。

本無。講師了宗。念休。現在。克徵。在滇省圓通寺。

禪師。大力。現在。靜主蘭宗。幹蟲。常住。良一。

悉檀寺。萬曆間。古德本無。建。檀越護法。鹿府生白。

木公。后嗣法潤。弘辨。安仁。體極。住。靜。白雲。

補處菴。嘉靖間。古德廣西如正禪師。初建。后嗣本真所菴。禪師傳紀念。誠住持。

西竺寺。萬曆間。古德飲光禪師。初建。

會燈寺。嘉靖間。潤然老師。先結靜室。今法嗣朗耀。創建叢林。迦葉殿法菴。

大士閣。萬曆間。直指沈建立。請古德拙愚禪師住持。師乃五華龍泉二寺法菴之主。后嗣虛宇。現在大士閣。

傳衣寺。古員信菴。古德大機禪師。初建。中谿李先

生護法。后嗣映光禪師。弘建。回祿后。映光后嗣

法界古德。重建。即今覺悟住持。旁建八角菴。員

通菴。慈聖菴。雷雲寺。靜雲菴。淨土菴。開化菴。九

蓮寺。報恩寺。白石菴。

萬松菴。萬曆間。古德中泉禪師。初建。后嗣離微禪師。重修。現在。

古迦葉殿。

羅漢壁靜室。

獅子林靜室。

廣西禪師。

印宗禪師。

幻空禪師。

蘭宗禪師。

大力禪師。

大靜室。野愚大師。

旃檀嶺靜室。克心禪師。

九重峴靜室。本無禪師。大定禪師。聞重禪師。

雞山各刹碑記。

止。菴記。賓州知州黃崗廖自伸記。萬曆三十

又止。菴記。荆州知府前翰林吉士監察御史郡

傳衣寺記。長蘆運使郡人既尚賓記。萬曆甲辰。

鼎建大士閣三摩禪師寺記。知賓州廖自伸記。

重建放光寺銅碑。李元陽記。

仰高亭記。杜史周茂相記。萬曆三十五年。

寂光寺傳衣法嗣紀略。雲洱舉人孫啟祚撰。崇

西竺寺碑記。進士陶珽撰。萬曆戊午。

寂光寺用周禪師道行碑記。御史昆明傅宗龍撰。

麗江紀略

麗江名山。牯崗輦果。供與獵羅相近。東北胡股必

烈。俱麗江北界蕃名。甲戌歲先有必烈部下管鷹

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竊為害。其北

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往來之道。皆為所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阻乙亥秋麗江出兵往討之。彼先以卑辭驕其師。又託言遠遁。麗人信之。遂乘懈返襲麗師。大敗麗。自先世雄視南服。所往必克。而忽為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

### 法王緣起

吐蕃國有法王人王。人主王兵革。初有四。今併一。法王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養法王。而不知有中國。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法大。法王與二法王更相為師弟。大法王將沒。即先語

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即抱歸奉養。為大法王。而傳之道。其抱歸時。雖年甚幼。而前生所遺事。如探環穴中。歷々不爽。二法王沒。亦先語于大法王。而往覓與抱歸傳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遙絕。若祇為借萌芽。而果則不易也。大與二亦祇互為淵源。而信則不更也。庚戌年。二法王曾至麗江。遂至雞足。大寶法王於嘉靖間朝京師。參五臺。麗江北至此。烈界。幾兩月程。又兩月。西北至大寶法王。

此下列本列江源記考  
續附諸本  
作附江記源

在十冊後

徐霞客游記序

霞客徐先生游記十卷。蓋古今一大著作也。其筆意似子厚。其叙事類龍門。故其狀山也。峰巒起伏。隱躍毫端。其狀水也。源流曲折。奔騰紙上。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岩。則寄踪勝跡。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讀是書者。雖越數千里之遠。而知夫山之所。以高川之所以大。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暘暑之所侵蝕。淫霖怪颶之所摧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野泊郵

羈僮父山鬼之所揶揄而激觸則自吳楚而兩粵而黔而滇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鑿焉耳目別有見聞也不亦自古及今未有之奇書也哉是非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遊之奇而非先生之游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夫古今才士以游為文者莫如司馬柳州然子厚未嘗游其永州記游記諸作不過借一丘一壑之勝以自寫其胸中塊壘奇崛之思非游之大觀也子長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遊亦壯矣要

以助發其精神鼓盪其奇氣而為文章之用故史記一書軼宕雄邁獨絕千古而記遊之文顧闕焉先生之遊過于子長先生之才之氣直與子長埒而即發之于記遊則其得山川風雨之助者回應與子長之史記並垂不朽也豈僅補桑經鄙註之所未備也耶惜先生歸未幾即捐館舍是書未經謄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恐原稿之久而失傳也為之編其次第訂其前後手錄成帙是書郁成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而不完幾乎玉毀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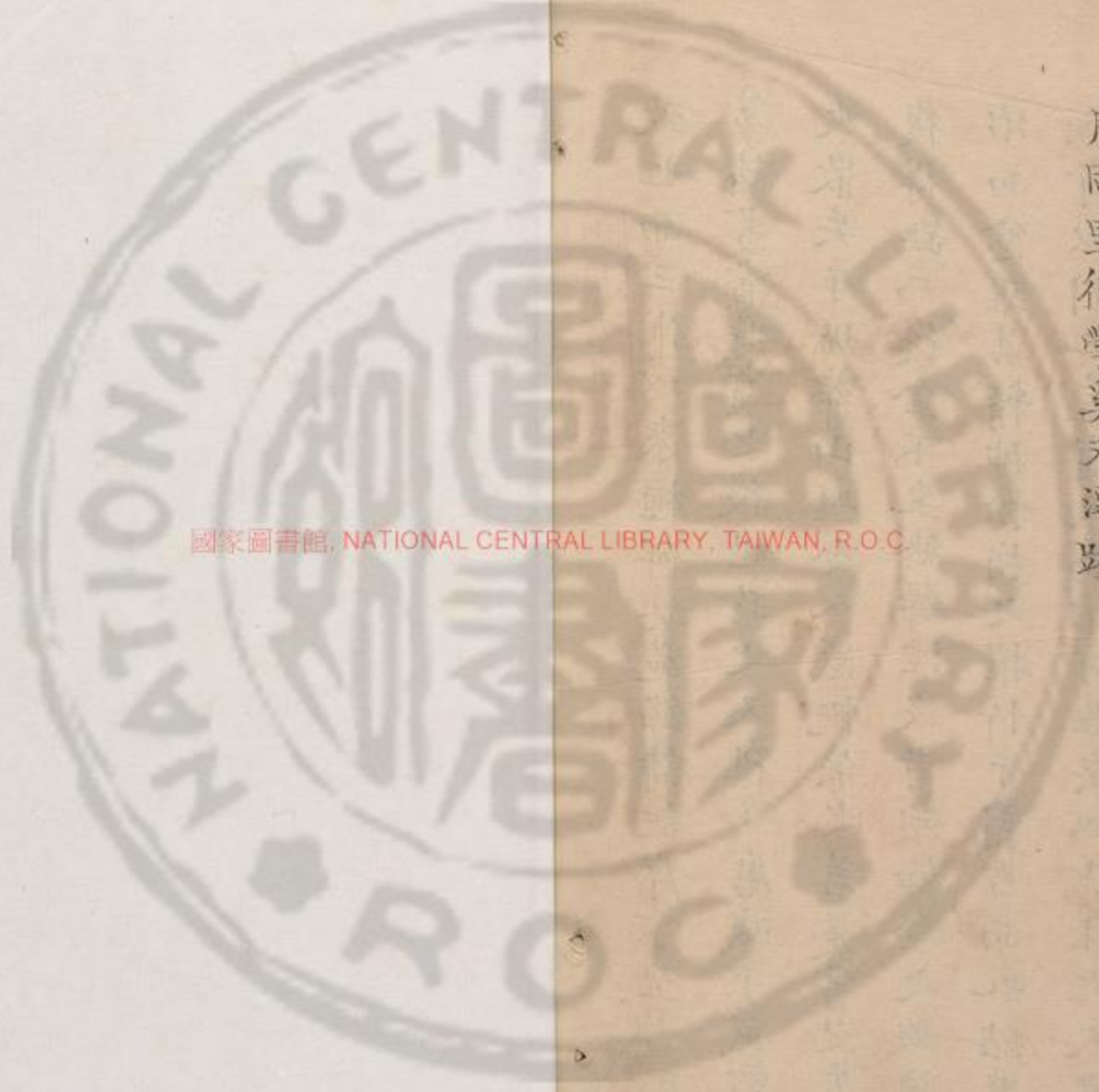


沉之慨。介立李翁者。先生未游時。姪妾出嫁于李氏。所生也。既長。痛遺文殘缺。訪得于義興之巨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後日影中照出原本。一錄之。復得其全。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既沉之珠。又還合浦。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恨余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竒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臥遊焉。壬午冬。從先生之孫覲霞所。乃得縱觀其富。且手錄之。五越月。始告竣。嗟乎。金玉珠璣。世以為寶。然不能常聚于人。以力之不能。

荆川太史紙

致也。而三代以來。桓碑彝器。銘詩記序。下至古文籀篆諸書。當時寶之。後世珍之。又徃。磨滅于風霜。兵火散失于墟莽。山崖令人感慨。係之。若是書之失而復得。缺而復全。不至終歸湮沒者。殆如金之鍛鍊于冶。而愈躍其精神。松栢之摧折于霜雪。而虬結盤鬱。益竒以固也。蓋有天焉。不可強矣。以先生之人。之書。均為古今未有之竒。固非窮愁著書者比也。而洩竒闡秘。為天地間鴻寶。設不為久遠計。終能保無鼠虫狼籍。風雨點污之患也。耶。世有同志。見而愛之。惟願

勿以自私。壽之黎東。非惟不沒先生一人之制作。并  
季季二翁編訂搜錄之苦心。而青萍結綠。一吐光芒。  
亦得與史記諸書。並傳不朽。余將拭目望之。癸未四  
月。同里後學奚又溥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